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九册目次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 （宋）歐陽修撰 年譜一卷 （宋）胡柯撰
附録五卷（一） 元刻本 〇〇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

（宋）歐陽修撰

年譜一卷

（宋）胡柯撰

附錄五卷（一）

元刻本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載修所著文集五十卷別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諸集之中惟居士集為修晚年所自編。其餘皆出後人裒輯。各自流傳。如衢州刻奏議。韶州刻從諫集浙西刻四六集之類。又有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本宣和吉本蘇州本閩本諸名。分合不一。陳振孫書錄解題詔修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蓋以是也。此本為周必大所編定。自居士集至書簡集凡分十種。前有必大所作序。陳振孫以為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歐陽棐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然必大原序又稱郡人孫謙益承直郎丁朝佐編摭舊本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相編校起紹熙辛亥迄慶元丙辰。據此則是書非三異獨校。亦非必大自輯。與振孫所言俱不合。檢書中舊存編校人姓名。有題紹熙三年十月丁朝佐編次孫謙益校正者。有題紹熙五年十月孫謙益王伯芻校正者。又有題郡人羅泌校正者。亦無曾三異之名。惟卷末考異中多有云公家定本作某者。似即周綸所得之歐陽氏本。疑此書編次義例本出必大。特意存讓善。故序中不自居其名。而振孫所云綸得歐陽氏本付三異校正者。乃在朝佐等校定之後。添入刊行。故序亦未之及歟。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誼編年曰慶歷文粹曰熙寧時文曰文海曰文鼓曰京本英辭類稾曰蘇啟新範曰仕途必用曰京師名賢簡啟。皆廣為蒐討。一字一句必加考覈。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者。如濮王典禮奏之類。有他本所無而旁採附入者。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別本所載而據理不取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別亦最為詳允。觀樓鑰攻媿集有濮議跋稱廬陵所刊文忠集列於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又第四卷劄子註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檢勘所云即指此本。以鑰之博洽而必引以為據。則其編訂精密亦業可見矣。

歐陽文忠公文集總目

居士集五十卷

卷第一　文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卷第二　文集二
古詩二十首
卷第三　文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第四　文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卷第五　文集五
古詩一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六
古詩二十五首
卷第七　文集七
古詩二十二首
卷第八　文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卷第九　文集九
古詩三十首

卷第十　文集十
律詩六十首
卷第十一　文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卷第十二　文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卷第十三　文集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卷第十四　文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卷第十五　文集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
卷第十六　文集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文集十七
論六首
卷第十八　文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
卷第十九　文集十九
詔冊七首

卷第二十　文集二十
神道碑銘三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二十二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三　文集二十三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卷第二十六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第二十七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卷第二十八　文集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第二十九　文集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第三十　文集三十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一　文集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二　文集三十二
墓誌銘三首
卷第三十三　文集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四　文集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五　文集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墓碣一首
卷第三十六　文集三十六
墓誌銘七首　墓碣一首
卷第三十七　文集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卷第三十八　文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卷第三十九　文集三十九
記十首

卷第四十　文集四十
記八首
卷第四十一　文集四十一
序七首
卷第四十二　文集四十二
序九首
卷第四十三　文集四十三
序七首
卷第四十四　文集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
卷第四十五　文集四十五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六　文集四十六
準詔言事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七　文集四十七
與人書八首
卷第四十八　文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首
卷第四十九　文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卷第五十　文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外集二十五卷
卷第一　文集五十一
樂府七首　古詩四十首
卷第二　文集五十二
古詩二十七首
卷第三　文集五十三
古詩三十首
卷第四　文集五十四
古詩三十七首　聯句三首
卷第五　文集五十五
律詩五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五十六
律詩七十三首
卷第七　文集五十七
律詩七十首
卷第八　文集五十八
古賦四首　辭二首
頌一首　贊一首

章一首
卷第九　文集五十九
論一十一首　辨二首
卷第十　文集六十
經旨一十三首
卷第十一　文集六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第十二　文集六十二
墓誌銘六首　石槨銘一首
墓表一首

七

卷第十三　文集六十三
記二十首
卷第十四　文集六十四
序一十二首
卷第十五　文集六十五
序七首　傳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六十六
書八首
卷第十七　文集六十七
書一十一首

卷第十八　文集六十八
書一十二首
卷第十九　文集六十九
書一十四首
卷第二十　文集七十
策問五首　謚議一首
齋文一首　祭文六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七十一
歐陽氏譜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七十二

八

硯譜　牡丹記
卷第二十三　文集七十三
雜文二十七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七十四
近體賦一十三首　官題詩二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七十五
論三首　策八首
易童子問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六
問答二十一章

卷第二 文集七十七
問答一十五章
卷第三 文集七十八
問答一章
外制集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九
敎二首 制四十七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
制五十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一
制五十首 拾遺一十五首附
內制集八卷
卷第一 文集八十二
詔七首 國書二首
敎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五首 春帖子詞二十首
青詞七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五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三

制一首 詔四首
敎書一首 批答五首
口宣一十五首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上梁文一首 青詞九首
密詞一首 齋文四首
祭文四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四
制一首 詔三首
國書四首 敎書四首
御札一首 口宣一十七首
表一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二首 祭文四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第四 文集八十五
制一首 詔八首
詔敎四首 敎書七首
批答二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五首 密詞二首
齋文一首

卷第五　文集八十六
詔八首　詔敎三首
國書三首　敎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靑詞三首　密詞二首
黙表一首　齋文一首
祝文三首

卷第六　文集八十七
制四首　詔一十一首
國書二首　批答六首

十一

口宣五首　端午帖子二十首
靑詞六首　密詞三首
表六首　黙表一首
册文三首
卷第七　文集八十八
制二首　詔一十首
國書二首　敎書四首
批答三首　口宣七首
靑詞六首　齋文二首
祝文四首　功德疏語五首

內中御侍賀節詞語二首
卷第八　文集八十九
制三首　詔一十二首
敎書八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二首　表三首
密詞一首　齋文二首
祝文一首　祭文三首

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
卷第一　文集九十
表一十八首　狀五首

十二

箚子一首
卷第二　文集九十一
表九首　狀一十二首
箚子九首
卷第三　文集九十二
表一十三首　箚子一十首
卷第四　文集九十三
表一十一首　狀一首
箚子二十首 簡札二首附
卷第五　文集九十四

表一十二首　狀三首
劄子一十五首
卷第六 書啓　文集九十五
書二首　啓三十六首
卷第七 書啓　文集九十六
書三十二首　啓七首
奏議集十八卷
卷第一　文集九十七
劄子六首　狀四首
卷第二　文集九十八
劄子九首
卷第三　文集九十九
劄子六首　狀三首
卷第四　文集一百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第五　文集一百一
劄子八首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
劄子九首　狀一首
卷第七　文集一百三
劄子十首
卷第八　文集一百四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五
劄子十首
卷第十　文集一百六
劄子六首　狀一首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七
狀四首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八
劄子四首　狀二首
書一首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九
劄子二首　狀三首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十
疏一首　狀五首
劄子六首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十一
劄子十一首　疏一首
書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十二
狀九首 劄子三首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十三
劄子八首
卷第十八 文集一百十四
劄子六首 狀一首
雜著述一十九卷
卷第一 文集一百十五
河東奏草上
卷第二 文集一百十六

河東奏草下
卷第三 文集一百十七
河北奏草上
卷第四 文集一百十八
河北奏草下
卷第五 文集一百十九
奏事錄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十
濮議一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二十一
濮議二
卷第八 文集一百二十二
濮議三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二十三
濮議四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二十四
崇文總目敘釋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二十五
于役志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二十六

歸田錄上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二十七
歸田錄下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二十八
詩話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二十九
筆說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三十
試筆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三十一

長短句一
卷第十八　文集一百三十二
長短句二
卷第十九　文集一百三十三
長短句三
集古錄跋尾一十卷
卷第一　文集一百三十四
周　秦
前漢　後漢
卷第二　文集一百三十五
後漢
卷第三　文集一百三十六
後漢
卷第四　文集一百三十七
魏　吳
晉　宋
齊　南齊
梁　陳
後魏　東魏
北齊　後周

卷第五　文集一百三十八
隋　唐
卷第六　文集一百三十九
唐
卷第七　文集一百四十
唐
卷第八　文集一百四十一
唐
卷第九　文集一百四十二
唐
卷第十　文集一百四十三
唐　五代
書簡一十卷
卷第一　文集一百四十四
五十一首
卷第二　文集一百四十五
五十六首
卷第三　文集一百四十六
四十八首
卷第四　文集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首
卷第五　文集一百四十八
六十二首
卷第六　文集一百四十九
四十五首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五十
四十四首
卷第八　文集一百五十一
三十三首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五十二

四十九首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五十三
二十三首

附錄五卷

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諡誥
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卷第三
傳
卷第四
傳
卷第五
事迹

宋文先生小景

像讚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古無不具當世大儒羌家之元霸宇無舉婦先澧靈昭然政通何勞鍾簴儼然望之一世一鑑萬折方書達彼益注　宋李端叔

惟我昭陵古乃得升天下無多國有魏古二乃得容不多以忠風汝既徽高山歎見小人是嘆當贊左豈盛論麻以聞其百世　宋晁說之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諱觀）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曄）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攜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

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叔父後歷閬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鄭公于吉州吉水縣瀧岡（其後至和元年析吉水縣之報恩鎮置永豐縣遂隸永豐）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
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
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
奇童也它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即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
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
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携文謁胥學士偃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
置門下冬隨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胥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爲第一補廣文
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爲第
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
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鄉貢進士歐陽某右可特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替仲淹將來年二月滿闕見任官月限爲日即得赴任執前郡官迭士郡景先等成以郎事滿于貢閣爲視挍於藝文俾各丹於科級特親試書之錢文增益殿之學郎母佐傳各分其任宜陞爲勵爲獎穢乃官可依前件）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爲留守幕府多名
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爲古文歌詩
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
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蓋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
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並見附錄後湖寺深與梅聖俞書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
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葬獻劉后莊懿
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
郎
景祐元年甲戌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

文康公晏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
掌書記館閣校勘勅前西京留守推官承奉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歐陽脩擢英俊推能定甲登名仕版進從仲於實遠而拔學定傳象簿有拾春吉攝近嘗以篇論建課氏之實來固柳羽之可變宜攝傷書之列仍遣管記之貴性服清昔書持業僕可特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三館秘閣所藏書
多脫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倣開元四部著爲
總目公預焉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
是歲七月公同産妹之夫張龜正死于襄城謁告

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
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
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降爲峽州夷陵縣令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館閣校勘歐陽脩集賢以藝文理參維故書宿[illegible]知州乃改謝
公自京師沿汴絶淮泝江奉母夫人

赴貶所十月至夷陵
景祐四年丁丑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
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
令勅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以[illegible]可特授守光化軍乾德縣令[illegible]散官如故仍放謝辭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月改元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夭
寶元二年己卯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詞 降授 宣德郎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歐陽某右可特授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illegible]節度推官[illegible]年二月滿闕[illegible]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illegible]事隸監察御史[illegible]以儒才[illegible]文館[illegible] [illegible]）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康定元年庚辰（二月改元）（[illegible]）公自乾德奉母夫人侍次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制詞 勅[illegible]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illegible]館閣校勘歐陽某[illegible] 並以[illegible]理可遷[illegible]太子中允[illegible]）

（[illegible]）癸巳同修禮書是歲子發生

慶曆元年辛巳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曾孫建[illegible]編年）

載此未詳十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二月加騎都尉（制詞 勑夫三靈之交莫盛乎大祼四海以職來奉于嚴禋還御端闈[illegible]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illegible] [illegible]益[illegible]可加騎都尉餘如故 [illegible]）己丑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賜敕書獎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泛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爲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上

慶曆三年癸未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爲臺諫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制詞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騎都尉歐陽某右可特授守太常丞依前充集賢校理知諫院事[illegible]勅國家廣開言路[illegible]）

議事於事務揚風采命為朝廷王隨成心宣達宵聖往多諫列爾其動乃節行隅孝忠識姑勝都河
河之辭數陳而士抗宜持廣壽之詳置通以自安也有寵光式通明勤可依前件孫抃行四
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
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權同修
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
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制詞綸敕命戒夫出
典誥號令風聚布爲庶度所以柄檢皇策彌閣近著匪我僅又焉實是選宜使卿守太常丞充集貫
技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事明符例賜錦奪疑販陽某高才敏識眯注笲當世特立不情特才其倫象
心抑中農遠夷組學拆朱象之文而必作之私滅而自拙繁書抹醬筆陸制皆職遠塞不受私伴
之代言必能復古用進七人之判是來四之明之深嚴豈惟孝陸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象紹明深
學之號當為素蘊不須許試可特授右正言知制誥依舊修起居注知諫院事散官勳封賜如故李淑行
官丁未同詳定編勑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為獻
官尋例賜紫章服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
生辰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
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礬課榷額利害七月還京
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
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制詞宣德郎行右正
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諸州水陸
許度都轉運按察使之兼西路營田都大朝置田本路勸曾使措張昷之敷宮館賜如故勅朝奉郎
守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州輕東都司賜金魚袋梁適等四方有事才者當為國家寵禱矣
自置人之不實于廷而王帥外戍天下共其勞侍從近列得無同我此憂者時備等並以才名器夫
路寫時美仮先子所以招備禦之備延闡寵臺易隨期寄以為用也三城西洛之津會中山北道
之世河勅黃部事任光重而河上至于平陽皆方面之要害朝廷所為邑實也公近至于
于宣主當之以陛下堅可依前件張方平行
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
嘗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
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制詞勅三年而作外以客天地
再祖宗之恭百神蓋生之同不溢位則香于左右近若宜于有賴生斯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正言知制誥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
異建鋼騎文翰於西被兼衍民才賦與於北道而所推計令貿用詳達號植有名百權其因舊所
品權之封以其中請崇明命之之休十可特授大以均社以對素以永朝家之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前行右正言知制誥
五百戶食實封仍故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
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
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
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鞫治府
尹楊日嚴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

供奉官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

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 制詞

勅夫賞不遺功罰不阿近有國之常典也河北者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右正言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博學通贍敏於見稱言事激發會遭用而乃不能寂護以遠罪事知出非已跂而勤於私門知女有室歸而納之罪從嫌以訟起民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事誠弗明之無所驗股以其丈孥近侍之致深文止除是闕之名運序若旭之次仍姑措辭寬居愿籍前言可落龍圖閣直學士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散官勳封如故仍就差知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替趙良規放謝辭 [illegible]

十月甲戌至郡是歲子奕生

慶曆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自號醉翁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制詞

勅朕僜天事之神以祈生民之佑尊杜扣考以帝鴻基之陰賞聲壽明仰貴旋深乃眷近侍宣均恩與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詞藻敏麗風韻從容參列諫垣蔚有數言之休褒陞詞業茂昭華國之文委任素殖安辭狀處屬發大祀佇洽嘉休特深氣貴之儀主寻已封之數中外之寄待遇無沫深發東求勉就業發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食邑三百戶散官賜如故仍放朝謝 [illegible]

是歲子棐生

慶曆八年戊子

閣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制詞

勅勤求治道俊延近蕃專旅湖業之方夫帝外郡之政特推選洽蓋示恭僚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智慮深通文藻敏麗[illegible]

二月庚寅至郡

皇祐元年己丑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 制詞

勅群臣有以善道益吾者今雖在外吾不忘也事任有新意未得即遷左右且遠升黜官秩亦足表待遇之意焉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州上騎都尉信都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頃用文詞[illegible]八

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 制詞

[illegible]

殿之華所以寵名儒詞治道我國俊舊之望聘俶敕亮之姿並進宗聯胥協公議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岐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察精明博治端幹正方擢在崇林復幾讀而歸舉實之寔庫知藝識而不阿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修識達才長文高行景篤於信道不替非聖之書忠於本朝屢推當世之務並膺左右之選歷宣內外之勞峻節彌滄公議端勝用逸縱圖之拜且光舊物之遲推乃名臣衆于茂典南身有外殿心帝忽嘉好東志力懋前事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依舊知揚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修可特授依前尚書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依舊知潁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

是歲子辯生

皇祐二年庚寅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

勅朕聞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報孝之意故推而上於祖朕奉若斯義乃以季秋之月肇禋于大饗禮備法物崇和八音三后上帝亦既歆饗六服群辟罔不蒙福春宮祕近之列方致殷服之都天延之福其可不均以開播寵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懷敏豪舉博見理忠以實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論據古志正無私並為當世之宗精貫百家之術施之政事聞下寮而從決立於朝廷不阿事而事實風動全蜀潤流京師古者因行以發衛祿所以尊扁而貴令況合宗之事義左者瑣閱之羅中臺宰為之重德爾述職推晉新屬往哉年生承此褒安況可特授給事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

是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固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揚二夫人祔焉是冬復至潁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

勅人臣之大節曰忠其身累忠之著窮道不哀扶見王設禮以為之判使若不哼其門蠢為子之忠已外除而服改即為臣之道也前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以史韋直亮權居近侍以才嗒賢靜屢買敕傳自權家雜韓伏同里今侍擇商罕賁崇斯來文昌書曾凋圖叔蹶皆為篤群住喉新令食是務壽寶志之義閣其撰武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

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七月甲戌權判流內銓會小人詐為公奏請汰內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

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沈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
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勑帝王之制世然明白發號出令一日爲撤其代言
言迓實才昔惠圖簡真學士朝散大夫內書吏郎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
金魚家敢陽慕言忠任行萬華文參興體心閣金石價衣陳列以直誠盡規履難家閣遷登禁著以
淳辣大周振起國風出拔刑奉匪守判綿也食遷決卹辭外清厭嘉其難進易進有實著之節又文
學墨先實居篝中足用延登玉雲典河綸鹽金碣四及成口待人當使柄爲之風帝鄉謂過三代也
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壬戌兼史
館修撰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備史職於一朝之事見於中書令所書事採擇總
二職之美者不在吾儒雜之臣學雍林學士翰龍大夫尚書吏郎郎中知制誥判集書書松事
信蔭騎用閣宿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陳陽萊學禁運真文待天待集熟風奉退爲世義休首播

諡實備王體史十外之家錄在史欣面一公盡知凌贊擢司內命宣特爲文章以須爾蓋特悉時處
以所于復此鄰業亦非真事夫一家之法傳格熟才來萬世有辭垂於於不於向惟良宜以永休明
徒屢茂恩實例多訓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仍舊翰林學士判集書書敕
官勳封賜如故又差勾當三班院十月乙巳朝饗景
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盤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
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
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
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

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
夫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
主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
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
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
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勾
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勅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
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

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
詣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眞
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
殿行恭謝禮爲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
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勑摠尋而報靈維人
之事總室而禮蒞事天之官展承先烈之玉基祇畏爲知帝眾蒐寧室勞樂我共昭作康四海萬靈
冀不成牲仙所以韻公場真誠逌助太威之嚴躬尚質之亨欽冀變共岡徳以爲令祛大神示格于
祖考明靈降監休感盛手齊先休盧均自近如翁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修文字復于古
雅正直遠于倫類許論聖雅叙時爲心在汩不活淚淚自信侍其演潤做置諸內著產其才誠故付

之文筆殺其識用被叙之大對沛有餘見左右成
宜與事思成相儀見充嘆其敷等殿獄封尚體
予表以學拜家子收可特授依尚書吏部郎中
知制誥史館修撰定論許學士加上輕車都尉進
封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户散
官勳賜如故並進依舊
十二月被差押
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二年丁酉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
磨勘轉右諫議大夫
誥業官之員迹延所優
半從四歲之深而官之
文示異等其羅品衆除恩於遺之蒐之明在予
則主顧忠之報推汝爲原技交之問書集決盡給
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
陽爲諫叙渙明臺天下之心物議許真聽判術國

賓之思服嘉如其爲賦夫誌聯之文所有獻説
之故特立子世能同於人姑用學丹爲求長未
服稽并之里從叔翰堅之長索藏闕承當益章大
可特授右諫議大夫依前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文翰
故學士官勳封賜如故
達依舊仍放朝謝
差
三月癸卯爲狄青發
哀苑中攝太常卿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兗國
公主七月壬午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冊使乙
未兼判尚書禮部九月己卯兼判秘閣秘書省十
一月辛巳權判史館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回
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
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
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

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
神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
哀差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貧多固辭
不拜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同陳旭考
試在京百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
開封府
勑商邑翼翼四方是則商頒之明刻
也敬令大神皐與區大衆所聚俗有五方
之異史有百司之事近家折輕不法禁道懸制
乙有知尤畏剖官狡紛尹正之才不止于次事無
贊涉它事以而已綱其明哲足以照物譽重足以
鎮浮也爭以銷其剪才臨文以故真懷纖偉大下

國有以依放則庶家寺誥之治實翰林學士朝
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宗正
侍王冒言所儀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
...

嘉祐四年己亥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
勑漢制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近
世所職雖異而其親近左右高家宰非得端
士不以付焉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
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

帶判杖閣紐書着上柱車都尉陽安府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改陽基陸資神食識
用明果直道自書至志不同向自業林尹正京邑
推抑措中考興善良秋松簡神義至森事方此宋
轉以圖靖囊而遷蹇形奏之封承績從郡服惟竟工
之益不丁從遠外而類制之住宜有以均勞延登
覆閉以備叡問面具擬服闕服惠馬可特授錫事
中係前六制誥史館書撰光倫林學士藏競圖閣
學士提案在史館司庫務功書判修唐書
判祕閣紐書者歲官勳封賜知故
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
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祫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
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群牧使六月甲申删定景
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
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祫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

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户
勒主道之最盛
者莫如宗朝宗廟之
至重者莫如大祫殷秋畢首禮莫如宗事神人以
和祖考來稱此皆辟公卿士磨親戟祠之因也陞
社之流殿安徽奇翰林學士翰院國閣學士翰檢
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修唐書兼判
祕閣校書苗義充草初使上柱車都尉紫寶卿閉
閣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賦陽集膺識
欽議措紳之表酹文歆行名世之遷此所以瓊朝
延之光參翊遠之里詩不云于左右事瑋望士收
宜夫光事休被惠澤都被財賢者宜先炎數升書
徵之精真食加田之戟於以均七廟之變婚萬夫
之望其庶鼎千可特授依前給事中知制誥史館
皆探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封
二百户散官封陽
差遣如故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

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
勅右之爲國著注復王爲其道於己制度文
物可顯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
經官拔持之其盛德獻安美政善謀國己多失而
文官并真人就述夫奔使興隱成敗之違歸而不
筆殿甚慨之故擇廷臣策刑舊書勤成一家編林
譯士兼龍圖閤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
史館徒撰力的歷書兼判祕閣校書考兼充署敘
使讀軍中賢部閣閤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
二百户賜集金袋賦陽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侍贈學士龍國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史部侍
郎充集賢殿撰知郡州上柱國官山勞閣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陸百户賜紫金魚袋宋
部制立叙義成大讀朝敦大夫尚書撰部郎中
知制誥充集貿嘰僧撰臥察在京尉獄先權判尚
書工部充宗王寺贈王群言尉都尉高平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户賜集金魚袋克錄朝奉郎守尚書
刑部郎中知制諸同句當三班院主柱車都尉賜
崇金魚袋王帝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

充宴賞拔理錯著有書官上歲者科賜謝曹宣宋
秋來同質遠速跌協異同凡十有七等大典乃立
開富精義度越講于矣皆縣有功慶將揚古璽今
以安特治為殿侍法具勞不可志也前遷伕一等
市其密天下彼學書戚敕馬借可封盖守尚書猶
部侍仲係前知制誥史館俸依充翰林學士歡官
遷遺為封食實封緣如故拜可特授守尚書去丞
族府集賢野修撰充瑞明殿學士無務林侍讀學
士韻圖閣學士教官丟遺鳥封食實封勞知故悅
執朝湖頒可特授尚書夫御郎中依前知制諸克
與賢成詩撰徽官差遣熟封賜如故晴可特拔守
尚書布司郎中休前知剝諸數官集賜差遣如故
勤來可特授尚書工部賞外郎依前集皆授
理充三同貴文判官散官食賜知故
九月丁亥兼翰林侍讀學士
稽夫堯舜稽治之至
莫重於稽古蓋頓考前韓
以拢有改敏其至功大烈獲世無以過爲依持周
其紀任求理於書之留持典所用賓聘明務延道
伐之克以為斯端之蓋達讓左右尤任實碩翰林
學士蔡襲國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秘閣書若差充章敕伏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修業叢發直懷貫忠亮雄修與學高視府母津護精流排為國器方且權德蒙以褒大獻替預經閣康衆自輔夫鄉書言古必綠于令後丈傳翊闕其無議可祥投并尊字會禮部侍郎加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侍讀學讀學士散官勳封食實封賜如故

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

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

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勅言有以有文武技賢特之上無荒不可廢恃天下之主矣本之寄委于廟之臣貴其論畫之用則待遇之意付畀之際豈不慎乎苟非其人曷以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集學識古今之宜從侍從中通之直議論明王議論高奏文居學術之從奏史中外之事遠所識試差若會賢今振策之地等勝是急振武大激通妙休績推公志可以成勝實充可以記功往其償哉兼履踐命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勳賜如故

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二月被差押伴

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

遂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户部侍郎，參知政事，

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公辭

轉官，許之。勅夫萬務之理命令之出號於茲上通行於天下假承者可觀而由言

禁識者非吾二三相輔大臣本兵之衛務為拒揚本政之方定參謀後事度大府參持衛綱向匪金總寄制此付樞密副使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修識明達才猷通敏議為貫前儒之學文章禮樂之鑒名遠歷清華迷居中外自居重任已試異能忠言不私直道無屈是用易地且俾遂省鎮遍高誠心可錄若夫禮樂未具制度未立基業未同賊用未人有作侯世異撫俾我有宋之白如三代盛時者惟吾拓輔而已力行王遠今也其時無謂盛時不能行其同心以靖勉之藏丁待拔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勳賜如故

九月庚申，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

行事。

嘉祐七年壬寅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

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提舉三館秘閣

寫校書籍，同詳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勅。七

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

致齋，攝侍中奏中嚴外辦。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

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

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勅紬會神策所勞實一二相事之老宜均乃休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章瑞時議擇華國進階大政時惑衡平曾貞閣儀贊成事志撫組而命宜先近班功殼赤階副之勳等柱會要數是性貴常可特授

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柱國
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封食實封賜加故 [illegible]
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三
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
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群臣公得
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
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綃尾書翰林學士
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
群臣屬和 公和篇在外集 遂宴群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
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
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群

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 狀在四六集 詩在居士集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實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
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為序亦不
及庚子再賜而實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
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
群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
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為金花牋則無疑
然陳無已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綃兩大字又
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綃舞胡文恭公
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衆所賜或

不同耶實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
岐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
訛耳 岐公有觀書詩黃金坐紙書揮毫又 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亦載兩賜飛白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勑充沈貴妃冊禮使 不及行禮 四月壬申
英宗即位甲戌奉勑書大行皇帝哀冊謚寶甲申
覃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 [illegible]
勑衆庶今先帝傳昇大寶始初政作居士民之上 與二三丞輔講求天下之理思慮之作及宣先老成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
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
六百戶歐集金㬎象陵陽柔氣清神涼事足以鑄
紐治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
實封六百戶賜紫金象家趙祭性知識速言足以
衛旋集嘗札祥真材蔚室室寫文弱亮於大本方
傳平於皇公尚書乾官禮致所出往處厥崇思所
以衆君免舞之任無俾事美於前人厥所望馬衛
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參
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
協謀佐理功臣無封知政集可特授金紫光祿大
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集封
如故 [illegible]
[illegible] 乙酉奉勑篆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五月戊辰為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
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八月癸巳奉勑篆大行皇帝謚寶其文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

四月甲午奉勑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郎

勑乾皇帝違大救纂手股躬撣中宗廟蔡年于哉惟是一二哉事之臣輔成不違以展手治秦乃勞止是用略慮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脩精識賢於古令高名起於日月大之以僅樂濟之以公忠順在先朝預開大政違于陶冠之給緊爾定策之先偽裏鉞之過昊盛族齊之甚莫

嘗誇備至氣官誌康荀非與在之民爲見物成之題宜芪天皇之秩肅明關揀之陰袁穗態助於是手在爾其風良茂魁左右劉路用又哉王家爾來有無窮之聞並不休款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功臣嚴言皇封食實封如故

八月辛丑奉勑祈晴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

勑朕考也清廟懷祖宗之廟神什增業壇數天地之明茶靈心顧事照事依戒臨譓關西肆彈中臣衣徵號和撫尊文學審害戴攻之重宣首均隻之陰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脩道會氣明學寵元本祓道仁考敬休禁從以鍾釋之文施於與冊以直亮之薦無於嶽幸存更四近之聽祭暢萬機之會弊樑肇集割務益繁補公哀之事華承祭陰之盛禮乃潤神福以說開帶進文嶽之豈階附來四之事色切推數紹層異鶴臣顧事事而盡優嘗圖無而毋慶我有明命其懋承之可特授光祿大夫旅葡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功臣封食實封如故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説力求去不允七月癸酉爲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勑篆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曆文武廣孝皇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勑在昔成王有審訓以屬於大御惟我先帝命冲人寔託

於四聰盡言惟作之藎宜晉盤當之思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敏光愛七識明澤外文爵與雄之體學通治象之原野異兩朝紫熙萬辭肆騎篆廢戴源抑成寶升肅於臺鐵示寓寵於白佳好封增許賜號建蹟祗文著事得推異數寵府禮宗之書佑敘駙奏錫之休轄臣無而倫蓄分求小姿之由丞宣贊業茂對寵頒可特授特進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勳封如故

二月第三子棐登進士第

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汙公上察其誣作之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

惟國之大臣職侍於內猶同體之股肱實之羽翼讚之重也至於弼鞏自崇則必衛其徽老而尊顯之蓋所以褒其勞還也方朕守文之初而一德舊老以病自乞章數上良甚可留以任哉而叔遣運之節予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學通本元卿之達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議能權之明往賞綁倚之全議兩受仍凡之說盈聖事上之議殘吏三報盡入八義書頭凜變守寵是蔚雖認批不可而其請余衆足用進職焉戢增旅教官技符于倚寢分墨於間寄東嗔備矣書不云手舉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勉物所樂郡鎮予刺可特授行兵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使及管句開治繕征河通事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

閏三月辛巳宣發書驛泊公事陸經乞便道過潁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兗京東東路安撫使

勑朕惟北海九州之右郡而東人之都也近世兩府出入爲均逸之地非耆德碩望不爲稱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以文學自進以器能自任甲號擢務兢家大致奏封屢上誠請益堅俾守寫方已適處伸乃進貢官之秩陛臨海岱之區一道兵農惠路足賴肅予官服無徽訓言可特授行兵部尚書依前充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功臣散官勳封食邑封如故仍放謝辭

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勑朕肇禋之初祀見上帝稽考九州四海莫不來祭惟二三元老輔弼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推恩行爵必先及之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文章宿望左右三朝艱難之時定較其力進退之節不累封任服朕近領五帝勤王旌旅所以推伸休而諒朝寵也乃眷舊德喪嫁埔辭可請牧依前行兵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

是歲築第於潁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又進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冬乞壽州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

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
兵馬都總管 制詞 勅閫寄規械處邊亟建帥領植可分之一遺猛懷就之二委炎寄寘路之質社材并門之寵仍違近用用壯與幕其官業道德文章為時孫武謀猷忠定預政累朝自護解奐台司已再吏於卑寄垂遠待梅爾勳樂於燕安事任賢能朕豈忠於鑒寢審言大南方揮守臣俾從表海之拜就民進明之鎮班通四貴所以專寵於舊熱節制諸戎所以倚威於外闔推爾同實之陵醫子注宸之陰丞師新州母錫道安可特授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功臣散官勳封如故 [illegible]
公堅辭不受

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制詞 勅朕惟左右輔弼之臣以道德自任者其去就進退其不有義與命而朝廷優寵遇待不從之委告老以去者非獨成之恩典為然亦先王之儀遂故世以眉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脩文章學問遠足以知先王簇為遂兩近足以宜當世陵降祕近殘揚兹多鄉錄振庭參決大致勿能聽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蕃年德方茂兩乃安于義命以儀請去至於剖匿雖厥之聽遇有挺於議不能易眉志重以光常頼令輔厥砂躬數勞問望顧可以總報輝哉是用度越常典以榮閣歸伸進東宮之輔仍兼祕殿之職尚惟事身善谷以明威王德惟良翊武可特授太子少師依前老籠文假學士數仕功臣朕官數對食賞封如收仍故朝謝 張[illegible]行

七月歸潁八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賜衣帶器幣牲餼

熙寧五年壬子

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 制詞 勅大臣還官告老以高秩事齊歸弟固朝廷所禮異也況嘗參翊大政有兩朝定策援之之勳德甚盛而帶居年表望而辭拉遠忝長遊宣厚追襲欽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脩以文章筆淨靡之風以道德領袖錢之倍挺節雖毅而不挽當官明耕而莫奪三世寵榮一德瑞亮形方特圖任書老壽當肅又而雅忘中邀又期退休未閔歛歛章綺十上在大義難無其力遊觀請所以不違謂具服去人閒之畢當饗期願之壽天虛議奉曹靡慈遺笑奏之日為之不象虧輯儲坊六傳師惟長首樂以為贈用紆子衰尚其亦之享此嘉命可特贈太子太師 王益柔行

熙寧七年八月謚文忠 謚議見附錄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 制詞 勅朕脩明以祀得獻于神維顧丞齒並受多祉奉議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發父皇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慕以高文與業冠絕塞覺以豐使令名進參據要殘更事任奮登獻爲薦直公忠蘭共散志逆日遁遠實譽不在垂命僕昆序朝適藉丁特豐賣陸鍋有加尚其營遲膺以明令可特贈太尉 王[illegible]行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 制詞 勅宗祀之舉充塞宇壤國之故老哀枝有章朝請郎充秘閣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棐事通直郎飛騎尉辯故父任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贈太師追封康國公某名世之才出處期運明於鯨鄕事業而以風節如此條蒙明人進命成固豐惟不沒向克享茲可特贈太師追封兗國公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皆以子棐遇郊恩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陵孫謙益曾三異三家爲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寧免疑混如公曾孫建世以告勅宣劄爲編年尚多差互况餘入乎今參稽衆譜傍採史籍而取正於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寘于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別行於世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二字一作是而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綿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不知其功（知其功一作不可）納說（納一作諫）此非予（一有私字）言也天下之（一有公字）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一作就）六一居士云（綿州重刻大觀本及眉州本皆無歐陽子以下十七字）六月十五日序（有而碑本眞一六月作三月其序作引蓋蘇公詩序）敘此作敘

居士集目錄

卷第一

古詩

顏跖 [redacted]
猛虎 景祐三年
仙草 [redacted]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明道元年
上山　下山
石樓　上方閣
伊川泛舟　宿廣化寺
步月　八節灘
白傅墳　晚登菩提上方
山槎　石笋
鷺鶿　魚罾
魚鷹
伊川獨遊 同前
三遊洞 景祐四年
下牢溪 同前
蝦蟇碚 同前
黄牛峽祠 同前
千葉紅梨花 同前
金雞 同前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 同前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寶元元年
贈杜默 康定元年
送吕夏卿 慶曆二年
憶山示聖俞 慶曆元年
送唐生 [redacted]
送任處士歸太原 康定元年
聖俞會飲 慶曆元年
送胡學士宿知湖州 同前
哭曼卿 同前
送曇穎歸廬山 同前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同前
送黎生下第還蜀 慶曆二年

卷第二

古詩

送楊闢秀才 慶曆三年
送孔生再遊河北 慶曆二年
送慧勤歸餘杭 慶曆三年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 同前
絳守居園池 慶曆四年
晉祠 同前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 同前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同前
病中代書寄聖俞 慶曆五年
鎮陽殘杏 同前
班班林間鳩 同前
暮春有感 同前
洛陽牡丹圖 慶曆二年

鎮陽讀書 慶曆五年
留題鎮陽潭園 同前
讀蟠桃詩寄子美 同前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同前
白髮 同前
永陽大雪 同前
送章生東歸 慶曆六年

卷第三

古詩

啼鳥 慶曆六年
遊琅琊山 慶曆六年
讀徂徠集 慶曆六年
大熱二首 同前
幽谷泉 同前
百子坑賽龍 同前
憎蚊 同前
重讀徂徠集 慶曆七年
汝癭答仲儀 同前
滄浪亭 同前
寶劍 [redacted]

秋晚凝翠亭 慶曆六年
菱溪大石 同前
送姜秀才遊蘇州 寶元元年
送孫秀才 慶曆六年
新霜二首 同前
豐樂亭小飲 慶曆七年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同前
秋懷二首寄聖俞 同前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同前
拒霜花 同前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同前
瑯琊山六題 同前
歸雲洞　瑯琊谿
石屏路　班春亭
庶子泉　惠覺方丈

卷第四

古詩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 慶曆七年
拜赦 慶曆七年
彈琴效賈島體 [redacted]
研學詩僧惟晤 [redacted]
別後寄聖俞 慶曆七年
紫石屏歌 同前
聚星堂前紫薇花 皇祐二年
獲麟贈姚闢先輩 皇祐元年
喜雨 皇祐二年
飛蓋橋翫月 皇祐元年
竹間亭 皇祐二年
答呂公著見贈 皇祐元年
送滎陽魏主簿 [redacted]
青松贈林國華 慶曆八年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皇祐二年
橄欖 [redacted]
鸚鵡螺 [redacted]
食糟民 [redacted]
送焦千之 皇祐元年
伏日贈徐焦二生 同前
寄生槐 皇祐二年
韓公閱古堂 皇祐元年
永州萬石亭 同前

卷第五

古詩

答原父 皇祐二年
蟲鳴 [redacted]
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 皇祐二年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同前
寄聖俞 同前
有馬示徐無黨 至和元年
天良 [redacted]
再和聖俞見答 皇祐二年

感春雜言 同前

廬山高贈劉中允渙歸南康 皇祐三年

送徐生之澠池 至和元年

萬氏鼎 [redacted]

太白戲聖俞 [redacted]

邊戶 [redacted]

梅聖俞寄銀杏 至和元年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同前

述懷 同前

和劉原父澄心紙 至和二年

卷第六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至和二年

書素屏 同前

馬齧雪 同前

風吹沙 同前

重贈劉原父 嘉祐元年

贈沈遵 同前

答聖俞 同前

感興五首 同前

吳學士石屏歌 同前

初食車螯 同前

送裴如晦之吳江 同前

盤車圖 同前

答聖俞莫登樓 嘉祐二年

答聖俞莫飲酒 同前

思白兔雜言答梅公儀憶鶴之作 同前

戲答聖俞 同前

和梅龍圖公儀謝鷴 同前

和聖俞感李花 同前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同前

刑部看竹効孟郊體 同前

卷第七

古詩

贈沈遵博士歌 嘉祐二年

和聖俞李侯家鴨腳子 同前

送吳生南歸 嘉祐五年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 嘉祐二年

奉酬揚州劉舍人原父見寄 同前
西齋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呈聖俞 同前
於劉功曹家聽揚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同前
長句送子履學士赴宿州 同前
送公期得假歸絳 嘉祐三年
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 同前
謝王尚書舉正惠西京牡丹 同前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 同前
嘗新茶呈聖俞 同前

次韻再作 同前
樂郊詩 同前
洗兒歌 同前
鳴鳩 嘉祐四年
代鳩婦言 同前
看花呈子華內翰 同前
啼鳥 同前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 同前
答原父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幷簡聖俞之作 同前

卷第八

古詩

有贈端溪綠石枕蘄州竹簟呈原父聖俞 嘉祐四年
夜聞風聲有感呈原父聖俞 同前
答聖俞大雨見寄 嘉祐二年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嘉祐四年
清明風雨三日不出因書所見呈聖俞 同前
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 嘉祐五年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嘉祐四年
依韻酬聖俞見贈之作 同前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同前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嘉祐二年
送刁紡推官歸潤州 嘉祐四年
夜坐彈琴有感呈聖俞 [redacted]
二月雪 嘉祐五年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嘉祐三年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嘉祐四年
盆池 同前
再和明妃曲 同前
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 嘉祐五年

哭聖俞 同前

卷第九

古詩

寄題劉義叟家園効聖俞體 [redacted]
西齋小飲贈別沖卿學士 嘉祐五年
答原父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同前
答梅公儀歸鴈亭長韻 嘉祐元年
寄題洛陽張少卿靜居堂 嘉祐六年
鬼車 同前
感二子 嘉祐[redacted]年
讀書 同前
鵯鵊詞 同前
初食雞頭有感 同前
雙井茶 同前
贈李士寧 治平四年
明妃小引 [redacted]
感事四首 [redacted]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熙寧元年
昇天檜 同前
憶焦陂 同前
贈許道人 同前
送龍茶與許道人 同前
馴鹿 [redacted]
留題齊州舜泉 熙寧元年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熙寧三年
嘲少年惜花 熙寧[redacted]年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有感 熙寧[redacted]年
射生户 熙寧[redacted]年
戲石唐山隱者 熙寧[redacted]年

卷第十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 景祐元年
徽安門曉望 [redacted]
送孟都官知蜀州 [redacted]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明道二年
遊老亭 [redacted]
廣愛寺 [redacted]
弔黄學士鑑三首 明道元年
雨後獨行洛北 同前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同前

智蟾上人遊南嶽 天聖九年
送左殿丞入蜀 [redacted]
秋郊曉行 [redacted]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 明道元年
過緱氏縣作 同前
又行次作 同前
送梅秀才歸宣城 [redacted]
華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明道二年
送謝學士歸闕 同前
河南王尉西齋 明道元年

張主簿東齋 同前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僚 同前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寄希深聖俞
景祐元年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 同前
春晚同應之至普明寺小飲 [redacted]
黃河八韻寄聖俞 明道二年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寄聖俞 同前
晚過水北 [redacted]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景祐元年

寄西京張法曹 同前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同前
朱家曲 [redacted]
行至椹澗作 景祐元年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同前
送賈推官赴絳州 景祐二年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同前
送威勝軍張判官 同前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redacted]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景祐元年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同前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同前
送楚建中穎州法曹 同前
送王尚恭隰州幕 同前
送王尚喆三原尉 同前
送餘姚陳寺丞 [redacted]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景祐元年
夏侯彥濟武陟尉 同前
遠山 [redacted]
宋宣獻公挽歌詞三首 寶元元年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景祐三年
江行贈鴈 同前
松門 景祐四年
下牢津 同前
龍溪 同前
勞停驛 同前
黄溪夜泊 同前
望州坡 景祐三年

卷第十一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景祐三年
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同前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 同前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同前
縣舍不種花因戲書 景祐四年
至喜堂北軒手植楠木呈元珍表臣 同前
戲答元珍 同前
初晴獨遊東山寺 同前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景祐三年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景祐四年

戲贈丁判官 同前
寄梅聖俞 同前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 寶元元年
再至西都 慶曆四年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同前
謝公挽詞三首 康定元年
愁牛嶺
寄子山待制二絕 慶曆五年
寄秦州田元均 同前
送沈待制陜西都運 同前

樊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同前
過中渡二首 同前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同前
自勉 慶曆五年
席上送劉都官 同前
又寄劉都官
書王元之畫像側 慶曆六年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同前
寄題宜城縣射亭 同前
豐樂亭遊春三首 慶曆七年

謝判官幽谷種花 同前 一云六年
畫眉鳥 [redacted]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慶曆七年
送張生 同前
田家 [redacted]
別滁 慶曆八年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同前
招許主客 同前
金鳳花 [redacted]
鷺鷥 [redacted]

野鵲 [redacted]
木芙蓉 [redacted]
樵者 [redacted]
詠雪 慶曆八年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皇祐元年
潁州西湖種瑞蓮黃楊寄呂度支許主客 同前
三橋三首 同前
答通判呂公著太傅 同前
祈雨曉過湖上 皇祐二年
卷第十二

律詩
送謝中舍二首 皇祐元年
酬張器判官泛溪 [redacted]
西園石榴盛開 [redacted]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 皇祐元年
夢中作 [redacted]
贈歐世英 皇祐元年
送楊君之任永康
上太傅杜相公二首 皇祐二年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同前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同前
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 同前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皇祐三年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 同前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同前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同前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同前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同前
答杜相公惠詩 同前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至和元年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至和二年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同前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同前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 同前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至和元年
憶滁州幽谷 [redacted]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redacted]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 嘉祐元年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至和二年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 同前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同前
送渭州王龍圖 同前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 [redacted]
送鄆州李留後 [redacted]
子華儤直未滿遽出館伴遂當輪宿輒成 嘉祐二年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 同前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同前
再和 同前
又和 同前
憶鶴呈公儀 同前
答王禹玉見贈 同前
答王內翰范舍人 同前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同前
小桃 同前
戲書 同前
春雪 同前
和梅公儀嘗茶 同前
和較藝書事 同前
和公儀贈白鷴 同前
再和 同前
和聖俞春雨 同前
出省有日書事 同前
和較藝將畢 同前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 同前
和出省 同前

卷第十三

律詩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 嘉祐二年
和原父揚州六題 同前

時會堂二首　春貢亭
竹西亭　崑丘臺
蒙谷
内直寄聖俞博士 至和[illegible]年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嘉祐二年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 同前
聖俞監印南宮試卷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有感
兼簡子華景仁 嘉祐三年
答聖俞歲日書事 嘉祐四年
夜聞春風有感寄子華長文景仁 同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同前
酬長文出城見示之句 同前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内翰子華 同前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嘉祐五年
寄閣老劉舍人 同前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
禁中見鞓紅牡丹 同前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同前
送襄陵令李君 同前
景靈宮致齋 同前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同前
送王平甫下第 同前
對雪十韻 同前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 同前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嘉祐六年
應制賞花釣魚 同前
清明賜新火 同
明堂慶成 嘉祐七年
羣玉殿賜宴 同前
永昭陵挽詞三首 嘉祐八年
續作五首 同前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有感 同前
夜宿中書東閣 同前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同前
早朝 治平元年
下直 同前
齋宮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有聞鶯詩寄原父有
感四首 同前
攝事齋宮偶書 同前
早朝感事 同前

集禧謝雨 同前
下直呈同行三公 同前
東閣雨中 同前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御容有感 治平二年

卷第十四

律詩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治平二年
定力院七葉木 同前
秋陰 同前
秋懷 同前
初寒 同前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同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同前
聞潁州通判知郡唱和因以奉寄 同前
南郊慶成 同前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 治平三年
三日赴宴口占 同前
讀楊蟠章安集 同前
蘇主簿挽歌 同前
寄題沙溪寶錫院 嘉祐五年
宋司空挽詞 治平三年
感事 治平四年
永厚陵挽歌詞三首 同前
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同前
送張職方知通州 同前
再至汝陰三絕 同前
郡齋書事寄子履 同前
答子履見寄 同前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 同前
贈隱者 同前
戲書示黎教授 同前
書懷 同前
渦河龍潭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熙寧元年
太清宮燒香 同前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 治平四年
答黎教授二首 同前
寄許道人 熙寧元年
酬扶溝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詩 同前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同前

表海亭 同前
歲晚書事 同前
謁廟馬上有感 同前
毬場看山 同前
殘臘 同前
歲暮書事 同前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同前
春晴書事 熙寧二年
遊石子澗 同前
讀易 同前

水磨亭子 同前
寄題相州榮歸堂 熙寧三年
晝錦堂 同前
觀魚軒 同前
狎鷗亭 同前
休逸臺 同前
青州書事 熙寧二年
留題南樓二絕 同前
答和王宣徽 [redacted]
答和呂侍讀 熙寧四年
答子履見寄之作 熙寧三年
謝景平挽詞 熙寧四年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同前

卷第十五

賦

黃楊樹子賦 景祐三年
鳴蟬賦 嘉祐元年
秋聲賦 嘉祐四年
病暑賦 同前
憎蒼蠅賦 治平三年

雜文

醉翁吟 嘉祐元年
山中之樂
雜說三首

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三首 康定元年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論

本論二首 慶曆二年
朋黨論 慶曆四年
魏梁解論
爲君難論二首 慶曆二年
卷第十八
經旨
易或問三首 景祐四年
明用一首 同前
春秋論三首 同前
春秋或問二首 同前
泰誓論 同前
縱囚論 康定元年
辯
怪竹辯 康定元年
卷第十九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嘉祐八年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同前
賜大宗正司詔 治平元年
賜夏國詔書 治平元年
英宗遺制 治平四年
尊皇太后冊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 象 神道碑銘 寶元元年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文惠陳公 堯佐 神道碑銘 慶曆四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 仲淹 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
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 致堯 神道碑銘 慶曆六年
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 質 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冀國程公 元白 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程公 琳 神道碑銘 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二
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 旦 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贈司空晏公 殊 神道碑銘 同前

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恭王公 德用 神道碑銘 嘉祐三年
工部尚書贈刑部尚書余襄公 靖 神道碑銘 治平四年

卷第二十四

墓表
石曼卿 延年 墓表 慶曆元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 仲芳 墓表 寶元元年
內殿崇班薛君 塾 墓表 慶曆元年
連處士 舜賓 墓表 慶曆八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 谷 墓表 至和一年
龍武將軍薛君 睦 墓表 至和元年
永春縣令歐君 慶 墓表 天聖[illegible]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 汝士 墓表 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五

墓表
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 冶 墓表 至和二年
太常博士周君 堯卿 墓表 皇祐五年
左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 拱 墓表 嘉祐四年
胡先生 瑗 墓表 嘉祐六年
瀧岡阡表 熙寧三年
集賢校理丁君 寶臣 墓表 熙寧元年

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 仲宣 墓誌銘 寶元元年
知制誥謝公 絳 墓誌銘 康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薛公 奎 墓誌銘 寶元元年
度支員外郎張君 思 墓誌銘 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 詢 墓誌銘 慶曆二年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 曄 墓誌銘 慶曆四年
句容縣令贈兵部員外郎王公 代恕 墓誌銘 同前
張子野 先 墓誌銘 康定元年
孫明復 復 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蔡君山高墓誌銘 慶曆三年
黃夢升注墓誌銘 同前
大理寺丞狄君栗墓誌銘 寶元二年
薛質夫直孺墓誌銘 慶曆五年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士元墓誌銘 慶曆八年
尹師魯洙墓誌銘 同前
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主客郎中劉君立之墓誌銘 皇祐二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 皇祐三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琪墓誌銘 皇祐三年
太子中舍王君汲墓誌銘 康定元年
工部郎中歐陽君載墓誌銘 嘉祐二年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德谷墓誌銘 同前
卷第三十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錫墓誌銘 皇祐元年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杞墓誌銘 至和元年
比部員外郎陳君漢卿墓誌銘 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文簡程公琳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衍墓誌銘 嘉祐二年
太常博士尹君源墓誌銘 至和元年
太子中舍梅君讓墓誌銘 皇祐元年
湖州長史蘇君舜欽墓誌銘 嘉祐元年
翰林侍讀學十王公洙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堯臣墓誌銘 嘉祐四年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育墓誌銘 同前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愍墓誌銘 嘉祐五年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嘉祐二年

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公甫墓誌銘嘉祐五年

梅聖俞堯臣墓誌銘嘉祐六年

江鄰幾休復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長孺墓誌銘治平三年

國子博士薛君良孺墓誌銘同前

徂徠石先生介墓誌銘治平二年

文安縣主簿蘇君洵墓誌銘治平四年

贈太子太傅胡公宿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平墓誌銘慶曆四年

端明殿學士蔡公襄墓誌銘熙寧元年

集賢院學士劉公敞墓誌銘熙寧二年

卷第三十六

零陵縣令贈都官員外郎吳君舉墓碣銘嘉祐三年

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慶曆五年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同前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慶曆八年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嘉祐元年

渤海縣君高氏墓碣同前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治平四年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宗顏墓誌銘嘉祐五年

皇從姪鈞州團練使安陸侯宗誨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世融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宗師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宗禹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世衡墓誌銘同前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世宣墓誌銘同前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同前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同前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同前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同前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同前

卷第三十八

行狀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齊行狀 寶元二年
司封員外郎許公逖行狀 同前

卷第三十九

記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三年
夷陵縣至喜堂記 同前
峽州至喜亭記 景祐四年
御書閣記 慶曆二年
畫舫齋記 慶曆二年
王彥章畫像記 慶曆三年

穀城縣夫子廟記 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 慶曆四年
豐樂亭記 慶曆六年
醉翁亭記 慶曆[illegible]年

卷第四十

記

菱谿石記 慶曆六年
海陵許氏南園記 慶曆八年
真州東園記 皇祐三年
浮槎山水記 嘉祐二年
有美堂記 嘉祐四年
晝錦堂記 治平二年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
峴山亭記 熙寧三年

卷第四十一

序

章望之字序 慶曆三年
祕演詩集序 慶曆二年
惟儼文集序 慶曆元年
詩譜後序 熙寧三年

集古錄目序 嘉祐七年

蘇氏文集序 皇祐三年

鄭荀改名序 [redacted]

卷第四十二

序

韻總序 [redacted]

送楊寘序 慶曆七年

送曾鞏序 慶曆二年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景祐四年

謝氏詩序 同前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慶曆二年

送王陶序 [redacted]

孫子後序 [redacted]

梅聖俞詩集序 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三

序

送宋秘丞歸太學序 皇祐元年

送徐無黨南歸序 至和元年

廖氏文集序 至和二年

外制集序 慶曆五年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

內制集序 嘉祐六年

帝王世次圖序 [redacted]

後序 [redacted]

卷第四十四

序

思穎詩後序 治平三年

歸田錄序 治平四年

仲氏文集序 熙寧元年

續思穎詩序 熙寧三年

江鄰幾文集序 熙寧三年

薛簡肅公文集序 熙寧四年

傳

六一居士傳 熙寧三年

卷第四十五

書

通進司上書 康定元年

卷第四十六

書

準詔言事上書 慶曆二年

卷第四十七

書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書 康定元年

答李翊書二首

與荊南樂秀才書 景祐四年

答吳充秀才書 康定元年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景祐二年

與曾鞏論氏族書 慶曆六年

答宋咸書 至和二年

卷第四十八

策問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慶曆二年

問進士策三首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嘉祐二年

問進士策四首

卷第四十九

祭文

求雨祭文 寶元元年

求雨祭漢景帝文 同前

祭桓侯文 景祐四年

北嶽廟賽雨祭文 慶曆五年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慶曆七年

又祭城隍神文 同前

祈晴祭城隍神文 同前

又祭漢高祖文 同前

祈雨祭漢高祖文 同前

漢高祖廟賽雨文 同前

祈雨祭張龍公文 皇祐二年

祭薛尚書文 寶元元年

祭謝希深文 康定元年

祭薛質夫文

祭叔父文 慶曆四年

祭尹子漸文 慶曆五年

祭尹師魯文 慶曆八年

祭蘇子美文 同前

祭鄭宣徽文

皇考焚黃祭文

卷第五十

祭文

祭程相公文 嘉祐元年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
祭吳尚書文 嘉祐三年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
焚黃祭文三首 嘉祐七年
祭宋侍中文 治平[redacted]年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
祭胡太傅文 同前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
祭丁學士文 治平四年
祭吳大資文 嘉祐三年
祭蔡端明文 治平四年
青州求晴祭文 熙寧二年

居士集目錄卷終

居士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饜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遺醜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光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閑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羆一作熊 豬不形相顧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路傍徐行自路之機翻矢穿腸怒吼震林丘瓦落兒墮床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一作猛 恃其外爪牙利鉤鋩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巧智 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計安居身一作蛛 穴垣墻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
嗟爾得從誰不辨僞與眞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
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懽忻
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
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峯返照外一鳥投巖去

渡口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一作山上看 一作山上山）
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飜

上方閣

聞鐘渡𣶬（一作寒）水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却望層
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千）山響

伊川泛舟

春谿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採香薇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
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淨松林千峯同一色

八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人（一作川上寒）朝暮
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奠蘭酌共弔松林裏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槿

古木卧山背危根老盤石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
不如嵓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筍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琅玕色
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舸（一作船）鳴兩槳日暮芳洲路泛泛風波鳥雙雙弄
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漁一作留）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笭箵苦難滿終日沙頭客
向暮卷空罾棹歌菱蒲岸

魚鷹

日色弄晴（清一作川）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韝豈長風
灘惡人歸晩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
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洞一本作峽三峽集附夷陵九詠一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蟇碚四勞停驛五龍溪六黃溪夜泊七黃牛峽祠八松門九下牢津居士集本右律各從其類今從之）

漾檝泝清川捨舟緣翠嶺探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
弄舟（川一作）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杳靄間誰知一室
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
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爲誰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
綠桂何岑寂山鳥嘐嘐不驚客松鳴澗底自生風月
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
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即下牢溪也）

下牢溪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峯影
巖花無時歇翠栢鬱何整安能戲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蟇碚（碚字土人讀作佩）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
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綠

黃牛峽（峽一本無字）祠

大川雖有神（神一作靈）淫祀亦其（一本作風）俗石馬繫祠門
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
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
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
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行行於日）
見黃牛徒使行（一作使人）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
猶見不是黃牛（一作雖中）滯客舟（嵩曰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亭如故言江險難行人不能過也）

千葉紅梨花（峽州署中有此花前無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
折一日千匝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
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鬬紅紫可憐此樹
生此處高枝絕（一作紅）艷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
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眞賞今纔遇使君

風輕絳雪罇前舞日暖繁香露下開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爲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荊鮮人秀厥美爲物泩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綵爛成文眞色不可繪仙衣兒紛披女錦花綷縩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睛德高田啄秋果下澗飲寒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粱雖云厚樊縶豈爲泰

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鎩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爲誡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上與歸州相對）

江上孤峯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爲姜詩泉亦有姜詩村一家詩與漢人疑泉不在此）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蠻俗那知爲勝迹西陵老（一作縣）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遊欹危一逕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艤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異往往變化爲人形种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冥冥臺郎何年（一作處）得眞訣服餌旣久毛骨清汝陽昔見今十載丹頰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忽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職清事簡稱雅（一作高）意盡書古篋（一作九篇畫筒）晨裝輕洛陽花色笑春日錦衣晝歸閭里驚自云就欲（一作欲就）謝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終）亦老嵩少傾乞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一本注云默師太學先生石守道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頷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鏗閒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方）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翩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

（一作奇）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額以白玉琴寫
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夏卿笑進字公初有名進士也一本云送呂先輩赴婺州嘉興尉）

始吾尚幼學弄筆群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
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書有二子始知靈珠出
淮濱（一作淮海一作海濱）去年東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
駑駘舉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騰踏）先騏驎尚書禮部
奏高第斂衣襆硯趨嚴宸瞳瞳春日轉黃傘藹藹賦
筆摛青雲我時寓直殿廬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
（一作晨）失意落人後我爲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

里猶幸海遠（一作遠海）無瘴氛英英帝國多鸞凰（一作鳳）上
下羽翼何繽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爲瑞相與來及群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堆餘高下漸岡阜
群峯逸還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覯
是時秋卉紅嶺谷堆纈繡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
斷徑履頹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
澗荒驚麏奔日出飛雉雊盤石屢欹眠綠巖堪解綬
幽尋歎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怪愈奇富
江如自天傾（一作瀉）岸立兩崖鬬黔巫望西屬越嶺通

南奏時時縣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
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
猿狖巉巉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崖下攢叢岫穴忽
空透遥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
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瞀顏冠各白髮舉酒無
蒨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遘徒爲憶山吟耳熱助
嘲詬

送唐生（一本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
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

夜夜客枕夢（一作夢）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
叩門（一作叩叩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旅舍）惟我親來學媿道
贈（一作詠）贈歸惭（一作嗟）橐貧勉之期不止多種由力耘
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能）
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時天兵方討趙元昊）

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
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作無）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
廟算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徧直欲採奇謀不爲人
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延納宜

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益急士時論擇豈
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動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
所薦人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譴（一作賈固當用舉繆亦不加譴）賞罰
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一本有其餘苟盡然所貴胡由辨兩句）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一本作送梅堯臣赴湖州）

傾壺豈徒強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
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
纖纖（一作畫畫）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
君句勝啖蚶杏花妍媚春酣酣（君詩有春風酣酣杏正如之句）吾交

豪俊天下選誰（一作難）得衆美如君兼（一本有鏗鏘文律金玉寫春章文庫戈戟鋒兩句）詩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illegible]
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遺夷芟關西幕府（一作下）不能
辟隴山（一作西）敗（一作大）將死可惜嗟余身賤不敢薦四
十白鬚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一作助）奏玉琯和
英咸盃行到手莫辭醉明日（一作發）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一本云送胡宿武平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艣）不
可攬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
灩灩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鳥程春

甕釀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毋憚頻（一作煩）以
慰離居念

哭（一作石）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軒昂懼驚俗自（一作如）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
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
精麤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顏
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
明珠又好（一作女）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
墨潤不枯朐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致）四五

載人事忽焉（一作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
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疎驊騮
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
宿西北狂兒尚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
渦上田露草荒春蕪

送曇穎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
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
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灊霍俱
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尚髣髴恨不傳畫圖

壘頹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一作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紆紆未能書鼎鐘又不老旅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文一作楊言子文諧律呂子行縈琅玕行矣慎所遊惡草能敗蘭

送黎生下第還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妄儒況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計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一作卅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轍自云喜三傳力一作方欲探微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爲度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卹後功掩前羞

居士集卷第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扱中朝佐考字書扱音插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聯句云觳妖藤索絣時景通云布活套於狐徑而掎其足謂之觳觳扱聲相近公用扱字義或取此

蝦蟆碚詩諸本皆作碚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蟇培詩欒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樓　川上山一作看

魚罾　菱浦一作浚

三遊洞　泝一作洗　嵺嵺夷陵石本作[illegible]

下牢津　靜石本作淨

蝦蟆碚　茶錄錄一作籙

[illegible]　猶勝石本作[illegible]

[illegible]　厚石本作享

送[illegible]　文字字一作學

[illegible]　綠巖石本作[illegible]　奏石本作走　陰嵒石本作陰崖　岫穴一作大穴

送[illegible]　採奇一作探奇

送[illegible]　一作送[illegible]

送[illegible]　已矣一作矣

古詩二十首

送楊闢秀才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既又得楊生，群毆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初離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美不待追琢。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醲(一作濃)酪。既坐即之談，稍稍吐鋒鍔。非惟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群材，繩墨困量度。胡爲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駭者弃諸塗，竊拾先吾攫。其於獲二生，厥價玉一瑴。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閽啓巖巖(一作巖巖)，欲獻前復却。遂令扁舟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一作薄)。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一本作監簿生)再遊河北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匭，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八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短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侯，待(一作得)士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弃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一作乃)類鷰巢梁。南方精飲食，菌(一作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兹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一作兮)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一作喜)，及時宜自彊。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一本作讀張續李常文謝)石先生(先生石介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珉石(一作如剖珉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一作琢)，但未磨礱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一作屏)。屏却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熒如燗燄。病眸昏澁乍開緘，爛若月(一作日)

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一作且旹古味雖淡醇不
薄千年佛老一作老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群黨惡拔根掘
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舉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
詞一作詩持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秉進羣陰
剝大烹養賢有列一作味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一本有先生在
舊本詩首有賀其剝博兩句又一本在作居翰作時予一作我慚職諫未能薦
有酒且慰先生酌

絳守居園池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
怪可呼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有無一
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一本有方言眼不詰遠俗古澀典奧斧斫兩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
秖一作止得其餘栢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
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鷁虎搏豈足
道記録細碎何區區虞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皐一作咎
陶暨唐虞豈不古與萬世模嫫世姣巧一作好習卑汙
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
躇作詩聊謔爲坐娛

晉祠一本作過并州晉祠泉

古一作故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一作石渠夾道何潺潺行
人望祠下馬謁退卽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
鬱鬱古一作松柏含蒼煙并兒自古事一作重豪俠戰爭
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眞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
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空壘埋白垣并人昔
遊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
漠漠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
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一作
登覽爲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閉還有
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羣峯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
惟予一作子亦愛山者初仕卽京洛嵩峯三十六終日對
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
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一作視培塿四岳其後寶荆璧始
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
沌死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作成萬仞一削尤奇十二
峯隱見入冥邈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
徊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期友幽
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怪耆難貌至今清夜
思覓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況逢秋雨

霧濃翠新染擢峯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永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本題上有請武字）

寒（一作暑）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一作逗）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届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清一作曉色）緬懷京師友文（一作有）酒邀（一作速）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摩）蓋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霧霈（一作霧）如千里馬已（一作足）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緒餘）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其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一作轢）舉世徒（一作走）驚駭梅窮獨我知（一作獨知我）古貨今難賣（一作今難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一作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無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別病）因酒作一春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飽甘肥一作生）下九蟲寸白（一作易不備敵）爭為孽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祿豈無神所罰乃知賦予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夭閼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眠）睡足尤厭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綠水冰銷魚撥剌經時曾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廚酒美遠莫致念君貫（一作慣）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君閑可能為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一作由）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一本有寄聖俞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到（即當山官後池州之勝游相比也）何暇騎馬尋郊原（一作騰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濺濺（騰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但開簷聞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開落閑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往）猶有一樹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團枝繁無風已

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携酒醉其下誰肯
伴我頹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
春原洗新霽綠桑暗朝日鳴聲相呼和一作相呼應答
如吹一作若吕律深樓柔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
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羨拙之佚吾雖有室
家出處曾不一一本有豈如鳩無累天性免俸禍兩句荆蠻昔竄逐奔
走若鞭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颶跬步子所同淪
弃甘共沒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
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
祿霑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
滯見春物北潭新漲淥魚鳥相聾耴魚乙切一作[illegible]聲逸我意
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
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一作石
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櫛
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
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
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暇卹橫身當眾怒見者旁
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
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
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一作未必
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啾唧公朝賢彥眾避
路一作一本擯當揣質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
性樊籠免驚怵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試思憂[illegible]樂便可再作[illegible]兩句子能一作知甘藜藿我易解簪紱嵩峯三十
六蒼翠爭聳出安得携子去耕桑老蓬蓽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
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
蛺蝶無所為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簧
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
我獨不知春久病卧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
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
未窺客言一作去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
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比新較舊難一作莫優
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
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一作早朱砂玉版人一作猶未知

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媸當時(一作年)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好)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鞓紅鶴翎豈不美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嬙施造化無情宜一槩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僞天(一作各)欲鬬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特近歲尤澆漓爭新(一作先)鬬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爲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焰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澁無光坐久百骸倦中遣群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而)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綴朝士面有(一作乃弃)數畝桑不耐群兒嗤來書歸故鄉卻尋茅堂在高卧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言)誦虞唐賓朋足囊橐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云名聲暫羶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榮日已寵事業闇不彰器小以(一作而)任大蹐顛理之常聖君雖不誅在汝(一作尔)豈自遑不能雖欲止悅(一作忱)若失其方卻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縑緗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謂言花縱落徧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芳枝結青杏翠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空餘綠潭水尚帶餘春色疑(一作思)春竟何之意謂追可得東西遶潭行蜂鳥已寂寂惆然無所依歸駕不停輗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惑至今清夜夢猶遶北潭北

讀(一本有聖俞字)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偶以惟自戲作詩驚有奮兩句)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眾鳥誰(一作不)敢和鳴鳳呼其皇

孟窮苦纍纍韓冨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冨者爛文章
發生一爲宫揫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
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
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良豈清）
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一作乃）愈長玉山禾難熟
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
力盡猶勉彊（一本有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墻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四句）誠知
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
衰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
不能下怳怳（一作恍恍）若有亡老雞嘴爪硬未易犯其場

不戰先（一作無）自却雖奔（一作然）未甘降更（一作便）欲呼子
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一作昂）昂氣力
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鋩我亦
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醉宜百觴乖離
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濤迤北渡馬踏
（一作凍）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
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緊早夏陽墻
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

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
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鋪
（一本有躑鬆晚事晚叢生園有竹栢賞濃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
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
解帶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
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爲清淚行
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鬢（一作鬢鬚）未老
先蒼蒼

永陽大雪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度人行絶冰連（一作近）谿谷
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卑濕殊北地歲不苦
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
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
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虛）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
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
懶由心衰吳與先生冨道德侁侁弟子皆賢材鄉閭

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朱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
與夫子爲顏回

居士集卷第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闢秀才詩如渴飲醍醐諸本同惟衢本作湩
酪（朝佐）按列子乳湩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爲生湩
湩乳汁也音種說而爲湩史記匈奴傳湩酪之美
今正之
送慧勤歸餘杭詩箘筍鄙羔羊衢本建本吉本作
箘從竹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蜀本作菌從艹
（朝佐）按箘簵美竹也菌草也吕氏春秋越駱之菌
注竹筍也本亦從艹今兩存之
送慧勤未飯（一作供）歸兮（一作歸去）
[待?]居圖[?]駁舉（一作驗舉）

[爭利]窺（一作覬）豪俠（一作游俠）高壘（一作孤壘）
[登?]朝暮（石本作暮朝）綽約（京本作綽約 蘇子竹作淖約）
[水谷?]鞢（一作蹀）
[痛?]冰消（一作消消）
[班班林間?]官祿（一作官祿）
[送楊?書]官榮（一作宦榮）躋顛（一作躋顛）
[?]子美（有二字上一字蘇）寥（一作寡）
[初?]殘花（一作殘紅）
[永陽大雪]馬飛（一作鳥飛）
此卷班班林間寄內云次第推甲乙廣韻第字
注云次第說文云本作弟韋束之次弟也今爲兄
弟字又漢複姓玉篇亦謂第字今爲第幾明非古
也然則古惟用弟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
凡言次第兄弟之類並用弟字近世旣分而爲二
印本從之今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居士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紅一作亂)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一作一)暖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窓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咤如嬌嬰竹林靜啼(啼一作去)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哳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交一作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嵳峩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没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蠹藁偶自録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羅(羅音)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施爲可怖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皤夭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詆欺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
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
九門閶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風吹寥寥
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爍四野萬里纖雲収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
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臥喘如吳牛
蜩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
溉稻滿春畦鳴渠遶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
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
顧我應可恠每來聽不足

百一作栢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
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拏
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輷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
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
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
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汙簡牘
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一作董三五前民物交
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
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
不錄蠍蠆蚤虱蟣蜂蝎蚖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
一粟雖微無柰衆惟小難防毒當聞高郵間猛虎死
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恠窮
邊俗晨飧下帷幬宿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
卑濕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雖堪爾類多枕席默
緣撲燈膏之一作若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縈草樹旱
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
赦脫囚梏揮庭露青天生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一作
日忍此見一作此迫促翻翻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
來若翳聚隊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攫
欲張拳暗中甚一作缺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嘗背腹
盤飧勞扇拂立寐僮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
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爲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
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勉盡三四章杈決轉忻惟切切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善惡戒丁
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
謂已子一作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
子開卷子在類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
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傳一作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
書百本以一作爲百傳十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
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焰息一作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
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

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
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死此不難當
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
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輙長嘆我
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
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
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詮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
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汝癭答仲儀一作答王素汝癭

君嗟汝癭多誰謂汝土惡汝癭雖云苦汝民居自樂
鄉閭同飲食男女相媒妁習俗不爲嫌譏嘲豈知怍
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磽[illegible]一作确犖一作[illegible]汝樹生擁
一作瘤腫根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接境
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喔喔
聞語笑纍纍滿城郭俚婦慿壟盎嬌嬰包卵轂無由
辨肩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鳬鶴駢枝
雖形累小小固一作故可略癰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
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爲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
咽喉繫性命鍼石難砭破一作削農皇古神聖爲世名

百藥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爍一作鑠溫湯汝靈泉亦
不能湔淪君官雖謫居政可瘳一作療民瘼奈何不哀
憐而反恣訶詬一作譴文辭騁新工醜恠極名貌汝士
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
南北殊塊莽山陂邂逅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書聊一噱

滄浪亭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賦一作滄浪篇滄浪有景
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
阜相回環新篁抽筍添夏影一作景老枿亂發爭春妍
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

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採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有苔紫)(壺邊人曾益夜靜往往聞鳴舩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景)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鵠爽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瀰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扁舟任飄兀紅渠淥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新篇美詩)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劒

寶劒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劒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鏥(疑止作石)雪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劒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宄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欃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柰何狂胡兒尚敢邀金繒

秋晩凝翠亭(探韻忭)

黃葉落(一作葉爲落)空城青山遶宮闕風雲變已高歲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携寒醅美新酢(音借)登臨無猒頻冰雪行即屆

菱溪大(一本無大字)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竇清冷泉朱欄綠竹相掩映選(一作遶)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爲落彼荒溪濆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一作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昆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爭奇鬬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一作有究)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

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鬚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爀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借假)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龐馬明珠淩水覆舟失贈我瓊貝猶滿把(生携文數十篇見訪渡江石失)遲遲領我不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時之所弃子獨獨無乃與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臥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群木落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顏得酒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一作晴)收潋灩蘭枯蕙死誰復弔殘菊籬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芰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污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

雪嚴凝從此漸咿吻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一作意頗有)自趁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書)勉彊有酒莫負瑠璃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一作枝)人生此事尚難必況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美)顏

色不柰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蘂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一作芳)罇尚可三四攜

秋懷二首寄聖俞(一本題云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一作遠夢時)驚斷山千重群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爽老物摧折壯士胷壯士亦何爲素絲悲青銅

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巃嵷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
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苦擬孤英泣古弔
荒冢琅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
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一本無東字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誚春枝滿園爛張
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猒情不專鬬紫誇紅隨
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一作萬物衰零誰暇弔君看
金蘂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復時專與竹指葉猶世不爭桃李
笑雨句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
守幽獨淑女靜一作貌容修一作整窈窕方當搖落看轉
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敎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
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不
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變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
蕙蘭殞秋香桃李媚一作婿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
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本作奉和徐生見示懷嵩樓晚飲一本無見示字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
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
問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
引伸無窮極卒歘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
弊邑亦何有青山遶城樓泠泠谷中泉吐溜彼一作被
山幽石醜駮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
以愀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村一作草樹間暮
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窗風冷如鏤歸心中夜起輾
轉卧不周我為辦酒肴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
笑不頷頭曰予非此儔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
事此為因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推輈一來勤已多而
況欲久留我語頻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
一作霜雪行將稠羡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喈喈飛且
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既辱已
厚贈言媿非酬

瑯琊山六題一本作山中六題注云瑯琊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似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
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撲古槎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來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聞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嵓徙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一作松門亂峯深處聞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居士集卷第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癭詩平地猶确犖衢本作确犖吉本作硗硌建本作确碧蜀本羅氏本作硗确朝佐按字書硗通作墝确通作埆磐磐硗确不平也犖駁牛也碧石相扣聲确犖硗碧确碧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本作硗确而以諸本注其下　語笑 一作笑語

啼鳥　花開 一作開

讀徂徠集　唐虞賡歌 一作詠　反仁 一作反仁

幽谷泉　日夜 石本作夜日

憎蚊　出壁屋 出一作去

汝癭　有類 一作似

滄浪亭　到不遠 到一作去　紅渠 一作蕖

寶劍　照曜 曜一作耀

菱溪大石　初鑿 一作所鑿　歎息 一作嘆

送孫秀才　爭借假 一作設借　相與世 一作時

新霜　風鳴 一作吹　歲將 一作歲將

幽谷見緋桃　人生此事尚難必 一作世間小事尚如此

秋懷　吟秋鳴 一作鳴秋　琅玕 一作琅玕　下東南 下一作不

懷嵩樓晚飲　日如此 日一作旦　欲久留 久一作之　南川 川一作洲

居士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名景仙）

無為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一作彩）如卧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牙。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一作以問胡以 作歎胡然）笑語我，慎勿事若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煒其華。（上二句一本無）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赦（一作勑）

拜赦（一作勑）古州南山大明，烈烈州人共喧喧。兩卯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一作琴聞）古曲聲，如與（一作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作我坐），調作南風絃，一奏風雨（一作雨）來，再鼓變雲烟。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口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汍瀾。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棄（一作放）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敍）可取，龐雜不全純。子雖（一作之）為佛徒，未易發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之）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縷）爛成文。拾其裁翦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一作自達）。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輝）其倫。與夫榮其膚，不若啓（一作豈若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以）冠巾。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作敘別寄聖俞）（詩見奇之什）

長河秋雨多，夜抑寒潮（一作湖）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

嗚急君老忘卑窮文字貳綴緝余生苦難阨(一作世)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令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一作卽入)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盞遣擡棄一落誰引汲顚危偶脫死藏寘甘自繫(一作[illegible])但令身尚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編)與斷藁草草各收拾空寞(一作堂)語青燈夜雨聽霰霰(一作歲歲)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又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一作酒)共把輕(一作舒)橈動翩翩曉水明熠熠行心(一作貪前)去雖迫訣語出猶溢歸來錄君詩卷軸多鱗鱗誰(一作雖)云已老矣意氣何岌岌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事知之莫予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一本作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紫石瑩淨(一作瞭)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為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𨮶斲嶺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匣蝦蟆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一作毿毿)景山得之(一作州判丈號)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比)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檐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為比(一作牡)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知)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鑱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比)季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晩溟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一作音)歲將期誰顧眄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闢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非而予獨曰然有如塤應篪惟麟不為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一作辭)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者自

爲師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巇相讼益迂怪各鬪出
新奇爾來千餘歲一作千載餘一作千歲時擧世不知迷悼哉聖
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
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予昔已
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脫
賊一作賤格飛黃擺銜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
可勤衆說旁通一作異端塞多歧正途趨一作常簡易愼勿
事嶇崎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
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作目一作眼蝕昏眵大書難久
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

子臨文但吁嘻

喜雨

大雨雖滂霈隋撤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爲潤廣且深
浸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一作言雨大小異小
雨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秀又時一日
雨終歲飽豐稔夜響流霢霂晨暉霽蒼涼川原淨如
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
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一本題上有六月十四夜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

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
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
而我於此時翛一作脩然發孤詠紛昏析洗滌俯仰恣
涵泳一本無上二句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一作逾迥惟恐淸
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
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幷
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
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弄魚鳥傍此水竹行

鳥語弄蒼翠魚遊翫淸澄而翁乃何爲獨醉還自醒
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猒日來登

答呂公著見贈一本作答通判太博一作爲子不飮見贈之作

晉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
行樂不及早朱顔忽焉衰馳光如騕褭一去不可追
今也不彊飮後雖悔奚爲三年謫永陽陷弃不知危
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淸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
無人歌靑春自醻白玉巵今者荷寬宥一作恩乞一作得
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旣見又過之菡萏間紅綠鴛
鴦浮渺瀰四時花與竹罇俎一作組動可隨況與賢者

何薰然髮（一作□）蘭芝酥酪寒且醲清唱婉而遲（一作□）
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
況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一作嘻）
譬若卧櫪馬聞鼙（一作鼓）尚鳴悲春膏已動脉（一作忽勉已）
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
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滎陽魏主簿（一本作送魏廣）

卓犖東（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
我門手足未及闖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童僕）相視疑寮
吏或不然俛首鵠鶴啄進趨免鴈聯青衫靴兩（一作兩靴）

脚言色倩（一作倩）以温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懽受知
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
及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
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輝相磨礱浩渺肆波瀾寮吏
媿我歎僕童（一作童僕）恪生頗我頷寮吏嗜士豈以此觀
此聊為戲耳以驚僕童（一作童僕）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
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
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
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一本作國華國華贈林秘校）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為功（一作攻）良玉有天質少加（一作假）
磨與礱子誠懷美材（一作君有美材）但未遭良工養育
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汙池以其下衆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
顉子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為少雖多肯辭豐
譬如登圃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閒笙鏞
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舂而子處其間眩晃不知從
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丰茸
暮雪浩（一作浩）方積酥酪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

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
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
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瑳
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餳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
良藥不甘口厥功見沉痾忠言初欲之事至悔若何
世已無採詩詩成為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一作鬣）甲角

爭光鮭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織裝珠宮貝
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本作眼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生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細粧裡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沙夜生光負材自
累遭剝剔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剝蝕隱文章一本注胡人謂瑚沙為濃沙出本草磨以玉粉緣一作[illegible]金黃清罇旨酒列華
堂龍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酹凜冽回一作[illegible]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
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弃

物一作不弃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湯東風來
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
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
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為德嗟彼官吏
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
義適一作識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
不能飽爾一作民之飢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
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

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仲相家子德義勝
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華始生及吾門徐子喜
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槃
槃獲雙珙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詭吾嘗愛生材抽
擢方鬱蓊音委勇反一作窮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況從
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害說去雜冗新文
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會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

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一作柳古
木陰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
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心樂睡莫與不思高飛慕鴻
鵠反此愁臥僵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
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為交朋崎嶇
磵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一作陸酒美賓佳足自
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
髮增彊歡徒勞歌且舞勉欲寧又合與升行揩眼眵
一作捷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腳力健羡
子志氣將飄凌只令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

何獨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一本題上有張推官廳前）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柰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先槃槃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偷生由附託得勢爭怒猜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僞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牙起微櫱辨別貴先見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勦絕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一本公作文州）閱古堂

歐文集四　十二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墾闢公初來視之嗟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一作客）談笑閒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柰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壘（一作）勞猶走羅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惰識恩威謳吟起羸瘠歡樂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一作閑數）弄傳記尋（一作撿）往昔英文與武槃槃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顧視閒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

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一作況）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盡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寄知永州王顧一本上有寄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一作魘）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剪雞發幽薈搜尋得瓌瑰戉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歐文卷四　十三

居士集卷第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呂公著見贈百卉漸萎𧄍按字書萎於危切草木枯皃𧄍云春青已動脉豈有萎枯之理當作葳𧄍葳𧄍草木華垂皃選詩文物共葳𧄍東都賦望翠華之葳𧄍今改作葳

[redacted]（石本作贈宗叔李尊師名景仙）牙（石本作芽）性當（石本作但當）𡣕（石本作𡣕）

[redacted]夜𡣕（一作𡣕）君老（一作去）難陀（一作跋陀）檻穽（一作陷穽）尚在（一作幸在）

[redacted]在玉匳（一作在生）

[redacted]難久視（一作雖久）吁嘻（一作吁嗟）

[redacted]風波（一作波）

[redacted]晉人（一作昔人）

[redacted]我歎（一作數歎）

[redacted]（一作當松）

[redacted]周旋（一作招衣）

[redacted]於文章（一作於爲）

古詩一十八首

答原父（一作某劉建評）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𤄃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
又如沃瓊漿遠飲不知厭嗟子學苦晚白首困鉛槧
危疑奚（一作何）所質孔孟久已塱聾儒窒自私惟子通
且贈幸時丐羸餘屢得飽飢歉嶷嶷（一作落落）春秋經大
法誰敢覘（一本有乃法學而兼之句）三才失綱紀（一作網）五
代極昏墊盜竊恣胠（一作發）篋英雄爭奮劔興亡兩倉
卒事迹多遺欠（一作缺）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
患孤寡（一作陋）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
反蒙華衮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暴）何
由斂苟能哀癡病其可惜針砭風舲或許邀湖綠方
瀲瀲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墻壁百蟲皆夜鳴
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
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答子華學士（一作答）安撫江南見寄之作（一本無下四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
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一作誇）寬縱以
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
難根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寖隳頹紀綱遂
紛紜坦坦萬里疆嵬嵬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
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
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呻吟痛定支體胖乃知鍼
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盡弊革僥倖濫官絕
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俊乂沉下位惡去善
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

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及掌間捨此欲有為吾知力
徒煩家至與户到飽飢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
所（一作今為）獨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
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特玉音耳審親上副明主意
下寬斯人也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咨）諭以上
恩德當冬及陽春吾言乃其槩豈（一作非）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本云送張推官掌機宜）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為謀於未然聰者或莫聽
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為來者銘
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一朝叛烽火四
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
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
含情藩籬被觸突譬若豨與貆剔擾以芻豢可呼隨
指令稱藩効臣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
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有為善將循默乃
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
營營上煩天子仁旰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棲訪
巖窟小利不足為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
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
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籌俎集

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為
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群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
所崇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纓

寄聖俞（一作因馬寮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輒書長句奉寄）

凌晨有客至自西為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
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
虹霓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
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我今俸祿飽餘賸念子朝
夕勤鹽虀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
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升）梯朝廷樂善得賢

衆臺閣俊彥聯簪犀朝陽鳴鳳為時出一枝豈惜容
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
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雞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鳬
鶩爭稗稊憶在洛陽年各(各年一作)少對花把酒傾玻瓈
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
飲眼眵不辨騧與驪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纔
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一作壯)
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穎上與
子相伴把鋤犂

有馬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
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
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
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
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
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為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
(一本有其行一何動乾健貴於易兩句)此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
拱而環大小(小一作大)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
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
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為稽短篇投子譬瓦
礫敢辱報之金裹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
雲霓飛黃伯樂不世(世一作)出四顧驤首空長嘶嗟哉
我豈敢(能一作)知子論詩(評一作)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
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齏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
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
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
翼每並鸞凰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
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潮一作)雞兒啼妻
噤(害一作)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毫(毫一作)家
故有剡藤瑩滑如玻瓈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
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有一作)若驚驂仍騤驥腹
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
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
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犂

感春雜言(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

雄雌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為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翔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惟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着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一作念前事雖有駔駿難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強相牽挹淥酒如春波黃金為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笑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識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一作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一作雲霄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庬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

狀坐臥常對乎軒窻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一作無黨徐之澠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燄談笑謖律回嚴凝曾陪罇俎被顧盻羅列臺閣皆名卿才一作能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崤陵脚靴手板實卑賤賢儁未可吏事繩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

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譍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塡膺羨子年少一作少年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已得儁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鷃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作章句因子興

葛氏鼎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

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佳氣蒸
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怪神所捜天昏地慘
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揺山川失維陬九龍大
戰驅蛟虬劃然岸裂轟雲漏滑人夜驚鳥嘲啁婦走
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
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
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
不以示世俗遺擲撳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
王羞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
雖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斷古爭窮蒐苦語難

出聲咿嚘馬圖出河龜(一作龍)發祕詩自古怪說何悠悠
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慙劬尤

太白戲聖俞(一作讀李白集効其體)

開元無事(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
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
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
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乘興
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
土(一作下塵世)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
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笑)區
區郊與島螢飛露溼吟秋草

邊戶

家世為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
胡塵朝夕起虜騎蔑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
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鬬兩地供賦租
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作和聖俞見寄銀杏代書之什)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
問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
封包雖甚微采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論

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
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予官何為侍從聯朝班
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菅白髮垂兩鬢黃金賚九環
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网略無補有慙常在顏
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一作是)高鴻去
難攀扶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
可頒寒雲壟(一作甚)紛糅幽鳥春緜蠻勝事日向好思

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遠臭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
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
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
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爲剌口論時政
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
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
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日
已進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鍛翮追羣翔孤唳驚
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
誥命孝顏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
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
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一作李賦澄心堂紙

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
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
已剥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
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
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一作飢欲死黃鵠折翼
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二子雖
死此翁在老手尚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
正論求俳詼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閑且開百
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
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
枚官曹職事喜一作業閑暇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
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居士集卷第五

熙寧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原父 蕭蕭一作肅肅 嘗欣一作常欣

答子華 澁官一作嗇 下寬一作決

寄聖俞 俸祿一作祿俸

送徐生 幕府一作下

鄧氏鼎 蠡雲一作雷雲

太白戲聖俞 龍咆石本作龍跑 九域石本作疊擾 空山石本作山中 下 看石本作視

澄心紙 空能一作徒能

居士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荅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
共念到幾時春風約田鏕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
歲月坐易(一作君)失山川行知遥回頭三千里雙闕在
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
(一作亦)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胥僮僕相問喜馬
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
期駐征軺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

家既狐貂君行我卽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
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
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
卧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
君命固有嚴羇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

馬飢齧雪渴飲(一作行踏)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寒)峥嶸馬悲
躑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横我謂行人止歎聲馬
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長亭)
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
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
何須(一作煩)勤遠征

風吹沙(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确犖悲摧藏當(一作窮)冬萬物
慘顏(一作無)色冰雪射日生(一作爭)光芒一年百日風塵
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鞭鞍)(一作起)馬行勿遲酒熟
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作憶昨呈劉原父)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
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
火人諠譁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
我亦隨往矣行卽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
(一作日)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路新雪馬盂山西看
落霞風雲(一作雪)暮慘失道路磵谷夜靜聞麏麚行迷
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有)沙客心漸遠誠易
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秪(一作纔)十日君先躍
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
(一作本朱)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

役老去尚能觴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
盈車

贈沈遵（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

（一本序云予昔於滁州作醉翁亭於琅邪山有記刻石往往傳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情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年冬予奉使契丹沈君會于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出琴而作之予既喜君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以贈之）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
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
傾（一本有為君弄百慮各以兩字聽兩句）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
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
橫沈夫子恨君不為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醉翁）山間亭
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
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
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共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遶太守籃輿酩酊醉花歸六句）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
憂患十年間（一本客字下作爾來續十年酒飲不得斯叢外飾就可樂還）鬢髮未
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
子愛君一鐏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曽是醉
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一本末兩句作高懷所得貴自適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

（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悲黃金）

答聖俞（一本題下有高車見過）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一作就）
翁何所為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
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又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
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弃水為
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漣漪入門下馬
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澄薪熒熒煑薄茗四顧壁
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何）涯
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
有（一作得）君家筐篋滿美持才大（一作多）名高乃富貴豈
比金紫包憂疑貴賤同為一丘土聖賢獨（一作長）如星
日垂道德内樂不假物猶（一作所）須朋友并良時蟬聲
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醨玉堂官閑無事業親
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弃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illegible]）

奉祠嚴祕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
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
多病慙厚祿早衰歎除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愁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

煌煌胥閭金兩鬢颯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
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泱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
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筭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擯
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
頹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為可勉
仕宦布寸祿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為)文章本以代
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
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

壯士易為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
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屛歌(一作和張生鴉 樹屛 一無和字)

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
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
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
橫樹(一作其)間煙埋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
是吳家石屛者虢工剜山取山骨朝鐫暮斲非一日
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一作造物)之
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刻畫醜與妍千狀
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一作日)夜不得閑不然安得
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
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
獲(一作乃爲天地獲)人天地雖神(一作有公)藏不得又疑鬼神
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一作故)傳張生自西
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
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本古詠蝦上)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
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
於(一作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
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
邛巴水載每連舳陸輸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怪雄
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鰕此蛤今始至其來何
晚邪螯蛾聞二名(名車螯一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
斑爛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
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慚海上翁
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己字)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

而我獨何為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顧吾生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一本上題知聖俞 下注呈楊直講）

淺山嶙嶙亂石矗矗山石确犖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倒轍傾輈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褒（一作）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纔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古）有數家筆畫古（一作文）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一作即）為富豈必金玉名高貲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飢

答梅（一作和無答字）聖俞莫登樓（在禮部貢院鎖試進士上元夜作）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滄隙纖靄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銜山祝千秋緣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咻清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一作沖文）角車如流婭姹扶欄車兩頭軃鬆垂鬟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侍輕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鵂鶹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裯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愁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麰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為善不可遲（一作遅）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酩酊一樽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兎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兎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瑶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兎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唳低垂兩翅趁節拍（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嬌饒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

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遥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憀纖腰綠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鶴行而啄青玉觜枯松脚兔蹲而聚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坐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摻摻眼睛活若動不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

不盡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覩物覩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靜夜雪色凌清晨二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誚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一作去）東家看舞妹須防舞妹見客笑白鬢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鷴

有詩鶴勿喜無詩鷴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呀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一作似）聽詩鶢鶋享鐘鼓魚鳥見西施鷴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子為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鬭勇如聞鼓鼙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楹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踉兩脚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鷴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鷴從我今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遥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看養鶴鷴又如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牆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眾草間露此紅的皪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昃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牆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

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
物理固如此去（一作合）來知奈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
悲歌

刑部看竹効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
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
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閑濯濯生意足
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醁黃昏人去（一作黃昏寂寂一作寂寂人去）
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香）鳥宿

居士集卷第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illegible]則止（一作即止）
[illegible]斷（一作瑑）雄雌（一作雌雄）
[illegible]但喜（一作知）
[illegible]離肝瑑腎（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白鶴白雪毛（石本作鶴經霜毛一作雙）嬌饒（一作妖嬈）爭買（石本）
（作買[illegible]）
[illegible]摘花還見李（一作花枝）

居士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歌（一作醉翁吟）

沈夫子胡爲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絕滁
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一作泉）溜白玉懸青岑一瀉
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一作歸）醉倒石上遺其簪雲
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一作琴）黃金寫我幽思窮
崎嶔自言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
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
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
山名雖（一作[illegible]）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
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illegible]）
（[illegible]）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
國恩未報慙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眞一
翁心以（一作已）憂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
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
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
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

始摘纔三四金奁獻奏疏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累累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守歸無此附謝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持橘子其第〉

送吳生南歸〈一作送吳孝宗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達〉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一作編〉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瀉〉我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遂迷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猳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一作景元〉赴襄陽〈一本無下三字景元二字〉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羅穀纖麗藥物珍枇杷甘橘薦清罇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黃橙擣〈一作新橙擣〉虀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沄沄斜陽返照白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輪〈一作朱輪兩〉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罇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洺〈一作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爲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楊州劉舍人見寄之作〈一作酬劉原父見寄〉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挿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爲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

風霜若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
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
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尚冀一相遇
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
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覷天巧
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鑑中兩鬢甚秋草
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年(一作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
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蘂送以清

歌裊為君發朱顏可以卻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褎女奴彈琵琶戲作
呈聖俞

大紘聲遲小紘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
枝惟啄槎牙(一作枒)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
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
語山路磽确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
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
指撥硬功曹廳吟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為爾飲
盡黃金觥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
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
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
容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
秀無奈長飢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誚渠人生自足乃
為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一本作亳州非)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
嗟千金市馬惟市(一作買)肥騏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
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一作發)吳越暮燕陲
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

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胷不自疑世路迫窄多
穽機鬢毛零落風霜催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
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搖
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騑贈以
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

風吹積雪銷太行氷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
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
粥香留連芳(一作風)物佳節過東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一作知)太平州[illegible]

古堤老柳藏（一作揚柳掛）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打鼓插旗催發船）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一作饒）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串累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本作爲）然交游一時盡英（一作髮）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一作爲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舉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一作寄贈）洛陽花淵盤關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浥謂我嘗爲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一作花）籞相連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黃魏紅腰帶鞓潑墨齊頭藏綠葉鶴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抆睫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爲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力懶難勉強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囁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一本云表臣）

齊人謹（一作運）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粲若有條理惟（一作雖）非三王法儒者猶爲恥後世益不然權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箠笞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鈦厥趾工作而商行（一作與商賈）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爲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譊譊夷吾苟今（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堤樹毿毿汴水流瀰瀰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一作

（龍未蠬嘉）起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宜（一作疑）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采摘不盈掬通犀銙小圓復窊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蒻包褁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錠（一作鋌一作鋌茶錄多用挺字爲古樣 錠字去聲詩鋌鋌字上聲則錮鋌書）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眞物有眞賞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一本云茶歌）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若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蛇（今江浙茶言多地圖）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窊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如）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眞（一作誠）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一作病）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蟇僮奴傍視疑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譟聲哇哇

樂郊詩（爲劉原甫作一本注云又鄆州東園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遠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爲本其意

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爲聖俞作一本云前一日是西遂助兒飯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憐）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爲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一作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衆人喜不（一作莫）惜金錢散閭（一作都）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崇政殿後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一作急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爲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本注閒士有欲身數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嫁(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一本有)子華內翰(崇政殿後考試作)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眵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踈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諠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老病對此不知猒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崇政殿後考試人家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一作官)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遣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囀忽飛去(一作來)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一本二字作人)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搖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顧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文章高一世論議(一作議論)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顧我）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已朽前者旣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停手

居士集卷第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謂桀郊詩有水出逶夷夷平也傷也與逶字不類按說文逶迤斜去皃集韻委曲自得皃詩作委蛇漢書作逶蛇恐合作逶迤而蜀本建本羅氏本誤作逶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離騷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蓋變委作逶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又以委為蝼孫綽天台山賦旣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集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今作逶夷乃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逶夷二字初不必辯著此以為輕改字畫之戒

[redacted]我前（一作在前）顏回（一作顔子）雞冠（一作冠雞）祀上帝（一作祀事）

[redacted]行人舉頭飛鳥驚（一作衆鳥鳴收衆且驚）

威以錦囊（一作古錦裁囊）

[redacted]還來（一作歸來）

[redacted]事年少（一作少事觀）復何為（一作復亦）力懶（一作力之）

[redacted]三月（一作二月）此為（一作筆末）向空（一作向箸）

[redacted]豈如（一作豈知）亦奇絕（一作亦各）偶分寄（一作偶忽）疑復笑（一作復且）

[redacted]老病（一作老翁）年少（一作少年）

[redacted]光輝（一作光耀）

[redacted]佳果（一作佳菓）

居士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一作絲)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一作塵)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

愁惟苟得一從僦舍(一作廬)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閉)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遺(一作放)閒何愜適從來羸茶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蟯蠓任緣撲蠹(一作持)書懶架抱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一作死生)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群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苦暑君勿歎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清霜忽以飛零露亦漙漙霜露(一作時)本無情豈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揶髮變新白鑑容銷(一作集)故丹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跳丸攫攫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為藥誤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頹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皎皎升蟾蜍

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魖搜身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闃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態晦明難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攫攫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閒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蝦蟇鳴竈下老婦但欷歔九門絕來薪朝爨欲毀車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為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

宫闕行能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盡歸歟
吾居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毋明年春玉兔（一有子字）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為雪而為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夭厥齡豈知火維地荒絶漲海連天沸天（一作大）（一作天）熱黄冠黒距人語言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一作州）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最稀（一作遠）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遍歷海上峯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飢有啄羈紲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脉）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歸託究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一作筺）得枯魚乾鰕數種強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諠譁慙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一作我）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壓類寒鴉妻兒強我飲飣餖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觽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卧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一作寵）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爭欲强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一作吁）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一作其）意斯為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

留連與闗東帶索馬去卻鎖塵匣包青氊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卻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藹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敞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缾卧牆曲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一作飲）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闉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雖情落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犂汝陰叟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蠃蜆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龠（一作掛）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一作小）既若斯其大有（一作其大者 一作大者固）莫測波濤浩

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一作久始）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所）析骨節駭專車鱗甃（一作芒）侔劒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一作物）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 一作偶傳入）京國乾枯少滋味治（一作平）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一作得）君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 滄州向人防察見寄 以以分專寄聖俞）

送刁紡推官（一本無二字）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

是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功屢）北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耒耒家為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乃一作）中悔彼在吾性（乃一作）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節槩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為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

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秋冬二首命聖俞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脉野水泛灩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囀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一作此曲）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哉經歷灘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一作獨）涵去澹奔濤擊浪常喧豗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淨練（一作綠）無纖埃楊瀾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

來光蛟深剫歆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涎涵未
及祝五色鬈（一作黑）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
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剫但有雨雹隨風雷千
奇萬變聊一戲豈（一作貴）顛溺死爲可哀輕人之命若
螻螘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蝦何足道猷飲但覺
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爲守此空牆陾陶盆斗
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
日炙愁暴鰓魚誠不幸此跼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美）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
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
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
拙女（一作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
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
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
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年）少力方
豪嗟我久衰歎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聞）名早意氣論
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須管爲物雖

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
樓坐中辭氣淩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
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
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謳師
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
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齏鹽太學
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頷鬚已白齒
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歎猶可彊閑屢偷不覺歲月
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饋餾良時易
失不早收蓋棺（一作[illegible]）瓦礫遺琳璆薦賢轉石古所尤
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
幽翩然素旐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居士集卷第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redacted]哀憐（一作矜憐）臨事（一作任事）嘗聞（一作嘗聽）好飲（一作愛飲）
[redacted]以飛（一作已飛）共促迫（一作共苦）
[redacted]得酒（一作爲酒稱）
[redacted]煌煌（一作皇皇）落實（一作實實）
[redacted]剖析（一作斫析）
[redacted]見於書（一作讀書載）
[redacted]穿傷（一作損）
[redacted]晚驚（一作晚驚）
[redacted]無常處（石本作隨山川）漢宮（一作漢家）
[redacted]揚聞左里[redacted]（一作左嘉蕃）輕人之命（石本作奈何人命）魚誠（石本作魚生）幸此（石本作幸遺）能決去反（石本作決去猶可）

居士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九

古詩三十首

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摩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母栽當暑種，穿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摧鹽隨晨旭。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沖卿學士（分得貴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旅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菊叢，新苞弄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凄涼。摩驚方盛集，離鴻獨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爲政，朝廷須儁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擷其黃金蘂，泛此白玉巵。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

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廩芻風誰能追
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
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
以答之（一作寄題滑州公儀龍圖歸鴈亭長句）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秋草風吹春復
綠南鴈北飛聲爾爾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
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一作北）鴈將歸時爾
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
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
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
不然慷慨（一作感）功名垂百年況碑身後念陵谷把酒
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琅玕
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
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
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興餘方掛冠
臨風想高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
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或低
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咿咿呦呦若軋
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
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
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足脛其名為鬼車夜
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
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
舌遶一（一作十）喉口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
周公居東周猒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
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
自從狗嚙一頭落斷頸至今青血流爾來相距三千
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
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一作點）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
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
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
却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
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一作聲鳴自從蘇楞
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
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
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
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
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
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
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
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
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
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
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兵一作交乘勝方
一作多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
日在几書一作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
名惟期脫貧賤志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
一作意後便可焚筆硯少貸辛苦時惟事擬與飯歲月
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
日清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安宴漸追
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
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
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
舊讀書簡編一作編簡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
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
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
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
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屋潁水岸平生頗論述詮次加
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
非訕

鷄鵶詞 王建作

龍樓鳳闕閣一作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
愁夜短綠窗鷄鵶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
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妝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
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
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籞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潁河東岸村春一作陂閣山禽野鳥常晴一作朝
喈田家惟聽夏鷄聲鵶鵶京西村人謂之夏鷄夜夜壠頭耕曉月
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鷄頭有感一本無有感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芡觜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賣五岳宮又鄭州雞頭最爲佳）爭先園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醅如玉醴自慙竊食萬錢廚滿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荇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美一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爲可喜何時遂（一作至）買瀕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無上六句）金（一作十）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空床（一作清風）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

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遊者（一本四字作世之人）但愛其人而莫（一作不）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遊心太虛逍遙出入（一本二句止作逍遙太虛）常（一作嘗）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一作爇）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嘗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隶）而（一本無而字）滑稽玩（一作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丘壠亦相望

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或）解如蛇蟬換骨蛻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

人生不免死竄鬼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
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
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寂寞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
彊顏悅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猒有求期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
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羇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
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
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
身雖草萊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
矧亦有吾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
坐驚顏鬢日摧頽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
水焦陂四面百花開

昇天檜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
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
乘變化所以為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
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
事茫昧真偽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
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 注一本無憶字 注陂作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
熟秋水魚肥鱠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
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
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
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
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冑多年洗耳
避世喧獨臥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筭心無心自
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慇懃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
為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
一作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
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慙媿主人恩自非殺身難
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穫南山鵲鵲
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
吹百草香飲泉齧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
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
向此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
煙一朝垂衣正南面皋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
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
疏清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
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蠶胖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一作叫)雨正是山齋
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群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
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

紛紛紅蘂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
物肯爲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
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
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音遮)鳴繅白繭麥熟囀
黃鸝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違時得寵
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爲收取玉堂揮翰手卻尋南
畝把鉏犁

射生戶(予知亳州射戶有獻狼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
食我羊狼豹誠爲害人物縣官賞之緣五疋射生戶
持歸爲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爲弦弓毒
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
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
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
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居士集卷第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衆賓一作賓
歸雁亭 御見一作書
食雞頭 鄰城一作鄰人
風聲 蕃無獻一作音會
積大雄 自傳一作相傳
朝廷花 紅藥一作紅藍
出部有處 鳴經一作鳴鐘
促仗 碑本促作捉杖重案府封家唐書儀衛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又五帶刀捉仗列生手東西廊號曰內仗又云內外諸門以排道人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成都眉州錦州衛別大抵本並作作吉州本及時賢文集並作捉

鎖池臺 鎖碑作瑣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
樹搖秦甸綠花入輞川繁若過西來旅時應問一作望故園

徽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晚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一作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 一本注彭城公白蓮庄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袞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為一作念

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歸然存山氣蒸經閣鍾聲出國門
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名鑑）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
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痟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
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旐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藁病作越鄉吟
萬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齎志永沉沉

雨後獨行洛北

北闕望南山明嵐雜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
樹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本注西京作）

一雨郊圻迥新秋榆棗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
燒出空槎腹人耕廢廟垣閒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巒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
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一作直）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
閒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作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
行歌採樵去荷鍤刈（一作治）田歸秋（一作村）酒家家熟相
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

周禮恤凶荒軺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
木落孤村迥原高百草黃亂鴉鳴古堞寒雀聚空倉
桑野人行饁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
墐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
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擷畦東皋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
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鬢橐金久為江北客能作洛生吟

罷亞霜前稻鉤輈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飆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
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鵶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
征鑣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
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散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窗夜自明

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迸）山鳥入
城啼賓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猒隣（一作林）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
寮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袞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
霡霂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
隴上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

帝邑三川美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蘤發青林
南畝猶須勸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一作車後）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
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楂
高樹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徙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客徧（一作偏）入梵
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嵓自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

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遲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芳）沼殘花點
綠蘋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
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
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
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
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乏凍醪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關一作闕口路猶見洛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雜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宅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　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關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以事偶至此宿張郎明日遂至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來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椹澗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逸澗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病質驚殘歲歸塗猒一作[illegible]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閑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illegible]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懾北虜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麈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莢新岑年多武士玉塵重嘉賓野燐（一作燒）驚行客烽煙入遠（一作塞）塵蟹書沙上雁時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襃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煙）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晝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島外飛孫城秋桃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本注知被澤州辟不行）

梁漢襃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作送朱處仁）

為客久南方西遊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穎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編（一作偏）識洛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送王尚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滯）城起畫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遥知為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尚喆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間

送餘姚陳寺丞（未）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似）仙鳴蟬汴河柳晝鷁越鄉船下瀨逢江雁驚氛落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龍）水能斷楚人腸失意辭京國羇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雁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墟河近聞氷坼山高見雨來官閑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槩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為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哉利献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遽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一作綬逢明主馳聲著兩朝莫極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袞哀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栢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漸轉帆遂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滮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蓴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 己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飜使留一作流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窻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

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峡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嶂一作壁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客一作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

濺濺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峡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況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一作山河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峡州

居士集卷第十

熈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熈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redacted]兩外（一作後）

[redacted]越鄉（一作山）

[redacted]（一作星嘈寥丈）

[redacted]寒碧（一作焚霞）

[redacted]賓主（一作王）

[redacted]馳馬（一作縣馬）

[redacted]經年（一作踰年）

[redacted]征鴈（一作秋鴈）

居士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三峽倚岩巉同（一作南）遷地最遺物華雖可愛鄉思獨
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筍叢橘長
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鬭摘椒巴賨船賈集（一作巴江船賈至）
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荊俗民風載楚謠俚歌
成調笑摻（一作搖）鬼聚喧簫（夷陵之俗多巫祝人好祠樂每遇祠時里民聚百共歡莫踰里語之詩思因此事成詠）
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
催晏歲牢落慘驚飆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
朝見虎官舍夜聞鴞寄信無秋雁思歸望斗杓須知
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携寒山帶郭穿松
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
深溪為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字照鄰）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

微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林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手日相從樂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毅日雪雲猶斂蹤欲晴花氣漸氛氳一鑄萬事皆毫末蜾蠃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徧鞚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一作虛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斵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趁一作趂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蔥披條泫轉清晨露響葉蕭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窻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鳥聲新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鐘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一作刹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哢已交加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歲已窮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為野服以相遊嬉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爲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携酒

問鄰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荊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作代書寄舍人三大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臘市漁一作鹽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鈎輈一本有訟庭畫地通人語邑政觀風閑任拙土俗雜輕人自樂山川信美客偏愁四句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寄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一作酒)盃須信春風
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
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
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燒(一作象)
畬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
爲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遷謫厭荊蠻惟有江山興未闌醉裏人歸青草

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亂)風前亂(一作舞)飛
雨蕭條江上寒荻筍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一作我自)還浪得浮名
銷壯節羞將(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
(一作異花向我情猶)笑芳草留人意自閑却到(一作行至)謝公題壁
處向風清淚獨(一作狂風清淚落)潸潸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
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
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旌共飄颻
前日賓齋宴今辰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
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一作可)得在
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萬里不知春
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皆)說畏愁牛(一作牛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

下(一作進)山行百轉却從山腳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一本題作別鎮陽守沈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
醉(一作看)(一作賞)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
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泰州田元均

由(一作近)來遠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
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
就高樓對隴(一作塞)雲莫忘(一作豈)鎮陽遺愛在(一作地)北

渾桃李正氛氲（一作春深桃李正絪縕）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遣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足）劍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欒城遇風効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暖律號令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頹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靄顛摧解立莖五山搖岌嶪九鼎沸煎烹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過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

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砉劃雷軸助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舶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纓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鐺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埤（一作梅）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

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淀裏新來鴈趂伴南飛逐（一作何事來隨南）越船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

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遶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瑯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與晉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一作來按屬城楚館尚看
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
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色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為政留遺
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謁君芝蘭芳可襲溫如金玉粹
而純交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陰野新鳥啼晴風蕩漾落一作斜日吹晴花
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月酒醒春已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
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
老一作盡來往一作空遶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
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囀千聲隨一作任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
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煙一作煙雲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
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
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攜嘉客踏雪來看群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頹顏衰髮互相詢江湖我再為遷
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
逾新山城寂寞難為禮一作客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

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祗如
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閒遶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
笑啼鳥猶為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憐手種樹
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攜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更一作靜掃廣庭

寬(一作闊)百畝少容明月放(一作出)清光樓頭破鑑看將滿甕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更)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一作喜)自裁綠(一作叢)叢高下幾番開中庭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墻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撫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遠臻飄颻初未積散漫忽無垠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往來衢更合高下著何勻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畫輪馬寒毛縮蝟弓勁力添鈞客醉看成眩兒嬌(一作驕)咀且嚼虛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飢(一作饑)雀噪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解楫方欣待儁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峥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一作觴行)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黃楊(一作日與郡官小酌湖上聊書所見)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啼(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一本作好)月閑撑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爲之詩)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漣對女郎(青漣閣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蕖蓋水平郡伯樹花四望極日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平昔株蓮千朵神以盡金圍繞坐席紅袖傳來酒令行又嘗令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為酒令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一本作雲初合自生煙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居士集卷第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闐本注夷陵俗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餕其餘里俗謂之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攃朝佐按類篇攃初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攃按集韻攃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改作攃一作攃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答蘇子美 俚歌石本作祠歌 攃鬼攃石本作祭注文卻引攃鬼事
遊東山寺 冬後石本作冬至後 幕府一作幕下
龍興寺小飲 氛氳一作氣氳
手植楠木 泫轉石本作淯疊
獨遊東山寺 交加口交一作字
夷陵書事 向君羞君一作春石本同
寄子山待制 京本作今日報蘇陽守有行日某不又可出句令先寄子山待制四兄二絕
送沈待制 方喜一作方勝
汴河聞雁 新來一作秋
送劉都官 都城一作門

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一作深紅淺白）

送楊先輩　高堂（一作高年）

答呂太傅詩注　挿以（一作揷之）

居士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一作寄）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
遺（一作傳父留）老説世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閨引籍子
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為縣政（一作意）何如
鑄組樂無涯

喜聞嘉譽鵠淮壖又看吳（一作迓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
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憂傷白髮）吾今爾
仕路（一作宦）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
少（一作更）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
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
夕陽所得平時為郡樂況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
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簟尤愛晴香入
睡軒乘興便當攜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西湖）

菡萏香清(一作綠蓋紅蓮)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
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
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令今為白髮翁
俟時君子守(一作安)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
困窮

送揚君之任永康

劒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
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箐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
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一云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鎮先年老因憂
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
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以(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
憑忠信松栢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
首稱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成四韻以叙郡懷)

楚肆囚知難衒玉丘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
用報以雙金豈所(一作自)宜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盃
杓(一作酌)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咍噱欲展須於欲睡時

(媿作之集)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屢賜去篇宴惜謹依元韻抑述)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衒詩憂患飄流誠已
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
酒漓兩辱嘉篇永為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
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輙成(一本作成四韻因)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為天下
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
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亦疑春多病誠有可嗟謹依元韻好朝來一本於望春多病下文有略綵少賦四字)

醉翁豐樂一閑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改

節因吹柳絮惜殘春（盧照春罕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歎和韓覺秦甚強）到處何曾許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飜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因）拙政然一雨雖知為美澤三登猶未（一作未足）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携酒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澗栢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㷭蒸麈柄屢揮容（一作一書）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惟以琴觴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一作老）自薰（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溪是公所開也）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羇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恥因緣憂患經多矣疲駑尚勉旃凋零鷩谷友（續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下）憔悴為池邊忽忽良時失區區俗慮開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一本作嘗）無倦餘談亦可編（每蒙公論讀皆立朝行已之節至於談笑之間亦多記朝陛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希驥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一本注云即杜相公太子賓客王渙光祿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尚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閒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篡松老無風韻自寒閒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一作為）傳（一作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一本云近以槃苗茶具為獻伏蒙寵賜嘉篇云云謹於刷一韻首課成）

槃苗本是山（一作仙）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一作在）世豈惟榮耀說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卻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鎻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羇客多傷游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聖原父)

禁署(一作署)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連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衣單水精宮鎻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退衆甚陽諸公飲)

玉陛朝罷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漸疎嗟已老(一作老鮑)得朋鳥樂偶偷閑紅牋搦管吟紅藥綠酒盈罇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一作宿)馬上口占(一本云呈子華子履)

淩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宮槐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藹瑞氣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鞘向(一作入)紫宸金闕日高猶泫露綵旗風細不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山)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即事)

巖嶭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作西溪)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欲聞歸騎多(一作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採花百囀黃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僅予每許陪高)唱不得罇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日)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韉(一作鞍)驕躍躍貂袖紫蒙蒙朔野驚飆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跨天險高難畏路窮)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一作成)風松壑寒逾響氷溪(一作

(漢溪)咽復通望平愁驛迥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斫(一作研)冰燒酒赤凍(一作研)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祗事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作過雄)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頭見暮鴉)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緜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羡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儤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青鐶賜(一作[illegible])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流)落凋顏鬢晚得飛翻接羽翰今日還聞催遽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自此而下二十首廿禮部貢院唱和一本云見二十二首皇二首見外集)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裁(一作[illegible])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鵷鷺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閒繞危欄(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

煙霞外似閒天樂夢魂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啼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閑袨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適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束）馬追朱幰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隨（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

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携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敍儀謝景仁禹玉）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棘秕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玉年前方入翰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修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鬢先華（禹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作和公儀正月桃）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況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水）天街凍歸

去梨花禁藥殘縱使閒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一作[illegible]）

春雪（一本上有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夕）風聲惡寒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勸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灑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參答禹玉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閶，一鎖南宮隔幾旬。玉麈清談涌永日，金鑪美酒惜餘春。投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一作答）公儀贈白（一本無白字）鷳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一作[illegible]）意有云。但見尋常思白兎，便疑不解辨紅裙。吟窗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愁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一作依韻）（再答公儀白鷳）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

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螢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踈，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鷄趍，病識陰晴似鵓鴣。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泱漭，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怒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爲翁寒食少（一作且）留餳。

和（一本有禹玉字）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在李賀詩）。莫嗟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書定號和禹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禹玉書定韻）

衡鑒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鄭，善惡辨卑共。揮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胷。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真才得，寧（一作何）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三雍。

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牓一作和公儀）

（上馬有作）

僮奴（一作奴僮）襆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文章紙貴爭（一作誇）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共向冊墀侍（一作待）臨遣，莫驚鱗鬣化風雷。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熈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熈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京本作某啓謹吟成紀德陳情細詩二章拜獻太傅相公雖不足揄揚大君子之盛美亦聊伸門下小子區區感遇之心干冒台嚴伏惟鈞慈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示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叙謝懷兼伸誠悃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京本作某啓伏蒙累賜嘉篇過形褒借在於眷拙何以當之謹依元韻課成一章聊述媿佩之意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爲恨某亦纏於多病昨無少暇有可娛謹依元韻輒抒鄙素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示喜雨之什過形獎知感愧何當謹依元韻奉和少伸鄙悃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嘉篇謹課成七言四韻以叙謝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去思堂詩曲有褒揚形于筆翰有以見大君子樂善之心而小子蒙幸之厚也謹課七言四韻叙謝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長篇過褒後學其爲榮幸何可勝言輒述鄙懷抑叙感榮隨高韻文不盡誠仰愧台慈實深愧悃

答杜相公惠詩 京本作某啓近以葬姑蒸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而有以顧孤高無容攀企幸殘累日熟不能成智力俱竭不知自止謹於則韻課成一首伏惟采覽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酬張判官 泛溪 一作示泛溪之什

贈歐世英 之才美 一作才之美

手植雙柳 從老 一作後

憶幽谷 寫取 一作去

和韓學士 誰能 一作惟書

題滑州繡園 遥知 一作長君

奉使道中 地里 一作理

又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朱幰 朱一作珠

和出省 聯騎 一作連騎

居士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章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閒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採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

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見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罥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闕）沉沉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摵摵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既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賞）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詩病頻）

送沈學士知常州（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颭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

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儁髦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秖思相伴老漁樵

奉荅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遒）老速物意逐時新貫酒鬬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勉）強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聞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氷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澠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鞾事初欣迎社鷰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鶯簧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憀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玉顔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荅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芳（一作春）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瀲灎十分金巻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與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匀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鞓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鞓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事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苞）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居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爲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房）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爲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慙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一作知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窻軒惜不搖嘉樹銜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愛紫貂溫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鵝鳳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懽賴酒（一作一）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閣）閑宴樂羣居賜馬興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

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儀頌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諷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堪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雖躓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數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爲洛陽

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君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常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皐門路寢闢奉親昭孝德惟常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謨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戕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一作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翣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攀接塞康莊西送靈車過故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逼曉風行隨衣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生惟應覓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岧岧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颭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illegible]作空）有鈞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送王廣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飛白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驢褐小雨班班作鷰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

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談今已白刀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一作齋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畫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盡掛冠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士（[illegible]作雲林高臥客）十年騎馬聽朝（[illegible]）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黄道日街闊緑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羣彦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禄歲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閤雨中

直閤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緑苔人迹少黄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瑶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遥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宫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峩峩出緑槐琳房芝闕聳（一作竦）崔嵬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居士集卷第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redacted]相伴（一作相逢）

[redacted]驚畫（畫一作實）莫嫌（一作莫懷）無憀（憀一作寥）

[redacted]笑語（一作語笑）

[redacted]歸後（一作去）

[redacted]（石本作云崇君景靈致齋書事奉假客官舟書太學史院五君子伏惟采覽遺上）

[redacted]躊躇（一作踟躕）

[redacted]屛（石本作康）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懷）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滁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
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閑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稟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酲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含慚）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
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
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凄凉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使（一作
史）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
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官嚴大饗吉土兆精禋
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群動洽慶與一陽新
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決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銷九陌塵東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
宴節正須（一作好）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曆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
傳盃瀲灩碧琉璃瑩水淪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霜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一本有詩字）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一作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本作禪）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朱）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星暎作解）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富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榮）禮數優棠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熙寧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人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蕊布柰朋實白如凝脂布製風甚溫不減蕤褐也）頻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翰作學士兼史館修撰書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情檢封遠命天章閣錄本付院仁宗國章天章見書史方錄團史恩余上言去今賜貴封攝一歲累子一合恩圖茶一斤柯賜中使詔余云上以學士被新鳥闕史不易遂有此賜緒自復月一鴉遠以為常僅余忝二府輔賜不能）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其一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遏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一作攝）羌方聞罪册成仙鼎忽遺弓霜清日蒔簫茄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致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廵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

石麟白首舊臣膽盡蕓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閑揮白日長預約詩一作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絶

黃栗留鳴桑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舍時赫赴屯社局時社道過機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

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粱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閑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熟一本作畫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畎畝興闌吾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 一作呈潁寄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疏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來一

鹿車況（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一作披蓑）笠伴春鋤（常交有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閒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雞鳴日出林光動野閒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繞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盡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嵯峨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蔡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齋餋丹道士頗如王燮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才）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許昇處作三絶見索拙句輙爲四韻奉酬

能茶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掩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

惆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晚發齊州道中二首（一作青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一作嗁）書海浴朝暾圖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一作聊）歲已暮誰得乎時爲郡樂自憐消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征軒一作晚歲）三齊舊富閒人行來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閒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

愛流水（潁洋水一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甚遠惟北亭高處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
顔頹田二頃春蕪没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潁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爲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値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
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
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樓南陌
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
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雞豚樂天寒鴈過稀
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採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
徑牢落生涯泥一杯獨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
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禄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
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换
頹顔惟愁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韓公創亭）

巖巒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疑元光今華哀叢壑遺文已蹤昔）泉落
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鼠泉邊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
巖鷹（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頻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横琴銷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
脱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猒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鷺喬木成陰百囀鶯載酒未妨佳客醉退高仍見老農
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本此篇已下係謝答安陽韓侍中五絶）

白首三朝社稷臣壹䕫夷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勒
元勲不須投簡擣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

昔慙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
雨被衮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掖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illegible]）

觀魚軒

當年下澤駈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住望愈隆心愈
靜每來臨水翫游儵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
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
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

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
足（一作得）買輕裘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穎水傍

留題南樓二絶（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素頭）終日面孱顔須知我是
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麽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醉餘歡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今萬物
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顔

答和吕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轓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
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髣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横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鷃敢言家廊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羸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胡佐致公家定本如謝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不重出

■本惟亭淳作高亭餘並同正文

潁州唱和 東潁一作西潁 何為樂一作多暇 還

靈駕發引挽歌辭 顯晃一作光

郡齋書事 秋熟一作秋色

書懷 春鋤一作[illegible]

表海亭 亭亭一作高亭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黄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黄楊樹子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

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漬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隱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嘯山鳥之嘲啾衆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然)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藥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

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爲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
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
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
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
將（一作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
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illegible]云予因[illegible]書起作賦草[illegible]見一[illegible]而[illegible]小[illegible]中之不去此見他日[illegible]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illegible]方字星瑣[illegible]作余[illegible]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
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
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
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
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星瑣聲字無）余謂童子此何聲
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大）此秋聲也胡爲
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
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
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
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星瑣者字無）乃其一（一無字）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星瑣有大[illegible]字）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爲動物惟物
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爲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
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能（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一有能字）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一本作黝星瑣作[illegible]）然
黑者爲星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
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如）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搖曳
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
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
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
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
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一作而）
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徼)無人迹兮乃龍虵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鼀蝸之蹈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兮壁蝎伺余於室一作蚊幸余之屋坐)賴有客之衰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與一作寢)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蹈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䖟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蹷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痹而猶攗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夢寐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鬟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䰟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覦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葢藏稍露於鋪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一作醉翁送)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作止）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會余（一有者字）于（一作於）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之來二字作翁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哳於翁前兮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遺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嶺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

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一作當）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

捫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一作蕃）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雜同（其三）

雜說三首（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篇止此）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篇首）

居士集卷第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 多黃楊樹子（一本無子字） 濆激（濆一作噴）

[illegible] 崢嶸（石本作崝嶸）

[illegible] 又如（又一作同） 空廬（空一作室）

[illegible] 丫髻（丫一作髮）

[illegible] 作醉翁吟（作一作為）

[illegible] 任矣（此下一有于字） 學也（此上一有於字）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爲（一無此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紀爲前後二十二字）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書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爲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眞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與夫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

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捄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殁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袪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
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
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
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
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
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
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

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
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
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某作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
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
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
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
時而絶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
絶晉得之而又絶隋唐得之而又絶自堯舜以來三
絶而復續惟有絶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
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
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
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
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
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
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
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
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
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

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
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
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與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

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平周

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屬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遺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

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幷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

為魏說者不過曰於一作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并一作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強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當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絶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没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居士集卷第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致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統等論爲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十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illegible]以謂正統（慶曆文粹統字下有者字）

[illegible]秦起夷狄（夷一作戎）符生（當作苻堅也）

[illegible]益之（此下有以字）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生)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忍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

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説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内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説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

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爲説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六字一無此）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弟一作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一有以字）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朋書議四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梁一作不黜魏梁而辨）不爲僞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有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

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之（一作）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

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乎不黜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呑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

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知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君可用用之宜矣輒取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本論初有上中下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本論上 王政闕（闕一作缺下同）者治（一作者廢）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一無此十七字）其爲（一作而爲）莫知所趣（趣一作趨）操戈而逐之（而一作以）

本論中 蓋數（一作蓋篇）亦有可以感人者（一作亦有所畏而可以感人者）

朋黨論 而已（二字一作其）紂有臣（紂一作受）以辨君子（以字下一有能字）

縱囚論 不點（一作不赦）

居士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辨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卜一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

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爲卦文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卜一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卜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没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卜一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乎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若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古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庬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

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説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説如彼君子之説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説如彼聖人之説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説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

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愼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

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爲得

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肩昌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昌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一作忌〕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

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

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士集卷第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彖象其後刪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彖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卷
明用　無首（無一作无下同）
[illegible]　而嘗樂之事（而一作又）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俟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勑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謙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勑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爾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内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畢修厥官糺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息墮惟其善而是從哉爾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夙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纂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兹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
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
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
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遑寧者
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
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
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
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顧羣心合志一
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
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自正位中宮內助先
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逮及萬國先於正
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
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誼不踐於
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
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凊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
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
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聽政詔候（一作俟）

冊文司徒（二字上有攝字）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寳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寳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皃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音喑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 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 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閩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惟凡上之所欲施寛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　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眞宗素知其賢數

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眞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眞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眞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革一作甚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關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其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殁殁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某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

詞曰

閥世將家大姦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挺（一作挻）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知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誗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盧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

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從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庄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

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刳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

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為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讙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則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蒞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䟽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眞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尊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廖劉黃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黃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貴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究（一作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於一作稱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纛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賁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夢
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毁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
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扞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

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歲桒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
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
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
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
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
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辯
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勠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
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
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
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知
此陳無己談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
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
無己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陳文惠公神道碑 棄官（此下一本有家字）嚙（當作齧）

范文正公神道碑 來臣（來一作殊）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揚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屠不行允恭以許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illegible]有夫敢以法加諸豪公[illegible]少之作[illegible]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眞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眞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于字）以

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眞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眞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踰年復爲

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樿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知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字作某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池率（一作）鄉之原（一作亰）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鄫遂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爲）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乎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特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成否有若蓍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知之公所論議
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杜字
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眞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字
事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
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
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一上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欷
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
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
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
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
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者百餘人以詭一作詭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
吾以術一有得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
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縱出其獄始大稱公
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太
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行為盜以知殺兼其財下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集知害刑疏議匠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本作奏）州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荊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遷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踞）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出指書人擬進用范公事其右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心）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為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在）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豈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上沒也長存）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

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
日（一作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
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璆官至太常博士
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瑛國
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
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昰裔孫
仕于陳李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
道德家潛孝悌邦閭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襃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執槩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
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優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宰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知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一有侍讀字)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怨言陛下雖有(一作欲)物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
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
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
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
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
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
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
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
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illegible]）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願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户七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佰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亢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嘻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違居中閒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illegible]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

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曰丞相張文節公當軸筆喜曰不辱吾筆矣 朝佐按文簡兩爲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爲集賢相實當筆明年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 朝佐按仁宗實錄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繫之至和但史官倒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氏本亦有所據

諫議大夫曾公碑 遣使（一有者字）十萬（一作十萬）數朞日卒（一本書二十日）再遷（一作所贈）龍治鄉（治一作也）

侍御[illegible]公碣 入爲（二字一作又嘗爲）之時獨（三字一作而）近寬（二字上一有務字）曾祖諱微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一本所書如此）

冀國程公碑 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如此）再世（一作累世）

程文簡公碑 久之（一作須之）命置（置一作寘）被貶斥已（一有而字）來降若手（一無手字）堡塞（一作堡寨）猶上書（一有言字）廣平郡（二字上[illegible]二字）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白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稱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愼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

火廷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書一作）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姨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佚）

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闓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所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有一作）黜升淮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
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
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
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飭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
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
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
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
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
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
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
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
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
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
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
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

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
下由王宮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
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
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
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還
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
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
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
曾祖巳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學始)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

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泄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

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富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上訓及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宴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三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一作字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執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冢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勑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悞以筋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為正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東鄙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眞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眞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曰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遷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
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
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
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
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
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
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
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
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
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
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
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
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
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
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
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
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
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
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
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
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
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
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
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甞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讙呼賜以襲衣
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
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
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甞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
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
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一作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
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
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
將雖未甞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逐仕復起
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
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
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
紀）謹按曾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
國公祖諱玄追封邢（一作邪）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
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本有中書）追封魯國公謚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
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
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觔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輿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倚

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韶州以繼美前哲

六

而為韶人榮至於寵䘏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襃有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輟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七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僞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弟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其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還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

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
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
襄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威敏公碑　河南密（此下一有縣字）過險（一作過險）號其軍（一作號令）其軍（一作軍其）能捕（一作敢捕）

余襄公碑　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本知此）兵馬鈐轄（鈐字上一有都字）一某甲子（一作乙酉）成山（一作成家山）猶留（猶字上一有然字）某衛將軍（一作州判史）嘉之（一作嘉之之）廣東西（一作廣東西）入海（一作

州太常寺太祝（一作理評事）大皆適士族（一作外郎郭知章次適[illegible]次方適貢）
（屯田員外郎孫那次適福州觀察支使周[illegible]次適祕書省校書郎李偉[illegible]次適揚州上饒縣主簿張元淳）
（一作初）孫男四人（一作七人嗣恭嗣昌守大理評事嗣[illegible]直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嗣立嗣[illegible]）
（京未壯）

[illegible]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為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欣歡)；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豪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毁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晏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鎭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盡貸貝魏滄[redacted]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君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耆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遷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書不事其厚用不既）（其於）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鄆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嘗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諱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石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若羸病肺喀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喀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襃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其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掞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蔭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者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僧嘗為其縣令聞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没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
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

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
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
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
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窆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
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
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
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
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
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
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篁竹）
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
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
修絜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一作家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
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為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鄉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　然好一無然字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此下一有者字

張應之墓表　幸其疾三字上一有時字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清原鄉原一作源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冶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一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止字不毋為滅燭止之君陽臥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十三年字二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其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出其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此一作無神明其佐宣州歙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淩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遷遂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數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實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八一作上以蔣夫人祔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實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埶埶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毋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知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假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諡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從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複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遷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棟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

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皐（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之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試一有）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貧一作）自力於衣食以長以

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壠）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嘗一作）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

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也一無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作求邪一本有者字）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死一作）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抱一作）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

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貧）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

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一本無也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泱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遊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陽曰除曰隮皆舉進士

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爲考舂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 悉求（一作多求）賢行（一作篤行）

唐君墓表 父諱謂（一作渭）

胡先生墓表 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景祐爲是）於京師（一作於于）

瀧岡阡表 吾始（石本作始吾）

丁君墓表 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也一作巳）曾祖諱輝祖諱諒父諱東之（一本如此）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一無此字）科（一有能字）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一有縣字）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榮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盡）績最後知鄭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録以遺賓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兹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殁也見思（一作殁也見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享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奥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與在子與孫（子一作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之别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曾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葬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知脩舊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穎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臨)禁密花透背
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
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
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
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
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
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
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
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實字蕃于京師以賓母期三年)召
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

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
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
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
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
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傅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
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
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
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
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
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
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
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
其實者畢其方之物實(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
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
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
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
事尤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蓋以
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
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酋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
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
民而堰廢(一作弊又)數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
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
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
治衣擲綫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
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攎無新衣然平生(一有
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一作如也)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
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
(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書以多爲少今予不能乃不暇爲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壹公之事)

何多然繫于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備辨葬其嗣子革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

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領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毅篤志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

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詭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勸俗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若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臭)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爾清京師京師之

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固國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閣)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一作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孫民或妄爭其產公折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思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隱決如迎蒙之

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輙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

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弃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

以右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進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知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材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令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銘曰

辥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叅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煒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疏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䘏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白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辛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陜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氏今為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是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三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 滎陽（此下一有二縣兩字） 及寢（一作反寢） 朱生（一作朱公佐） 朱公

謝公墓銘 終始（一作始終） 善（此下一有攻字）

薛簡肅公墓銘 後世譏我（譏一作識）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且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一無然字）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

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
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
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
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
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
事(一有被以書論得)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
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擒賊得勝)而田紹
(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傳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並門三字)
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
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寀相有言不(一作)可者

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
二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
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一有則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
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致)人奔喪
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
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陜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
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

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趣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
(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
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
州又知陜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
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
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
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
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爲詩爲人嚴毅脩潔
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
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
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
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
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實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
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二字)加(一作特)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
寺丞明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
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蚤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illegible]陵[illegible]人陵
字)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偕追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爲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
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兒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主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猶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後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
輙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治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言出[illegible]入四字)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山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餓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州屬不法三字)爲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尭皆雖押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傭舂公析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並萬一字闕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恩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擬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朞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誅殺之法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史事故一無悄爲不困其中）左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苟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善懲設耶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人一一作一卒）
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
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
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
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
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
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銘）於是又知非
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
可得（之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
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
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杜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

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

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將）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擊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　於許（一作于許）見其（一作其識）時邊將（三字上一字是滿字）

孫先生墓銘　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既歿經經更戰焚）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槀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槀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丞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褒于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一作予時為晝子輸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為可奇其)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辭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子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戲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伯笑)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辯雄

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書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欲以字為攜）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
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
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無所發）憤卒以不得志死于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妻溫氏注三）男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
與（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
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
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
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
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
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
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
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
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
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眞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
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以賂二字）以一二數之
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
賄污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
民能自伸此令（一有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縣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殁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録乎君
用殺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蘄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誠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
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士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乎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
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
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
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
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
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
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
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
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
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
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
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
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
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
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顔回之道著于萬
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
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
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
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
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
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
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
經為潭州醴陵尉盧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

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泰
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
子四人曰淵曰漆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
五年以辛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
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
和皆大邑民喜鬬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
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
失可得而民卒受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
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
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
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漆皆舉進士
漆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漆著作
郎直集賢院以漆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
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
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
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
部尚書皇考諱文贇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
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愈一作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擧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擧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本）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

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又二年）飲之酒（一作以之）獨其文章未衰也（一作猶未衰）文章因為（一作乃為）

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別本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西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隨予時為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為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嚱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

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始不諷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為

夢升而悲

與黃渭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刋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别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横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尓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牾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跋附焉

黃君墓銘 至君 一作墓里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同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判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外乃復起爲比

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文）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判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因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因）辰鼎澧（一作鼎辰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述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逭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狖拒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嘯呼跑蹴驟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困）其守官不爲勢牽（一作奪）不爲利奪（一作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稱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一作人爲）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某卿亦早亡澈今為大理評事敘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敖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顛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及大昌知其然君實有子

（[illegible]）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六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愚聞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忠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刀（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主）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後論公不忠沮討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作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

群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戮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蹟）為人廉潔（一作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字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濮景通景直景齊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枕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御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建）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梅顯（一作[illegible]）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惟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緒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述昭穆緜聯公其歸此（一作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衮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殁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材敏謙謹洸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間溥來撫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晝夜箏輕身猝至按其文簿檢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寄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
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桓桓侍中
國并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
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
氏（一有曰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
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
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
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
法度予因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
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
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
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
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一有子嘗書尚志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璧州遭巢猾
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璧公王孟有蜀或家或
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
仕仕以兄主簿之早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攻專自出令
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
舍人在雒逢饑餔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
觸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
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偕仲父府君始以進士
中乙科（一作太宗時偕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
能名眞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丞字）見見者
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
（一作無言）明（一作至）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
立墀下者眞御史也（一有會字）鄆州守脊化基犯法制
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昵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
君（一有遂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
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盍書二字）銅器十數

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
明年還殿中侍御史左廵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眞宗
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
（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眞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
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貧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
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
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洼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
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用書者御肩浮斷一屠）
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
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劾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
者數百（一作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按擁
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
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驚）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
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
（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
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
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權南書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官為
史者相蠹又而不變清君王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
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
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
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
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
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堊
一有令字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
君諱戴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作寡言是治身儉薄簡書
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止一作閑坐如對大賓終
日不少懈一作不少色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
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謁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

歐文集卷二十九　二十二

園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衰盜据土裂四一作有分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入州自
王傳死于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達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識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粮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歐文集卷二十九　二十三

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明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達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沿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變庫部
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猷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類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豈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誌銘　起爲（一作居爲）疑

楊公墓誌銘　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于二字）

歐陽公墓誌銘　左巡使（三字上一有充字）偽唐（一作南唐下同）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益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觀其發施於事者其
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

知東明前為令者閩門重簾以壅隔賓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強恃力富恃貲
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遷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為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一有兩字）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
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租紿緡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榷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榷之以
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
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
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郟[illegible]縣[illegible]原）寶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堯子雲（一作建下同）子諒子
真子真子堯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時）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疇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違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十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也字）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殿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鈔）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徹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牽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一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䘏其家以其子炤爲守一有字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彊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喜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耶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孰謂不設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銳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榷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决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還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僑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扶藹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録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奕昝不述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而高其閎必偃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赴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鄉縣館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裔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一有集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
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
庫天禧中詔舉辭學發行召試直集賢院令天子即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
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
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
注遷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
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
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
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
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
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
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
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
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

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
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
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盡其他設施多類此軍
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
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
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
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
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讞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
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
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

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
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
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
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還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
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
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
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
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
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
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
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欺一作妄取
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
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
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
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從知潤州而
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遽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字出語及仲淹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
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
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
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興宮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
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
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
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
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
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勞
至以爲有備引去說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
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
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
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
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
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
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
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
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
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愼於知人旣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推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藩一作翰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 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仕按仁宗實錄杜杞傳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 讀子於一作新人有進士一作人之乃以爲乃一作以公爲工部二字上一有尚書字

杜公墓銘 四十六一作四十有六

程文簡公墓銘 八年以後起居江此下一有二十卷三字告其軍一作告某軍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絜廉自剋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　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次一作第一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發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無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還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還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乃一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貪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改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禦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獲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良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邢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御）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數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凋

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將嗚呼師魯當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表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官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強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予其爲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予）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掞君之孫子欵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
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
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
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
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
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
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
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
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
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
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
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
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年復得湖州長
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
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
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
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
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爲善百㬎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沓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
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亡）
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一有輒字）能
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
所不學學必通達知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
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
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太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

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
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毋禫者法當連坐主

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
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
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
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
以賜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
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
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
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
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
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為)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寘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襃美(一作贊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遣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享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訑訑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息於久安朝佐政公集息迨殆三字似通用徐氏墓誌吾毋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爲此亦以息爲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癸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爲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 而三人者遂欲盡華衆事（遂一作乃）工書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畫字遂削去後有李端懿蔡襄墓誌皆云工書畫）

蘇君墓銘 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國公三字）文章（文一作華）所好（一作其好）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戸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揮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府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其一有字）後文應卒以恐横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發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令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勑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来其未定

連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三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本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毋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
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
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
工褻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
損之可絶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
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
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
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
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
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
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
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
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
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
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
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
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
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六一作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
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
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濱某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鄆一作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
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邦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違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一作村）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供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第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且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聚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呵）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顏（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爲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陜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陜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遂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讙呼迓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于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學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孕褒深衆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幼）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第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敢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鼓觀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眞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復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捕盜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藁之末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數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耶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歎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柬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按按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按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按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歲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鬬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遠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

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謹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詩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邊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爵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憐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扃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redacted]封曹國（一無封字）
[redacted]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上
顧上（一作卿）州故多盜（州一作某）留守司（一無中字）本邦（一作大邦）
[redacted]即以某年（一作其年）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劒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閉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還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𩆜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摧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憚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眞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罔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此一字疑)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賴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

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一作）
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
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
（一作宣州揚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
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之(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　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目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其所(一作陽夏郷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冨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棘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卹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待制墓誌不嘗罪言者（五字上一有知字）宜壽考（宜字上脫仁字）

梅聖俞墓誌號詩人者（一作號為詩人）見其文（文一作詩）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税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嚴肅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令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苑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鄉州兮稱于長老護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雖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已（一作過斯）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慍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

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忌一作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必一作有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

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

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祖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
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
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
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祖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逈（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
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
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
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旣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毁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旁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
剛外和群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法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謎一作）用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不行）遠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既皆
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文一作）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
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易一作卦）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
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
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鎭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愼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獸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

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亹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遷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不允又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陸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揚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寀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學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愼脩益脩公自一無此爲進士知名于時揚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有字）巻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曁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去有或
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其）孰不公思侍從
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
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名）
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 鄭州（一作故州）掾于（一作於）
蘇君墓銘 志也懟（一作其志也懟）
胡公墓銘 兩浙路（一無路字）風俗（一作化）于山（一作於山）陰生於
子（書作于）入金歳幾何（一作歳入金幾何）十一月某日（一作甲申）追
封（一本惟曾祖妣用追封二字祖妣妣皆削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
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
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
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
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
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
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
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紋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
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
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章
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
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慍色
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
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
哀也巳自三代詩書巳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有不疑知命者不感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慍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旣已排群議進退用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士一作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

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孝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杙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
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
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與方州領使一路
二（一作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
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
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
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
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
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上一字又有）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上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傅）及弟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僾以時卹以旻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顥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毋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旬將作監主簿曰
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
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産産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閩一作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
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栁河公問曰
自一有字松亭趨栁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
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
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爲字問公曰此所謂駮也
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
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
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
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
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
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
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
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

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
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
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
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
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
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
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
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
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
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比一字無）態公方發大姓范偉
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
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
必雨雪蝗輙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凡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
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
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
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
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

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
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若疾（之一）稍少間
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
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鳴
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
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
語以惑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
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
戸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塽贈大理評事祖
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戸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
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
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
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卯社掌歴早卒次奉世大理
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
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㓜公既卒天子推恩録
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
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
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
為春秋之説曰傳曰權衡曰説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
林合四十一此一字無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
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
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其所一作弟公祥將與親陵鄉耕于先墓以
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毁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吴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吴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
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吴氏
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
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
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
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
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
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
平陰主簿歴益州成都令陜州録事參軍襄州之宜
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
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
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
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
晛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
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文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違亡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眛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銘　天禧三（一作二）年

劉公墓銘　得也（也一作耶）定國（一作充國）

吳君墓碣　不勝數（一作不可勝數）然而（此下一有人字）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銘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悅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摧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

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為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令與是人飲而歠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學焉謂性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并)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後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鄒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息(一作姑)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

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理當世其稱曰勗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㛐令婉其梠子綏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疏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爲某(一作世郡某縣)某人父諱賓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爲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祕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爲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母之道無不倫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從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一有以事母者五字)又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閒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君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者字）庶
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
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
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
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
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
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
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
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
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
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
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
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
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
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
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
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
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濤殿中丞女三人
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嶷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濤泳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慰卑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其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
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鬚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
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
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
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
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
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

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
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
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
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
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大人初用子恩追封福
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
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
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
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繼然二字）臣奎其
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吿于
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冑今夫人生一男曰參
文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冑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
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
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
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
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
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
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
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
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
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
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
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
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
和鄉黨化其亡也匶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
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
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
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
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閒出知泉福二州福
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
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
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
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
既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
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
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
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呼謂薄厚
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
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
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
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
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
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褎祔其母夫人盧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弁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 居貧（一作吾貧）

徐氏墓銘 千里（一作萬里）

胡氏墓銘 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爲二字）

李氏墓銘 于仲（一作平仲）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鄂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復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䆉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旣薨輟視朝一日勑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䘏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鈞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其一作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脩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常所褒雖不
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
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
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
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
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爲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赳次適陳敎今
亡次適王璧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巽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
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儆銘
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又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
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
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
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

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
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
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閤自言願效用上
深嘉奬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
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
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
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
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篋太子右監門率
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

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旣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戸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晟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㓜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㓜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閟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諸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眞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襃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閑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偉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騏令晃（晃一作晁）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績一作繢）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右一作）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立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孫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閟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

曰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
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
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鑺令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晦一作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内銘告諸實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内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騫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𧹞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騫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 諸皇子 疑

曾氏墓銘 祖官至 闕其名

慕容氏墓銘 子男十人 今山書九人世唐注一作世唐路在十人之誤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攢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為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于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為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盡一作緊）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究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氏剌僞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redacted]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政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斛本作碩按碩字誤）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貿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因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荊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荊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來生宜內之荊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㹅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搖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本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郡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棐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一有哭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爲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

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沉默一言之
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
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謚敢
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
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
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歳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
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
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歳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
陵監三歳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権貨務遷太常丞知
鼎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漑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漑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歳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歳出
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歳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眞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

不治眞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
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歳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俟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作諸）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　詩已有（一作能有已）

全惟岳行狀　全惟岳（全舊本作金）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旣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勞其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敎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其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訟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興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歆知一採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一作或字)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黿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可樂也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則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爲非拘攣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甞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家之異至謂之不急一段較子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謌謌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無此字)濫官于朝(一有建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一有於字)(一作遊往)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皆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淵 一作邊）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洌而酒香 一作泉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一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 始平蜀（石本無始字）于萬里（于石本作乎）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案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為別江峽山之陰與江相傾）捍（石本作桿）舟人至此（一作至此舟人）更生（石本此字下有朝來郎三字）之傳留也（石本作穎櫂之地）誌（石本作識）喜幸（石本此字下有也字）固為下州（石本無固字）固為（一作罔箸）康與倖（一作康之僻守）朱公能（一作寀惕）愷悌（石本作豈弟）

數大豐（一作動大登）

畫舫齋記 以舟名之（一作齋）

叙城縣夫子廟記 大宋之興（一作宋興）太平之功（一無之功二字）

為其邑（其一作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廬陵歐陽脩記十字）人不

吉州學記 西北（石本作西南）知州事（石本此下有殿中丞三字）其入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自人不以為僚亦無人字）世家于吉（于石本作於）其（石本作而）者漸（石本此字下有故字婿作張）長幼（石本作長）

豐樂亭記 欲求（一無欲字）之所（一作之處）道其（此上有而字）以與民共樂（以一作石）

醉翁亭記實錄（一作實蹟）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用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稾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荊淮　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

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庆）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一有著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覩）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為）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閭之草木有騈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眞州東園記

眞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
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起而）北臺吾望
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
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
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
水光日景動摇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墟）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
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
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
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
曰浮巢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幻之説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
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

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
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説及
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
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
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録以此知其所
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
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
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
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
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猒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亭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

客故喜占形勝治亭臺（一作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
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
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
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
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
記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
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
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賢）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撰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沓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
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屋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也(一有也字)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 滁州人(一無州字)即劉(一作劉)

東園記 監軍(石本作監軍)渼渠(一作渼集)塹(石本作壍)

浮槎山水記 浮闍山(石本無山字)問於(石本無於字)而不得辭

(而一作之)

有美堂記 又有(一作必有)

御飛白記 江湖之上(一有四字上有於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綖纊)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黻也)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州閭)於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仕于
（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覦）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為）安
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
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數萬）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雖有賢（一作聖）聖莫敢過之（一作自門莫及）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
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稱而也為者也今十四字）
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
絜然脩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
則又辯博敎（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
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焉弟（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強為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秘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
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
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
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
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
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
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
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

見有（一作）卓卓著（見一作）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當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猒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

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甞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傳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藳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戹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甞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甞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子美不顧也（一無此字）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獄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顧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猒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 著于（一作著乎）將相（此下一有而字）之表（此下一有者字）章君儒其衣冠（章已之下一有之來也三字）

秘演詩集序 秘演隱於浮屠（一無浮屠字下同）江濤（一作濤江）

惟儼文集序 其户（一無其字）世俗（一作世事）文章（一作文辭）

詩譜補亡後序 焚棄（一無棄字）去聖（此下一有人字）次比（一作次第）

蘇氏文集序 治矣（此下一有其字）宜與（一作宜為）而人（一作而世）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偓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偶）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

櫛者（一有字）之於髮績者（一有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醫書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
也世（書一作）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爲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
其真往往就（一有書字）而正爲鑒（一無此字）韋之書（韻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序（一作送楊二赴劒浦）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
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
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
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
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
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
憂患（一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
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
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
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
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
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
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
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事進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

（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東）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
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
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遇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
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詖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
（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
不以貴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

呼(二字一作嗟)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一字無)小者亦可以中(一作詭)尺度而有司(一有遂字)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此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見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本一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為荊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一作自荊南而西歸)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之(一有名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於壁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此一字無)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如)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偷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一作二字)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爲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壹卦五爲夬一本壹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

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强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宜一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愼乎其初一有餘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五字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

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
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一作掛）去傳以己意而發之
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
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
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
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
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
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
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
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
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
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
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
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
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
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
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
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
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
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

能盡得之遂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 與其（一無其字）京師之人（四字一作士大夫）

送田畫序 十三四（一作四五）十其在（一作其存）為蜀所侵（四字一作入於蜀）如一郡縣吏（一作若取郡縣吏）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語一作最有功故嘗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于家（一作其家）反衣（一作反以）通敏（一作精敏）三峽（此下一有其字）以取（一作而取）

謝氏詩序 泯沒（此下一有乎字）

送張唐民序 爵福之勸（福一作祿）豈必（一作豈皆必）而忘（一作而亡）又失（一作又失）三月（一作五月）

送王陶序 五陽而一陰（一作一陰而五陽）直可決之（一作則可直決）之泰交而大（大一作泰）用其剛（一無其字）以正以禮以說以和（宋文粹作以禮以正以和以說）陰陰險而小人多（而一作之）君之力學（四字上一有若字）施之於事（一無之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也字）猶

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參）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建）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一無此字)周(一有室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者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者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脩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䟽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遇）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

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敕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

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詔令）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旣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 爲相戒懼（一無爲字）久處（一作久遊）

蘇氏文集序 千歲（一作數十載）

外制集序 諫職（一作諫院）盡導（一作盡道）

禮部唱和詩序 三篇（一作二篇）

帝王世次圖序 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潁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心）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潁蓋將謀（一作業歸老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業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爲業誦

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知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遂毋與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志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

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兹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潁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殁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殁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殁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

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巳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巳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巳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　怨嫉（一作怨恨）　無所（一作無可）

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三字上一有對字）　所謂（一作所謂）　聊以（一作所以）　無稱（一作無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與既久賊形巳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也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而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畜其全銳擊吾困斃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

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擭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

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

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

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

悍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

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入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若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

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冠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

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尒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

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

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畫爲法以周防竊殺牛之害者使不害於民而兼爲官射九民之也有今者牧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甞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

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

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亦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

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所以射利者以其積貨多而不乏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者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制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通得擅貴其貨而安賣坐邀博利而來氣故變法而則利者遠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出口術制商宜盡措其者積之物官爲貴而運之使其賈盡而往變法失大商以利爲主一歲不營利則有推惶之變使必不能守積錢而周易賈利雖薄猶勝危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大欲誘商而通貨其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其若爲蔑之使綏情嘗此術之下也徐此可朝茶商牙

若壓者禁遏害則冒法愈多而刑禁凡二百二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具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師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 財用足一作財足用 耕于一作耕於 大商之不爲一作不自爲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書一作上封事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并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讒不得以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目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孑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

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廣)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
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尚(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
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
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

路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
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
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
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
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
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
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
(一有頻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
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

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
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諳)
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
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
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
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
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
靖李勣之徒(一作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
徒(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莫不及八字)可謂所
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

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
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
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
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
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
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
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人偏任之惑)
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一有顒聽二字)
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一作何憚而又不為哉)若
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便)萬事皆辦何

患五者之無柰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不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咸）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禀）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入名）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臣竊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

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効）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嘆歎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一作藝効）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造器械數不□足）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若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患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

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佗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

六

(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爲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滅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衆)可當五百萬兵之用

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子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盜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快

七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處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爲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基)其起弊

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兵一作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一無若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一)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以成惟賢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萌其貪心伺隙而動亦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起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

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夠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為狂愚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曰熟之仲惰)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

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識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爲進賢把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一字）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附財利者各舉徇）求之人性庸

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慎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誅）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

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皆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社）

（直甘侯誅書）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準詔言事 伏見（一作臣伏見）所採（一作年來）伏思（一作臣伏思）惟善（一作望善）其少（此下一有也字）敢言（一作敢曰）漢武好用兵（一作漢武帝）立功（一作收功）服遠（一作破遠）威振夷狄（一作威加四夷）房杜（一作王魏房杜）欽膽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缺常軍富國則常患無財）今朝（一作方今外）一事之不集（此上一有而字）十年不問（此下一有盡字）皆當斬罪（一作法皆當斷）所謂賞（所一作是）言其一二（言一作舉）造作（二字上一有盡字）則不責功（則一作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兵一作師）九千人（九一作六）苻堅以百萬之兵（兵一作衆）只用三千人（用下一有兵字）愈少（一作爲少）破賊（一作賊虜）不當七八萬（當一作得）勅勵（勅一作銛）至於無人可用（至於一作以至）拔之（拔一作以擢）賢豪（一作豪傑）漢武好（一作昔漢武帝好）勤兵（一作耀兵）勅勵（勅一作勵）仲尼曰（一作曰日）豈無材智之臣（一作非無材智之人）動拘舊例（拘一作格）糾舉之術（一作糾術之法）寬緩容蔬（緩一作綏）天文變（一作天變見）於外（一作其外）事勢（一作事機）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稾不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摘其大槩如此後人亦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荅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下情不任伏蒙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

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偏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能彼我之利否事之知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問某聞錯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頗不爲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昔豈須獻言）然尚（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稍）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又見公又以見舉某職賤素未嘗登其門非義事過見褒揚何以及此惟甚然某已以謙光爲辭更無可性之懷）幸察（一有爲字）

荅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與）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因樂爲（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脩再拜

荅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亦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一無此一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亦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荅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大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

速也學者有所溺焉尒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尒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區區力彊）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字）（不及孟荀之推者十字）道未足而彊（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

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溺其世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尒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

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尒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
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
是偶舉之也（耶一作）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
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
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
主簿尒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請一作罷）
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
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
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耶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
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
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
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
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
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
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
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
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貺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
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
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族一作大）尤不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
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
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
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
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尒
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揚允
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
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
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一作丈）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刋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矣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十二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辟命書　知義（此下有可用二字）

答李翊第二書　而不究（此下一有凡于）果善耶果惡耶（耶一本作）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善惡二字）勤而教之（勤一作勸）

與荊南樂秀才書　當之未暇答（之一作縣當之二字）宜絕（二字一作）（上一有益字）（切切二字一作勤）遺業（二字一作道）浮薄（薄一作巧）悅于（一作悅於）爲彼（二字上一有蓋字）受禍（禍一作罪）不易（一作未易）譽者（者一字作）先輩少年（一作年少）方欲（一作方將）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一作齊肩於兩漢之上也）直可慎不可學（一作又不宜學）

十三

今可謂困（今字下一有子字）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一作雖言實）

（一作於先輩取）

答吳充秀才書　何以（一作能執）先輩學精（一作先輩精學見下）鮮焉（一作鮮矣）讀易者（三字上一有使字）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不爲過也（也一作矣）又不知執事（一不）殿階上（一作陛下）終用二臣者（者字一無）百十（一作百千）幸察焉（一作未察一作爲）

與曾鞏論氏族書　僻遠（一作絕）當仕（一作在當）亦未有（一作亦少）鄣氏（鄣一作鄱）茶鹽使（此下一有轉字）

答宋咸書　儒者之於學（一作學者之工）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

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袪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夫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闊近事實效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致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

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

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閒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

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壹）民刑以防之（一作姦）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闕也六字）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一有七字至內外凡百一作）有司莫不行文

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淺民之深乎此書務其淺而忽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又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知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使悖古之

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于
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
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
異乎(一作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
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
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
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
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
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
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
故曰改過不恡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
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
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
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
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
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
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
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
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
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捍一)大患莫如禹別
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

法莫(一作有)如禹貢之為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
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
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
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
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
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
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
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
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
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

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頗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頗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蒩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吹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一作禬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發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弟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書諸字下闕）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二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

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

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稅極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感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

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埶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皆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

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若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問進士策第三首 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十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十皆建□已立宗廟

問進士策第一首 書傳之言一作言說井田一作井地闊其詳也一作問其說

第四首 上孰我知一作上孰不我知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之字）重事也（一無之字）天之所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頻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頻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蔬肴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衆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過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為饑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旱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卑）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荊楚歿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畢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成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怨何咎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瀦）靜以

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汲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救）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誠域）不能知（一作書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其）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敗）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特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變禍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亦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陛廟城）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吏）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

可補敢不勞厥躬秋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味）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

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須刻之間（一有開執雖而孰易大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抑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脩輒（一作致）以此爲贖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棄政之）不善而召旱又以爲贖神宜降殃於（一作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雨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頼（一作辛）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辱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潁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愨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一作簡肅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慭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劒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祉則難期惟其行己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因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柢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員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

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聞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脩焉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兹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涕而浪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埜華雖敷不韵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絀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柯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

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詢（一作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譏誣而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歆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顚斤逐困厄艱也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觴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毀）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逮）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黄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
肖不能紹禀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
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
爵禄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
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
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illegible]祭漢高皇帝文　不三四歲而易 一作不過二四歲 感靈
也 一作感靈者也 無所感動 一作而不可得
祭謝希深文　景祐之初 一作初間
祭尹子漸文　年者 一作年之 常存 一作長存 莫及 一作其匪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
時人氣剛難合乎賓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
酒卮十年再見公老于衰公速如此予存幾時人生
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 一作紙 益悲傷惟可喜者
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謟能不施
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

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
昔者罇酒歌歡笑譚今而一觴涕泫露落死生忽焉
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
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彀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追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

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大)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具官吕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共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

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黄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禄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闡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顚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兒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禄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皇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兒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兹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禄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烏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為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兒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靜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寓於文章至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兹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精車其行禮備哀榮莫觴爲訣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翣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一作弔）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七）九

堇荼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礲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旣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龎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斂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胷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儔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毁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釁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没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遺雅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護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予聊寫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一作大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鄙敢企光塵而金門
玉堂早接儁遊之末紫樞黃閣晩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

（一作壇）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
歆醻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
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斁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鋭而意氣
横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
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禄及親人以爲幸也
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
公以金章紫綬悅其親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
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
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
已卧病於苦凷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
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
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

深者乎夫世之擧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
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
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
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
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孼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閒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旣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畚穗而𣪠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是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士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夫人文 翁 一作媼

祭吳大資文 金門 一作金馬

青州求晴文 斯民之若此也 之字下一有若字

外集目錄

卷第一 西京作起天聖九年盡明道二年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 明道元年

欲眠　攜手曲

雨中歸　別後

夜夜曲　落日窗中坐

領邊繡

古詩

七交七首 天聖九年

張推官　尹書記

楊戶曹　梅主簿

張判官　王秀才

自敘

答楊子靜祈雨長句

嵩山十二首 明道元年

公路澗　拜馬澗

二室道　登太室中峯

玉女窗　玉女擣衣石

天門　天門泉

天池　三醉石
峻極寺　中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皐木葉下 明道元年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四首
戲書呈學士三丈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謝人寄雙桂樹子 明道二年
雨中獨酌二首
庭前兩好樹
緑竹堂獨飲 明道二年
暇日雨後緑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寮
江上彈琴
送白秀才西歸
鞏縣初見黄河 明道二年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別聖俞
送劉秀才歸河内

卷第二

自西京至夷陵作起明道四年盡景祐四年

古詩

數詩
答錢寺丞憶伊川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景祐元年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聞梅二授德興令戲書
戲贈
寄左軍巡劉判官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寮
和聖俞聚蚊
送劉學士知衡州
送張屯田歸洛歌 景祐二年
述懷送張愬之
送子野
送劉十三南遊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晚泊岳陽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代贈田文初 景祐四年

惠泉亭
過張至松枝莊
行次葉縣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自枝江山行至平陸驛
春日西湖寄答謝法曹歌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古瓦研
新營小齋鑿地爐

卷第三 自乾德至滁州作起寶元元年盡慶曆八年

古詩
南獠 寶元元年
寄聖俞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寶元二年
酬聖俞朔風見寄
送琴僧知白 寶元二年
聽平戎操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康定元年

答梅聖俞
病中聞梅二南歸
送智蟾上人遊天台
送徐生秀州法曹
讀山海經圖
依韻和聖俞見寄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慶曆元年
送吳照鄰還江南
答朱寀捕蝗 慶曆二年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立秋有感寄子美
喜雪示徐生
賦竹上甘露
和對雪憶梅花
歸鴈亭 慶曆二年
送韓子華
送李太傅知冀州
石篆 慶曆五年
題滁州醉翁亭 慶曆六年
贈學者

春寒効李長吉體
幽谷晚飲
卷第四 自知潁州至知蔡州作起 皇祐元年盡熙寧五年
古詩 聯句附
桐花 皇祐元年
思二亭送謝寺丞歸滁陽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和徐生假山
送楊員外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和人三橋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送朱生
雪 皇祐二年
雪晴
琴高魚 嘉祐二年
竹間亭
箕山
西園

白兎 至和二年
偶書
日本刀歌
會峯亭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贈沛景溫叟
學書二首
奉使道中作三首
奉使道中寄坦師

勉劉申
寄棣
試院聞奚琴作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嘉祐五年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熙寧五年
絕句 同前
聯句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康定元年
劍聯句 慶曆三年 鶴聯句 同前
來鶴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嘉祐

卷第五 未第時及西京作天聖明道間

律詩

漢宮
送劉半千平陽簿
樓頭
夕照
送張學士知郢州
曉詠
禁火
送趙山人歸舊山
閑居即事
傷春
公子
夜意
寄張至秘校
寄徐巽秀才
寄劉昉秀才
送客回馬上作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
送目
春曉
劉秀才宅對奕
送李寔
早夏鄭工部園池
舟中寄劉昉秀才
月夕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柳
舟中望京邑
小圃
即目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澤
題金山寺
送竇秀才
旅思
仙意
聞朱祠部罷潭州歸闕
勸征
鄭駕部射圃

甘露寺
送友人南下
高樓
梅花
宿雲夢館
鷓鴣
叢
行雲
琵琶亭上作
柳

井桐
雪中寄友人
與謝三學士唱和八首 明道元年
和國庠勸講　和遊午橋莊
和龍門曉望　除夜偶成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花被謝
昨日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
聖俞
和齋宮對月　送學士三丈

卷第六 自西京至京師作起明道元年盡至和二年

律詩
雙桂樓 明道元年
題張應之縣齋
和梅聖俞杏花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送辛判官
叢翠亭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明道二年
花山寒食

寒食值雨
寄謝晏尚書二絕句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寄聖俞
柴舍人金霞閣
送王公慥判官
伊川獨遊 景祐元年
遊彭城公白蓮莊
普明院避暑
送高君先輩還家

憶龍門
贈梅聖俞
郡人獻花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荷葉
早赴府學釋奠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和晏尚書自嘲
題鷹巖院
寄題嵩巫亭 景祐二年

題淨慧大師禪齋
琵琶亭 景祐三年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
送致政朱郎中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題光化軍張氏園亭
和聖俞百花洲 寶元二年
魚

月
根子
歸襄城弊居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慶曆元年
歸鴈亭絕句 慶曆三年
送黃通之郎鄉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送楊君歸漢上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慶曆五年
春日獨居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物甚野其
意有憩肴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以寄且[illegible]
激之
幽谷種花洗山
鷺鷥
贈歌者 慶曆八年
初春
送田處士
行次壽州
答呂太博賞雙蓮 皇祐元年

酬孫廷仲龍圖

常州張卿養素堂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掞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優詔俞允發於感通紀以佳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詩一首 至和二年

寄子春發運侍制

答許發運見寄

贈盧山僧居訥

過塞二首 至和元年

晏元獻公挽詩三首 至和二年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自京師至歸鄉作起嘉祐元年盡熙寧五年

卷第七

律詩

贈王介甫 嘉祐元年

蘇才翁挽詩二首

送石揚休還蜀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嘉祐二年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久病在告赴直偶成

送潤州通判屯田

和劉原父平山堂見寄 嘉祐二年

送張吉光赴浙憲

春日詞五首

走筆答原父提刑學士 庚辰五年原真北

酬淨照大師說

和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鶴

鴈

鵲

原父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嘉祐四年

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奉和劉舍人初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荷葉

小池

釣者

霜

牛

送劉虛白二首
劉丞相挽詩二首
寄大名程資政
東齋對雪有懷
雪後玉堂夜直
客舍暇日書懷奉呈子華内翰長文原父景仁
舍人聖俞博士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中秋不見月問客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佳篇豈勝歎玩聊以四韻
仰酬厚貺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奉荅聖俞宿直見寄之什
和原父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聞原父久在病告有感
試筆
齋宮感事寄原父
戲荅仲儀口號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嘉祐七年
題東閣後集 熙寧二年
寄荅王仲儀太尉 熙寧三年
日長偶書
解官後荅韓魏公見寄 熙寧四年
題杜祁公祠堂
荅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
首
寄題景純藏春塢新居
會老堂 熙寧五年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
贈潘道士
荅樞密吳給事見寄
荅判班孫侍制見寄
初夏西湖
寄河陽王宣徽
寄韓子華 熙寧四年
戲劉原甫 已下館居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卷第八

古賦

紅鸚鵡賦 明道元年
述夢賦 明道二年
荷花賦
螟蝗賦
辭
啄木辭
哭女師 慶曆五年
頌
會聖宮頌 天聖九年
贊
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右千元年
章
州名急就章 至和元年
卷第九
論辨
本論 慶曆二年
正統論七首 康定元年
原正統論 明正統論
秦論 魏論
東晉論 後魏論
梁論
正統辨二首
時論
原弊 康定元年
兵儲 慶曆四年 塞垣 同前
卷第十
代曾參答弟子書 明道
經旨
石鷁論
辨左氏
三年無改問
易或問 景祐四年
詩解八篇 并序
二南為正風解 周召分聖賢解
王國風解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魯頌解
商頌解 十月之交解
卷第十一
神道碑銘 墓誌銘
衛尉卿郝公神道碑銘 天聖八年

諫議大夫楊君墓誌銘 景祐二年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景祐元年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慶曆二年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慶曆三年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景祐三年

卷第十二

墓誌銘 墓表 石槨銘

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景祐二年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明道二年
先君墓表 皇祐[redacted]年
母鄭夫人石槨銘 皇祐五年
胥夫人墓誌銘 同前
楊夫人墓誌銘 同前

卷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明道元年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同前
陳氏榮鄉亭記
明因大師塔記 景祐元年
叢翠亭記 明道元年
非非堂記 同前
遊大字院記 天聖九年
李秀才東園亭記 景祐元年
樊侯廟災記
東齋記 明道二年
伐樹記 天聖九年
戕竹記
養魚記
游鯈亭記 景祐五年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明道二年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景祐三年
偃虹隄記 慶曆六年
大明水記 慶曆八年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
三琴記 嘉祐七年
吉州學記 [illegible]

卷第十四

序

仁宗御集序 治平二年
送方希則序 天聖八年
送陳經秀才序 明道元年
送楊子聰戶曹序 明道二年
送廖倚歸衡山序 同前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明道元年
張應之字序
尹子漸字序
胡子長字序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皇祐二年
送孫屯田 延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卷第十五

序

刪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景祐三年
送太原秀才序 寶元二年
傳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慶曆八年
七賢畫序 皇祐五年
龍茶錄後序 治平元年

傳

桑懌傳 皇祐二年

卷第十六

書

上范司諫 明道二年
與郭秀才 同前
與張秀才二首 同前
與石推官二首 景祐二年
答西京王相公 景祐元年
投時相 同前

卷第十七

書

與范希文 景祐元年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 同前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 同前
與黃校書論文章
與高司諫 景祐三年
與尹師魯 同前
第二 同前

第三 慶曆三年
第四 慶曆四年
第五 慶曆五年
回丁判官 景祐三年

卷第十八

書

與謝景山 景祐四年
答李內翰 寶元元年
答孫正之 景祐二年
又 寶元二年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 寶元元年
與刁景純 寶元二年
與陳員外 康定元年
答祖擇之
與田元均論財計 皇祐二年
答徐無黨
又 慶曆三年
與陳之方

卷第十九

書

答宋咸 至和三年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
答李大臨 皇祐二年
答陳知明 同前
與王深甫論世譜
與王深甫論裴公碣 嘉祐八年
又 同前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 皇祐 年
又 同前
與王深甫問五月一日會朝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 嘉祐二年

又 同前
與劉原父問入閣儀
又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 嘉祐七年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

卷第二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首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贇謚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祭文
祭沙小太守祈晴文 皇祐三年
祭五龍祈雨文 寶元元年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熙寧四年
祭金城夫人文 皇祐五年
祭王深甫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一
譜圖
歐陽氏譜圖 熙寧二年
卷第二十二
譜
硯譜
記
洛陽牡丹記 景祐元年
花品序
花釋名
風俗記

牡丹記跋尾
卷第二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 天聖[redacted]年
書梅聖俞稿後 明道元年
讀李翺文 景祐三年
書春秋繁露後 景祐四年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慶曆[redacted]年
論尹師魯墓誌 皇祐元年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讀裴寂傳 皇祐[redacted]年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至和[redacted]年
書三絕句詩後 至和[redacted]年
跋晏元獻公書 至和[redacted]年
跋李西臺書二首 嘉祐三年
跋李翰林昌武書 嘉祐[redacted]年
記舊本韓文後 嘉祐[redacted]年
題薛公期畫 嘉祐八年
跋杜祁公書 同前
跋永城縣學記 同前

書荔枝譜後 同前
跋學士院題名 同前
跋茶録 治平元年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同前
跋學士院御詩 同前
跋薛簡肅公奏書 治平四年
跋醉翁吟 熙寧二年
題青州山齋 同前
跋三絶帖 熙寧五年

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 省題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 慶曆二年
監試王不琢不成器賦 天聖七年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同前
詔重修太學詩 同前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天聖八年
翠旌詩 同前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同前
博愛無私詩 闕
賞以春夏賦

畏天者保其國賦
斲雕為樸賦
祭先河而後海賦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已下續添
秋獮詩

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闕
三皇設官民不違論

賈誼不至公卿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策
南省試策五首 天聖八年
國學試策三首 天聖七年

外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一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攜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攜手曲却憶攜手人處處春華緑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堦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窻中坐

朝聞驚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為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綵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儁逸驥臥秋櫪意在駿騄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大雅思遠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穿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晚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懽相挹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執君手盍視其遊執

綫道類之徒沈深務覃壁采蒜薦良璧文淵相輝映
入市羊駕車談道屏爲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盈
無爲戀丘樊遂滯蒲輪聘

王秀才

自叙

余本漫浪者兹亦漫爲官胡然類鷗夷託載隨車輮
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頼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
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一作子静)喜(一作惜)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
失所以歲時無常豈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
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
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
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
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若多於遺是以
比歲屢(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比)
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頼天閔民不貴吏甘
澤(一作澍)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
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横荒堡棧危砍攲岸花落多依草
磐汰蔌游儵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澌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
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岩嶤群峯聳嶠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
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荑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屐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
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窻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岩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流寒碧
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遥相應
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開齋泄煙雲亂

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 昔拔挑令東馮其名郎因取吳名書爲續令家人書一字立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漏顥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松一作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巖巨崖半嶋逸遺蹟參差白雲僻處在下物外之適相與觴酌坐石歌醉似非人間因索筆推經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別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閒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皐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攲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喬臯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搴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檝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遠回峯高易夕

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滅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酩酊籃輿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鶴已警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嵓下綠

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叟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
宿雲包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遙一罇酒此意誰與論
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窻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
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鍾鼓
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若晚枝葉常葱翠
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闤闠
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
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簟解襟陰加檐卧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復值佳
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
長謠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涕相攀邀況茲一訣
乃永已獨使幽夢恨遠蒿憶子驅馬別家去去時柳
陌東風高楚挪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
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
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鬧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
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
好逝者日與生期遥予生本是少年氣瑳磨牙角爭
雄豪馬遷班固泊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
說今古紛紛落盡玉麈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
斬荊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
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聱憂從中來不自遣強
叩瓦缶何詵詵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況吾曹
愁填胷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 缺 自古英
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
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蚼螃安得獨
洒一掬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燕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變此君佳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
掃徑綠苔靜引派清派分閒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
桐樸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
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
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窻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漲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
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
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和雌
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
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
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
吾常恵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剗治爲通衢
旗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民垂白歌其
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
峙河來齧山作沙觜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洶洶怒
而詈舟師弭檝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
投沙渚聚沫倏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痴龍怪
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
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
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
堯怒下人疫若腊衆臣薦鯀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効
遂殛羽山愁而斃禹蓋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姒
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決畎澮
分擘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毛
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
豈不浩渺江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
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堅決壅勢益橫
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
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
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逆溢其勢不得不然爾
前歲河怒齧滑民浸漱洋洋注一作不止滑人奔走若
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吹新石萬
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嘻河伯素頑不
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
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
一周民牛飽芻邦羡貫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壖浸
河濱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茲壚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
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陝

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鬪手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
停鞍暫遊目茫洋肆窺眺並河行數曲山皴亦縈繞
覓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鉤真如鉤上下欲顚倒
虎牢吏當關識間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
明朝已高壁精車引旌犇傳云送主袁宅旁詣墳兆
後乘皆輜軿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噭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年去鄭遠記里十餘堠
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稾漸望閶闔門崛若中天表
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棹浪壇遊九衢風埃嘆何浩
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晚

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
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悵惻
薄宦共羇旅論交喜金石爲以朋酒惟寧知歲月適
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
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
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

朽簡蠹蟲篆遺文蓍爲迹言干有司知豈顧時人識
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外集卷第一

善明寺小飲衙 一作衛

雨中獨酌烈 一作冽

初見黃河生人 一作生人

古詩二

數詩

一室皆何埽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岩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卅十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閡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茲惬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韉子野乃秃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為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户美風煙荒涼見宮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嫩籜筠粉暗渌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巔青蒼緣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以寒篁暖鳳觜鐵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鬢上展簟綠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為歎聲十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賓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為偶不問竹林主仍攜步兵酒芬芳非一卅弄嘉月草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為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為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傖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夕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柚煙中黃吳蓴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鍾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㳂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遶雞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雊東皐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子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穎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煙四鄰起烏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一作衆薨薨群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麈無由傳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為飛螢書魚長陰溼醯雞由欝蒸豕鬣閒多虱牛閑常聚䖟元氣或壹鬱糞之為尊腥畀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藻扃金釭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祓豈敢近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衙陰墻百蟲聚下隰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衢州

楊子懶為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酲須五斗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回馬歸行為一麾守湘酎自古醇醽水聞名久籌領但盈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几爾即沈冥安能知

公是集卷十三

可否聊爲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空
須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羈塗(?)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
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絶品猶可開顔爲
之飮少年意氣易成惟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
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
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爲憐
此水來何處(二字作奚從)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
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兩老畏人問驚(?)我度骨
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叫(?)咻季秋九
月予喪姉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
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淚洒可
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
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
詩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惣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鶗鴂猶
持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値楊花亂
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撫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
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
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過江城
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晩萬
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
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着物大歊
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屛炎瘴兌氣高爽淸
風飈煙霞破散灝氣豁山河震發地脉搖天開寶鑑
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蟾潛驚(?)
奮鬪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
輕衣上拂漢擬乘王氣戲驚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
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柂持舌在口已縢
當秋且幸除軒豁誰能兒女聽蜩螗(?)君方壯歲襟宇
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
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逍遙功名富貴
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決決汴河流櫓聲過晩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
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羇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玩遊驂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
歡言得幽尋况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決決
紫莓繁若綴翠茗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鶗鴂

晚泊岳陽

臥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
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
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碁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窻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
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
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作顏）
婉相識手持玉斝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
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猨處不
似荊江夜雪時

惠泉亭（一本亭云春谷伏靚如畫學士大夫新理惠泉諸高細錄十六句以贈未覺）

翠壁刻孱顏煙霞躡步閒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
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
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
相對虎閒誰伴謝公吟日落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
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鑄前客誰與山
泉作主人

過張至祕校莊

田家何所樂簦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菖葉候耕辰
望歲占風色寬傜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
泉溜腰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
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
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無斗沒杳（杳一作）嶂隱
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
登臨衡（衡一作）皋積涂（涂一作）迥江蘺香露沉行矣歲華
晚歸歟勞歎音

自岐（岐一作）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
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

水漱愁蜮射（含沙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彴綫
枯梗緣危類猨猱隘淖若龜黿腰與脛傾撲煩馬倦
艱警攀躋誠畏塗習俗庚蠻獷度臨足雖跪因高目
還騁（一作）九野畫荊衡群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
（一作若）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
泉溜噴縷幽花亂貢紫倚槩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
蜩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
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雞鳴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時引領谿蘭蕩山轉田籬佑烹鼎家近夢先
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
舟楫歌方酩酊（如注舟對江淋 莫歌放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群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
（西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邊詩愁送春（謝君者多）
（情未老已白髮野思 負春如亂雲之句）遙知湖上一樽酒能憶天涯萬
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
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
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
取始知文景基扃牢坐揮長喙喙天下豪傑競起如
蝟毛董呂傕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彊者勝
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蜎
蜂生蝮蝎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
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雷雹生風飈干戈戰罷數功閥周歲方召堯無皐
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岧岧圖歌宛轉激清
微妙舞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 又作兩朝）香拱木寂
寞繐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
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綱各有用誰使鐫鑱成
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遒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
何所用鑄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
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繅舟行
屢備（一作敗）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
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
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慚愧無瓊瑤

古瓦硯

執瓦賤微物得厠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
金非不爲寶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

乃知物雖微（一作賤）當用償難拳豈惟瓦礫爾用人從
古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墐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
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窓共幽寂竹栢助蒙密
辛勤慚巧宦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為有年秋屢實
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扶地僻與世疏官閑得身佚
荊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飈多凓凓
衰顏慘時晩病骨知寒疾螢牀勸晨興藍拳厭朝出
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樂歲富蹲鴟餽客薦包橘

篘薪吹晶熒石鼎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一作白）秋
术西鄰有高士皺衦臥蓬蓽鶴髮善高談觥背佚（一作乎）
多覺披裘屢相就來組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
雄吃晨灰燼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
終日徹生慕剛毅勁強（一作士）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
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杠
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佚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
聊酒逸蝡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陪期為樂三叔夜
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與古閱今古
（一作今古）圖籍雜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象占吉詳（一作詳）

明左丘辯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鈞風雲生倏忽（一作）
爾一開卷慨然時拚袂浮沈忘其間適若遂聲耻（一作）
（遐俟）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
畢

外集卷第二

送劉學士昂衛州 何常（常一作嘗）
述懷 復傷離（一作復傷離）
寄謝法曹 思春（一作思春）
古瓦硯歌 致酒（致一作置酒）
新營小齋 詳明（舊本有作詳明嘆齋詩此詩作詳明年引）

外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三

古詩三

南獠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犇久不犯民物含（一作函）
春熙耆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攜提崴南獠掠
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咨如斯初似卻人間未語先
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
嶮巇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狠勇復輕脫性若鹿
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覊鼠竊及蟻聚近襄焉
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
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
林兒龍江一牧拙邊騎材亦非廣患不兼深徒以官
力欺智略仍後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御甲嶺部陣自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illegible]）
（[illegible]）明知國怯威自兹賊聲震宜寇
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膺
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逵婦人及孳產驅負
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一
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
如虎貔餉戰稟秋霜旌旗閃朝曦入管與七華豈得
多于班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
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
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貧積深可悲哀哉都督鄙無辜
遭屠糜（[illegible]）曉昨許不出
還出招安辭辛降半來担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
狙心詐爲畢式帳草草起賊戈蹋背揮我酸老叟言
不覺聲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
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
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斷（一作絕）筍人響空
山隨摘茶有時攜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嵒藤
綠繚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蘂飛面旋日
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耽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
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鬬新
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聲牙揮
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

交遊盛京洛罇俎陪丞相騄驥日相追鸑鳳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為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暌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稚豪不自避斧質誠為當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荊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瘴常憂鵩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聞無恙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顧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頓爾累因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粗訟煩笞榜猶須新秋涼漢水臨(滿一作)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疊嶂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比輮如末駕幸子能來貺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驚飇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巖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為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為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為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為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殳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玁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

當衢理檢四面蓉有策不獻空踟躕慙君爲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罷酒恍若失誰謂子
琴能起予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説民忘勞樂哉朱君鄭豎
堤導鄢及蠻與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
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災鄢蠻
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
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
答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
梅蕊入新年蘭臯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
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群英馳儁軌
方朔常苦饑子雲非宦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
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荊扉晨未開鷸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
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
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沄沄野岸瞬歸思都門辭世紛
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
楚色蕪尚一作上綠江煙日半一作中曛客意浩已遠離
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蟾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
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
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派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
東南逾林嶽萬壑新派瀰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
鷓鴣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試縛領困況爾東南遠
落帆淮口暮椓石江洲暖黃鵠可寄書惟虛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群山會
炎海積歊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
群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槩駭者自云驚生兮孰知怪
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鄉行凜筠笴
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予云可
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轘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
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鎖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裊娜
苟能枉酌同直待冠巾墜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
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
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
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

未發口天已聽忽収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
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閤鬱鬱瑞氣盈
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泒歡聲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
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
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
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寀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
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
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
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秖知一不究其
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
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
失安在常由遲詵詵最詵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蝝蚳

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
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
金鼙嗟玆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
急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蝝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
就功難施只驚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
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
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
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蝝菑吾嘗捕蝗見其
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如）以明
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

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鋭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嘖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説爲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胷浩浩包滄溟滄溟産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吕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絶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群星見欃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

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儕群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况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鸑鷟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雖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晩豈惜顔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凜冬威早野涸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顔色愁雲啞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轢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坼陰陼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剥陽九兆初盡春回百草心氣動黄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天兵血西陲萬輓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巽術肥角瘠惟幸歲之稔兹恵豈

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粲黼廩期共飽饑寒

賦竹上甘露

梢梢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疑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斕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落中看花上蜀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蘂自折清香繁今來

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群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瓊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北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賓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毰毸頹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林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墻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鉏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脉凍不發遶之百匝空徘徊頗姿野態煩造化句芒不肯先噓吹酒酣幾欲撾大鼓驚起龍蟄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卧桂燒枿亦強發老朽不避衆艷咍姹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駑駘千百誰可群嗟予老鈍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寄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 端懿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覘多計籌虜動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媛貂裘上馬擘臂一作長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愁本儒緬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 并序

其略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

卿庶子泉者其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
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
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
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
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
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
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辭之不
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
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嵓飛流（泐一作）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
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限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
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
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
氣結此高崖鬼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
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群仙飛空欲下
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
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
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
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
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遠步就潺湲
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
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
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
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
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効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煙
白宿露無光蕣草寂東皇染花滴春國天爲花迷惜
春色呼雲蝶日（月一作）愁紅萬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
遠絮縈空擲愁思（幽一作）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
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亭一作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
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
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溜時泠泠
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

環泒夼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
山色也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之一作朱
絲絙

外集卷第三

答梅聖俞 兹年 此是益宋

酬聖俞朔風見寄 此詩兩今字一本第一聯作崢嶸乃刪潤

聽平戎操 競何事 競缺是究

書宣城令李集記後呈米寄孟 未名此字微費治平中爲宣城令今作未添 有如熙寧二年冬吳充爲狀大理寺丞郵縣爲作集記公詩當本三字合入外集第四卷果集第三

奉酬聖俞答梅海陵序 二詩多同西誤異說兩存之

答蘇子美 子美 慶曆文粹作信仲蓋詩敘篇字仪篇兩

賦竹上甘露 嘗有之 嘗一作常粹

歸鴈亭 時發 慶曆文粹作時敢

石篆詩序 子嘗 一作子常

外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
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喈喈
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
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
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
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
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常一作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
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爲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一作迎
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韁鏁山氣無四時幽
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佳賓歡正諠譁翁
醉已岌峩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
好其二字一作學巷同頗因歸謝巖石爲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豈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
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爲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
意春春至換群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潁

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
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
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乗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層
類㟁不數尺萬峻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硎礲
或長隨靡迤或瘦露瑩嵌陰(一作嵌)穴覩杳杳高屛立
巉巉後出忽孤聳群奔沓相參𨿽若氣融結突如鬼

鐫鑱昔歲貶荊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
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
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𢵧䌷豈如几席間百態生
濛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
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臥不移榻晨興自
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
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蕨豈
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為不即往一室安
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譏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
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
羨君舟捭榜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
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閤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驂
勍敵嘗壓壘亂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情逸易安恬
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
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濤甘
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

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
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
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岘橋響驚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禁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陰清晝
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籜舒文繡

虛心高自擢勁御晩愈瘦雖艶桃李妖豈愧松栢後
川源湛新霽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滴翠欲溜
況玆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晩蝶舞新黃孤禽弄淸咮
窺深入㥁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
林蔭縟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瀉山風高籟發仙奏
暑却自蠲渴心閑疑愈疚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
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廐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
官事偶多閑郊扉湏屢叩新篁漸添林晩筍堪薦豆
誰邀接籬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
時夜飮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鑄前樂事更
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
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 時在驪州作至月餘始晴 白井搗鴻伴淸事階諸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容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 颭
莫犯暮雪綾綾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
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
堂晨起驚幽士虛㥁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餅巽猊騎
尋蹤得狐貉龍蛇掃㡳斷復續猊虎圖成呀且攫共
貪終歲飽𩟗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堤朝賀迷象笏
桑野行歌没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飮胡爲
樂坐看天地絶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脫遺前言笑
塵雜披索萬象窺冥漠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
把牙頰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灔灔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
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
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
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閤亭 二首 其一 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凉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
雨多苔萋 颭 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適得暫來聊解
襟淸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
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悵巢上客想彼嵓中人
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美潁水振衣嗟洛塵
空祠亂鵶鳥山木含餘曛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
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宲宲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宮玉闕金樑夜不閉
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
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
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壁珠蕊花籠玉
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
洛風埃不霑席群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
天質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
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
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比仕宦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歎
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閑雜鍮
與銅眞鍮似金眞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
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
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
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群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
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鳥鳴春泉
林藪靜更響山光晩逾鮮嵓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
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
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晩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

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
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髝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累累相國東比若衣縫蝨
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欄有表曾無實
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温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來一作)源横死紛
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
根厓冷然鑒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黄金載
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呀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
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黯然别我去征途指
煙霞孤雲不可留淚綠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黄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
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悦
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决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窻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
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
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
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
樂爭柰千山遠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顔老
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
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怱怱行人起共怨角聲早
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
樂早起前山(山一作曲)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貫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沉浮黄金滿橐人所
寄吹簫偶得還中州觳身歸全不受報秖取斗酒相
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
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栢子煑山藥憶此東
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處怒黄雲愁五更
匹馬隨鴈起想見鄮郭花今桐百年夸奪終一丘世

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横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群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盡眉雙鬢緑日暮春風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若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黄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著意弄新音斷我樽前今日心當時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邪筒偶得今十載走官一作宦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礱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者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斷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悦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癃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愼勿笑兩翁

擬剥啄行寄趙少師

剥剥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歎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成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闃然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絶句 臨蔡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三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臨經

寒牕明夜月（歐一作夜自明）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陸）敗
席薦霜骨發書浩長吟（歐）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
（陸）若語佯為可酣飲每頹山（歐）談笑工夊輝駕言當
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歐）別愁牢若鎖雪
水漸漣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歐）苑（范一作）範
即紛墮何當迎笑前（陸）相逢翊飲顆（歐）

劒聯句（范仲淹 滕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擣雄
績（歐）寮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
降金液（歐）炎炎崑岡焚洶洶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

日月淪精魄（滕）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
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感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
風雲生指顧煙霞寂（滕）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
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適（滕）又若引吳刀犀象謂（疑）
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肬浪鯨牙直頳冰挂陰霜皎月
乘孤隙（歐）河角起彗氣雲鏄露秋碧曉蝌星斗爛夜
匣飛龍宅（范）舞酣霞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
膩刮湘山色（滕）青蛟渴雨瘦赤虺嬌霜瘠（歐）清音鏘
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
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

（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昊旻殺氣橫燕
易（范）與君斬鼇足八極停震號（歐）與君刜鵬翼三辰
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滕）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干戚（歐）功成不可
留延平空霹靂（范）

鶴聯句（范仲淹 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
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颻滄浪潯（歐）岳湛有仙姿鈞韶
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自派泉客淚
翅垂羽人襟（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纖喙礪

青鐵脩脛雕碧琳（歐）巖棲千溪樹澤飲早朱泠（滕）鸞
皇自塤箎燕雀徒商參（范）獨翅裵枝群舞傾瑤林
（歐）病餘霞雲阻夢回松吹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鴛
喬謠（范）金清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
羶非所任（滕）稻粱不得已蟣虱胡為侵（范）天池憶鵬
遊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鶴（起一作趣）素雅淡絕規箴（歐）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
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群
良足欽（范）介如廉退士鶴秋猶在陰（范）幾詢鷹隼鷙
鸑鷟傲見臨（歐）還嗤鳧鷖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

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遥影冥冥越煙岑（范長）颺送逸響亭亭（疑出一作）霜砧（歐）蓮瀨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鶯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嘉祐三年見華陽集）[illegible]

賢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䟽陳莽是時春正中來鶯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illegible]）得名因談夾揮墨榮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而頏吟觴激花軒醉枕酣風幌（[illegible]）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杖生晴香清（紋）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棨波光㰗檻明竹飛衣巾奕（非）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飆轉綠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傲（沐）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韓）（賢侯謂趙東平鄭度觀察自從李協忍）

外集卷第四

桐花　花照（一作先照）

鍾山　自饒（一作繞字）

送楊貢外　南官（疑是南宮）

乞藥有感　斷（一作斷）物常（一作有常）

冬日小齋聯句　甜飲（一作甜飲）談笑（一作笑談）苑龍（一作花蔦）

聯句　羽人襟　煩襟（此詩重押襟字其上襟一作冷）

外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五

律詩一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尚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陽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靄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光如傺窣禁恨不待為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譏池草鳥驚傍井桐無悰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蕙草轆轤要劒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倚門對涔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鳥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裛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蕪絮墮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枝蘭流水曲游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抛楚畹蘭苕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聊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怨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繁（一作繫）筋歌無悰漳浦卧還似詠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晴條妬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忖要圍

公子

黃山閒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迹來下馬春場雞鬪
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擲隔車音聽
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春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
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墻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秘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
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盡）春應減蘭徑荒
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鵾鴂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
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
禊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
難分東風鸎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
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綦墅風流謝舅賢鬢光如漆惜窮年人隨黃鵠飛千
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
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蘅）皋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
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
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
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沈鐵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昉）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埜）火
遙知獵日送雲羅但聽鴻六著比犀鳴博勝百嬌拓
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

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幾馥徑柳暗欲翻溝
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
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
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遂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
斗牛釃一作歃酒閑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滄倏一作攸洲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俏覺春盡漏永送籌稀
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
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湘月閑舲蚌
有津千里壺漿民詠謳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緣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
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

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艎青渚暫夷猶過登灞岸空回
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
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園
桂樹鶖鶬趁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羅葉生光
蝶粉花霑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為春傷
即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
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
緘愁平居草帶頻移孔誰問無憀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墅人歸應作
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
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
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兼晝晦悲鴂衆芳凋
紅壁丹砂板瓊鉤翡翠翹如何搴香杜杜一作衡江上獨

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鷲峯岑絶倚雲斜嵓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盃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籬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鍾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日滿鷗不及摩一驛賦成應接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次始零羞彈長鋏劍終懸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孫桐百尺拂非烟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泱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歆驛使馹狀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搖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芊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連江鴿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髮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若初日露華鮮筆含畫的弦開月牙弄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蘸陰薄餅衣翻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全地敵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歇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箏音聽已遙千里羹蓴詩敵酪滿池流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峯香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窻雨不聞

鶗鴂 鴂一作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幰塵鶗鴂枉緣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蕉

銀蒜鉤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為

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溉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闇堤長走畫輪絮飛梨雪隨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蒼敧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遥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 峰 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師臨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 王一作 袞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燈初畢杷羿蓋共尋幽鳥哢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 泰一作 桑縞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

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
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霙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
醉爲憐殘蕚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艷惟應有
蝶知開謝兩堪成恨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奉呈聖俞

堤柳纔黄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𫊸城日暖鼓催

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録
歌臺歸鞍暮通宮街鼓府吏應衙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宫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
灝氣成山霧浮雲斂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
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遥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 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城邊 三字一作拂雲煙 征轅 一作鞍 去莫攀人酲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 故一作舊 府雖同在新年獨未還遥應
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redacted]

[redacted]爲

外集卷第五

[redacted]白嬌 疑用歐集錄記百晚事

外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
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說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
綠苔（一作蘚）長秋雨黃葉堆空堦縣古仍無柳池清尚
有蛙琴觴開月幌窗戶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

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
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踈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
拆蕣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韋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
結綬同為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詠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岧岧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
走馬章街曉鑣鳴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闇暮霰六花繁
朔吹榮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攀
槐庭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為雨徧黎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鵶
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逞西）
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
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
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

鳥猶得追聞果下騮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坰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攀識徧應郎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遥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霧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緑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鶯縱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緑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瘦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緑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詠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後來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霠遥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聞敗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倚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寒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

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儵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韻)

搖搖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飆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無三代罇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耆齒公卿胄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閣閣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噪菱芰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隸鴻鈞倫醉閑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巖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汾)風篁幕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蒔苔一室前菱花吟次(一作坐)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枝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鞞鞞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崢嶸卧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紙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犀玉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凴欄山城歲暮

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疏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弈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襟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沿一作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漫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鬱斕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纍纍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鵶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鄖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向食魚頭故俗傳為落頭鮮囷有亭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灧
除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
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横琴
介節温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沔陽之俗不知姓遊大名與其定以三月十八日為行樂之日其俗頗成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逐春潭透綠舟爭得心如汝無

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
熳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
暫偷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䵷物甚
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為寄
且警激之

峭巘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
太守凭軒處群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

遠思歌湘曲通文繼楚材魚貪何岵樂雲忘帝鄉回
遠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境一作自笑擁
邊埃龍漢方多孽旋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
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
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
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
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飄
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罇今宵為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
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
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悰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論兵

氣古時難合詩精清一作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傅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悰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謂聖俞張先夫張子野延仲與下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中新守出法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為伴顧我堪羞麾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拭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

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遲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赴州張希益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猒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輙亦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雖茂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一作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獨有恨難得新什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
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 一首乙巳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秪自傷氣候愈寒人愈
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
帝念宮臣舊恩隆衮服榮春風緣野逈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
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

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
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
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
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 一作丈人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中伏 集本皆作中秋而詩無秋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且有祖暑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 聊一作寥

歸襄城舊居 古詩誤入律詩中

贈[illegible]者書呈元[illegible]第十首 野花 一作春花 嶙峋 一作竦竘

外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聲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𣙜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寳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笑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鵠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請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何異鱣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慙禁籞闕一作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宫馳馬悠然宿霧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涨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暇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閒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為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羡繡錦一作衣榮昔時結客

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
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琯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
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廻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
變共喜釵頭鷰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
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琯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
語巳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
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輈一罇莫惜臨岐
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
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瀧田
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
曉詔龍墀羅行瞻鳳蓋翻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
豐年衰病慙經學陪遊與後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
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智懷磊落達知已氣略縱橫負壯心玉麈生風賓滿
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
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秪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閒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巳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
淡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
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

簡璽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宫樓臺碧瓦輝雲
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
詩翁凌（一作陵）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
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况君門
户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賦日誇春
牓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詁言能記有
朋親吴江草木春風動灑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塡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
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樽酒屬
吾曹羡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鶯燕各歸巢哺
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
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瀲瀲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
蓋罩卻紅妝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蜓
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
見（一作足）水煙埋卻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

菊金粟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
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偪偪無忠
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轠鎖若牽拘久羡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
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
念昔趨黄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
達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
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
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
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誰天月
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裘
裊不聞窻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蘂更約新春探
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禁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墻鎖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
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
無聲鑾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
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鳥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

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
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薄領區區嘆未監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
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
荷乾客舟閑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
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酬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

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
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
章騁(一作逞)富饒酬以嘉(一作佳)篇慚厚貺遠慚為報乏
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律綠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下昔遊峴上官更其山川追今十六七年矣)頓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
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
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禁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諸君歎守
螢燈病骨羸漳浦宫書盡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
清冰

和原甫舍人閤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
到萬年風動閤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隨巷相過意
未忘楊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黃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虵意盡袪諸老何為譏賈

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
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飄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黃犬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祿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
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鷰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
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
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劃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立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立二載足三字一作兩府年一作閑辭近詩
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為無事
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
心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
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
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
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韓劄推恩致仕許保宣徽職自王仲儀始今來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

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
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
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
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
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
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

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
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来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
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
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趙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洞
此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
上生漫一作設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来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
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来千里我病猶堪醑
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
去彈琴道士月明来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晝
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一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来潁水濆曾看元臣調鼎
鼐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

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
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来野寺獨尋春偶過
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顔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
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来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
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

豐穰榀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荅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閒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黄鳥春歸後紅藕青苔人跡稀蘋面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生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亞當提笥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强猶須詠短篇

寄韓子華 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蔡絛西清詩話 已下[illegible]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閑無却翁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群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琴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秖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閎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閎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荊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荊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荊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穀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琵瑟

外集卷第七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月墻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拜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宿露（宿一作霧）

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方滁州而前政趙良規帶江淮按理移京西提刑即）

陳勛之挽詞（改作瀾作登神記可據）（其人也合入事六卷）

釣者　釣線（線一作綸）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　潁水濆（穀本皆作濆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亦作濆今從之）

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恭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右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詭產遐陬來海裔兮貢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黠我以文采予我

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畜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與而珍慈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織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禀何驟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性遣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犀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

泄和滴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盡性宜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絶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一作遇）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柰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疏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顧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怳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顧日之疾兮顧月

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怳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搴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曜質出淥水而含新陰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淪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艶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晼蘭衰夢池草寂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而）迥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

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蘚莖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菂以歌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青一作骨爾乃曲沼徽陽横塘細雨逐橋上之歸妝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羅翠袚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歌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脉脉盈盈達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濟容與兮悵爽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 并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皁隸嗚呼所謂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

爰有殊蟲寶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没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彼鴷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鴷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訖歸風兮仰訴古和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欝欝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輔治兮器不刃鉏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堅萌櫟兮五財利聽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

威廟祭室寢兮猶無興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
而與倕丹臒之不已兮又以彫斆斜鉤曲闕兮華照
欄楯高構崄兮目精眩地兖而赭兮山禿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爽族竊龍木馬
兮重閩陰屋皇民暴畜兮驅之以朴噫智巧兮誰爲
是旣紛紛而不止工盡則大兮蟲盡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盡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盡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
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怳疑在兮杳難追髣髴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
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
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
根深而業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redacted]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淸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顱非有干戈告諭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瑴玉旅于闕庭納于庖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來遂一海內寢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
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
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
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謌之詠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奧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欬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事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我穹宗莫宗之東有山而崧谺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帶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雖延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延以荆灼延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厥兮耽耽黼帷幢幢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正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州名急就章并序

叙曰古者史學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顔籀為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娱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雖具陳皇家丕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隅集梓泗斂陜涪幽駢聲相附可知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溜資恩邵化雅華夏客吉蔚悉永鄆鼎頻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郢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兖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溽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彼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間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薊貴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監甘岢句至於許汝發處句楚普潞欽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郢亳溥洛句莫涿朔鄜柘句眉恭齊池蘄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宰右十句皆卬通龍洪蓬家句邕同戎忠松龍右十二句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雖簡潘田磁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鄜扶儒禺右十四句皆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抗揚江黄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邑濠長右十六句并青瀛登成明句衛彭英瓊邢洺句涇寧界榮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右十四句二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冀渠衢歸嬀輿恭汴辨涼梁祁岐鄜單宿肅磁慈灘維峯封登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

不同相沿者亦借以足之飯環恩順鎮霸眞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係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捡九域圖有高富龍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辭對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荷花賦　此土疑是北土　而脉脉而朝朝一集此二而字

承木辭　五財一作五材

哭女師　兩毛毛字疑

會聖宮頌　于益一作於益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外集卷第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禦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知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衆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

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後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楄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彊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并載盡古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䌓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高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誑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爲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耶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感（一作咸）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

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發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

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後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僣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輙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亞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亞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編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聣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襃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勃勃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又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而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

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昪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

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焉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子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孰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爲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
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檝也（檝不及湯
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暴其人民以爭戰其世質得人貴若漢唐之始也）
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
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叙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魏以來自後魏衆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晉或以宋齊皆不勝并天下）聖
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
明者斷爲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
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
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一作財）
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
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
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
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
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
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
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
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
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
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
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
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
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
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
固盡有鬱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
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
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之）
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
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
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
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
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口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主）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衰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

賈之人為繕修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麤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為）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

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議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鋭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餫）此外固無棄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歐文卷五十九 二十三

溉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
北保塞河東幷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
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瀰水之地恐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悍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闕孰畎水衝民田柢百戶妨
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穫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傚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
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鐘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始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最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幷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絶古虎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猟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
生矣非北寨一作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因其復水
為險濟之勢就其要害也以欽兵茲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
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
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樂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枝足之地又爲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鋭兵伺吾人之觀頓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埸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繼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爽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摩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後欲睹夫子之容乎後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猶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参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錢州學記曾鞏文也（綽本缺本亦）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稿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九

本論以教道（道一作導）而於（一作而已）立法以制之（之一作財）今四海（三字上一有方字）敢驕（一作踞）

原正統論

正統之論作（一作正統之論興）其不（一無其字）其詩下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太師本國其詩同列國）仲尼以為■以加正月

四十五字（周也乃作春秋自仲尼見王以始周平王東遷之明正其統之所在君子以隱公為正月正之有此下一字在內傳元年書而不書即位以隱公元年書王正月明其故以法數文又書王）左驗（一作驗）其一驗唐接之隋（一作接隋先下）至其（一作至有於字下一字）魯隱

明正統論

其上（一作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一作矣也）相兼（一作相并）將安與乎（此下注文一作疑是也又有六字）謂之正統乎（此下注五代是也一有六字疑）篡位（篡一作立）正統萬世

大公之器也（正統二字下有者字）得之者少也（一無也字）正統之說（四字之上一【有】以其得之者少所以其為名書專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進之二十八字）復正（一作後正）

【秦論】其德（一作功德）其夫始皇【至】廢秦也（【二十八字】一作然自漢而下爲正統者多矣其用越之漢尊統改之寔姓職有不同而其大者皆往往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百官之稱號下至郡縣阡陌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改作若以號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加禁封耳羿封不能廢夏商也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三代之相傳而王也飾之禮樂文事而稍道其功德使後世矯然悅慕其所爲秦獲不然然又特底儒生學士是以漢興學者尤醜詆之此皇大公之始耶漢之興也起於亡後而至重帝非有三代濟禮之德非甚跟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謂人遺封之罪多孔子商說其不至於是胡漢儒秋說乎然後遂武其說而曾同者也之）

【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夷字）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天地之生爲物也人以貴則而爲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爲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爲賤以賤者干貴者爲道至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黨中國則進之夫進夷狄於中國者失道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入】）

【附】入苻堅（此下脫堅二字害）

【梁論】胡謂而從之（至字一作相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驟無節（節一作時）今坐華屋（今字下一有夫字）請試言之（一作

請試言其或之事）高化軍（驍）惟耗（惟一作肆）有支移之賦（一作有賦有征）

【塞垣】作堠（一作作堠）牙帳（一作汗帳）可我師禦扞（此句有脫誤）鞘城

險（城一作城）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覩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

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弃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卒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若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

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
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況
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
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
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
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
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
子歿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竄出乎人家之
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
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
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
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
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恠而隱是一
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
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
不可爲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
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
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

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
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爲中人以下而
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
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
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
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
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遺其
及于恠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
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
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
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
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與也在
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
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
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
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
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

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

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賛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刊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迂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

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化）俗善惡之事闊廣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

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

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

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
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
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
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
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
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
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
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
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正文侯之命
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
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
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
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
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
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
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
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
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
豈降之乎太遠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
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
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
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
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
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
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在一作）諸侯而雅
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
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
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
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
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
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
陳秦以祖裔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
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
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
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

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弟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問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

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艶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外集卷第十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幷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鷁論　獨經(一作經獨)

辨左氏　人事也(一作手)瞽瞍(一作史)

易或問(文海作恭問幷文系象)　於泰於否(文海作泰而否)

二南爲正風解　可與不可(一作與不)

定風雅頌解　滅然(滅字缺)

十月之交解　亂說歸向(缺)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族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華華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華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又其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華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

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
有益市群書曰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
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佚)子即隨酒具以
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貲產之有
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
成人及身亨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
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殁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
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
志志成矣而身殁身殁而名益榮矣今又得碩書其
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
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
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
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殁無聞者卒而得志
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隷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
詩以貽鄉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驅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揭
衣殁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
序曰隱朝生熙熙生寀寀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
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
中鄖祁使吳越册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
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
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
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
書諱蟓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
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
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
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
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
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蔡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與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嚴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為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為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執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糺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靡

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文下詔書勑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穎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嗇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朗

州觀察支使次曰濟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颯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某餘　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斵一作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益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傾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斂弘衆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㳂(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顔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蹇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若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姓之吏疑且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歎(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

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昇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缺)皇妣李氏

贈其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

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儆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
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而質其罪有冤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援士類不以年者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佾次適光祿寺
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
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
兮獨用越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
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
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
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
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
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
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
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
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
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
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
悅曰且可以職廉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
天富監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試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
廢請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祗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溫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溫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
布衣飛籍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來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潤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譁遂
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勞郡中曰益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
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
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
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
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
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
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
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
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
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
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
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　其剛烈烈公躬直清
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　薛有世次簡肅之碑
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　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揚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揚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知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祁公神道碑 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又云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諫議楊公墓銘 錄（一作抵） 學乎聖人（四字上一有而字） 其婦（二字上一有封字）

王公墓誌 水丘氏（集本多作丑丘）

許君墓銘 又監（一作復監）

盧氏墓銘 將作（二字上疑脫通字）

碑銘

潭（一作鄆）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潭
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荊門大
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從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
蕃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
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濬
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
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
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橐空如惟恐人
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
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跌墮自開封
及其爲秘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
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
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其官

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
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
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譙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内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遷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

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按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

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修𢾾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繹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為兵部
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
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貽文
史館集賢院秘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衣冠盛事録
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族氏四代之祖因杜通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子一作杭世久
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杞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
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
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仕雍州軍事推官
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
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
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
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
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
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
為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
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闘
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拱
頓改自缺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
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
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
而斂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後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屡殆不可
為晝未盡數刻昏手足於官署翌日殁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兗夫內溥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録予與之
遊錢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兗夫兗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兗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踰
海歐陽脩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豈其躬者鮮其仁子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斷可怪也其有其施其爲不校充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卷五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稾其後删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
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
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居而
御酒食戲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
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
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
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
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
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
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宜有後也汝
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
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
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慎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
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予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益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栽栽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穫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予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闕或葬或青中顛彌長或吉或衛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予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詎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掭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掭粤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掭既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吏部事附葬之禮故今門人家集

廬陵歐陽先生誨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文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既感胥公之知已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
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
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識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
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可永謂不見爲幾幾時兮忽二紀其行閒世無子兮
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幾
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
諸銘於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揚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揚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揚公之女也揚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
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
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
者焦千之曰揚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
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于朝廷發
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揚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
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揚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
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
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
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聞因其夫
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
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
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
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兮一作而悲如新一言
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張氏墓銘 其先一本作張氏 荊門荊一作荊 其家一作居 益歲益上作
有技字 嘗世家嘗上有嘗字名字 節之無之字 跋墜墜作遺 及其及作
夫見莫 莫見見作
謝寅客 魚袋魚上有緋字
張司錄 山東山下有南字 可兼可作得
先君墓表 皆無恨無一作有恨 通州判官石本作通州 歲
取百千百作十一 抱汝文集作抱汝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
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識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鎭觀察考郡後增置胥史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鎭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華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國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夫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羸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碁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鎭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葺焉於是規其廢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爲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爲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寺）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後興之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户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千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偲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刔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亢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鋭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譏之爲已病也每儒服持謁觸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若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若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文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絶少陳君什邡之鄉文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噫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違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知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内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若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嗟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蔫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文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其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瓚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卒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槁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鎭而洛陽天下中周營（宮一作）漢都自古常（宮一作）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少一作）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而一作）獨出其崭巖聳秀挺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廵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爲一作）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作袞袞）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頹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矣是是近乎謟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謟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未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宇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淸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晉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非有淸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飮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厥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鎭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一字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　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

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佪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雹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一作與）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蓄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

毀傍有小池竹樹環之德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飮酒言笑終日（一作的言笑）不倦而某嘗從德之於此因書於其壁（壁三字一作而記云于）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蕪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壞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箨搏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等）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翫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眼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留色少見於頹閒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甞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潜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鯈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因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壷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焉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郢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聦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欽其衣盂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聦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閑吴歙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没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学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託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偷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斵鉏荑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徙守物之貴賤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羸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與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蹄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豪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京

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磬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
〔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
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
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
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
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
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
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
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怪誕甚妄也水
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
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
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
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
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
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
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
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
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
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

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
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
不必問(問一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
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
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
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
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
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

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寳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有光老人目昬視暉難准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黒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

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
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數者知學本於勤斷遲久
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
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
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通其野而耕者不爭壠
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
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
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
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
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
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淨垢院記 甋其（甋上有累字）十有八（八下有字）空且（空下元缺一字此本作空且第）洛陽（洛上有今字）損小（無損字）三十六（三上有凡字）既畢（畢作）遂爲（無二字）記

榮鄉學記 什邡（無縣漢州轄本皆以邡爲方非）以荀滿歲（歲一作月字）未嘗
想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君行違（違本作疑一作若行守）（恐）可知矣（矣作已）之下（作）（此下有缺字其下有此）

明因大師塔記 千百年（千作十）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記本作）

叢翠亭記 周營（營本同注作宮）常以（以同注作皆）嵩室（同注作少室）最獨

采（無采字）治亭（亭同注作爲亭）速者（一作者者）而刻之（此下有云字一）

大字院記 某人題（某人作某乃人）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友作子脩）爲大（爲作云）億二（二下有十二字）始約（約作約）

乃希（乃作乃出）幾一（無一字）未出（未作開出）少以（以作以後）風土（作一）

給生（給作急上）豐年（年作居）往求（求作來）益脩（脩作壯）不復（復作復下）

元缺一字（字恐本作不拔）發閏（閏下有也字）其谿（其作之）石物（無物字）友益

（華字作善文）二年（文獻三字作）也（也作記）

樊侯廟災記 廟而食（廟上有亦字）腎腸哉（無哉字）貽怒（怒一作怨）以

駉其恣睢（無此二字）有司（有上有宜字）不興（不作曲）壯陽剛燥（四字）

（以作陽氣）于使風（使上有於字）

遊鯈亭記 之東（東作東字）以燕（以作其）誦之（誦上有以字）雄富（雄作雄）

寺在體（在下有文辦此字）傍有小池（池上有宋文術齊字）而其（而其二字作乎）

於其壁（壁下有同江字）

伐樹記 其根（其作三）疣之（疣上有字）七尺（尺作弓）杏之（之下本缺）

一字（恐本作木）死數（死上有其字）

放竹記 起本記作趙 俠利 作同依正文

游儵亭記 是爲 作同是正爲文 心者 字無者

浙川記 浙作 之資 資作要 所餘 所作之 甲子 子下有甲子三字 全

惠聰自 三無字此 雖老 字無 錄

樂師院佛殿記 之賈 世之作 以生 以下爲字有 以其 字無以 孫

磨 磨作口字 然後所食 後作其 以庇我 以上有字 浮屠之 之下有人字 我之有 字無有 所欲用之 之作遺 因具言 下有 字 得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 遺文之數作其言問之其所欲 所爲江用 始造歲月 遺文之數作歲月 可喜 可文喜數作 十六

遺者 乃云 李佛 遺之 字無 日 今無 歐十陽字 蓋有 上之 字 及

偃虹隄記 起今本家作集以作陳欵作希文宜遷公 擬隄作 所記 記作紀 金雞之右 石右作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 尺起高本十作 有長三三尺百 萬有五千五百工 五作四百千工 有 百步之隄 五百十作 皆蒙其 利 口無字此 不以廢 不作以廢

大明水記 取汲者 一作汲多 者取 秀卿 秀作卿 謂山水 謂上有 字 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 文本上乳泉下字蓋 而有字而力字 與江下遺 句云 湖比 湖有 虎丘石井 泉有作 招賢 招都本字疑 而本 王虛 作二廬字 天白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文蓋此數篇遺 水字瀑布江 水下字無 皆戒人 爲目字下有 食之 而之作 岸時 時有本 疑 此井 爲水 於爲作

孫氏碑 皆此三字無 來世子孫 字無孫 不必問 問作問 遺家 作遺 積有廬 漢宋

三琴記 皆不知 皆作墨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宣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勑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焉戛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刋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

欽定四庫全書

法猗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

祖宗之故常閔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歆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軆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朕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桎梏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韠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巳）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求上都寓詔舍化衣京塵穿屨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猗褰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指（一作旗）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快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橐（一作亲）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擉鱉可供膳羞山兩麓溪流中無巖嶄頹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頫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一作陟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惟畢且閑者宜之惰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簿秀才陳生亦遊皆畢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年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賓客由河南出者入不俟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朝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及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鞲出入府門下入國華（一作）視而繫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云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洪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後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以）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鍾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簨簴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益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為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交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忘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文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勑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皐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一無此字）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發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通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一作云三字）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頃)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襄城於鄴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歳而曰見之爲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燁)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扶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鄴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

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茍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叛)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嘗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鄴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駿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字延仲)

良金美玉蔵乎礦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錬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歳則復乗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祗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驁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寋寋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

況乎白華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爲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侯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祀軷長道捨袪爲(一作而)別又爲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外集卷第十四

送方希則序 將有（縣將 字）不利（二字作 對世貴）褚囊（囊作 槖）
送陳經序 而下（下作 此）若斷（斷作 斷）獨鶩（鶩作 獨）登覺（覺作 登）
相傲（相下有 爲二字）旅遊（無 字）進暮已（已作 以）三日（日作 月）
送楊子聰序 歲數之（無 字）哉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一 有河南）
爲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 衆而能出其頭角矣二十三字 逐特（特字本 無本作特）
送廖倚序 幾歲（歲一 作幾）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蟹（本作 怨）先膺（二字 先英作）而精（而下 有其）
字 志高（志作 文）行潔（潔作 能）河陽（聖俞本皆作河陽因按史序云 諸本皆作河陽洛陽事）
而至於此事既言師余惜其 去則非歸今明失今正之 終則（則作 而）事訖（訖下 有役）特
其（特作 詩）

張應之字序 言則（則 無字）稱述（述作 第）而深（深作 淳）爲用（用字 無爲）
尹源字序 右仁者（一作 之人）古 是以（以作 既）而字子淵（文作 以獻）
開 且止（四 文五）
胡寅字序 之辭（辭下有 也字）美之之文（文下有 也字）禹之言（下有）
有字 言堯舜（無 字言）文直（又作 此）文王之世（宋本無之字）名昌（字并）
右有 古人之命字（一作 人命字古之）所道（道下有 者字）作字說
日字 二有此字
送陳子履序（本作陸子履乃陳經也後陳曰陸 本然爲陸狀公之集或曰陳曰陸）煒然
作 所以尚（無 字）以後悔（悔作 無復）一朝（本朝字 無此字疑）博其
閫 文作 致思（思下 字也）有發辭（辭下有 爲辭也者）有

序二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求一作）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之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卻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鐵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於一作）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懸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

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於（一作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乾維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縣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攻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攻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

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
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
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模)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
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
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
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

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
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二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
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
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
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
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
亦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
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
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
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

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
為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
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
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
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
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
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至嘉祐七年親享
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

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
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因
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
此(九字一作可貴而物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
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田令)為耆長往

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鄭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衆城

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鄭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誅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懌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

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

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其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稾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歎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

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憚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

黃庭經序 其生者(本下有也字)有

送王聖紀序 前年(前作二)吏無(無作吏)吏言水旱(旱下有字)有許

於字相(四字作知字相)四出(出作口)斂民之(三字作其)斂不得達

(見作)一霖潦(水二字作旱)易見(見下有一字)通於(於作于)吏居(居作)

生死曲直(曲直作生死)而民之志(而下有二字)(有已)聞于州(州下有)

達于上(上作于者)縣不壅而民志通者(本作已上今入字)

(薄尉先之而已天下及于仁民思下而三十三州字州不通不壅文也尉主薄云)主薄(尉作)佐是縣(縣作其)以大(大作之)其行(二字作以予)予月二

十四日(四作及十下日六字二)

送秦原方才序 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

(校是年六月公貶夷陵縣令此云乾德令尹者作二年之)

傳易圖序 至其(其字無)其有激云爾(而作云有也)昔孔子(子下有)

字其事(事無)其必以(以作)夫子自作(子下有字)有取卦體

(辭其下有以文言六字爲)偽謬(謬作)聯屬(屬作)孔子言(孔子上有故字)

不必(作不)也必(也作)其證(證作)知矣(矣作也)雖有述者

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哉上自孔子至于王鄭述其所自來以作斷圖自漢學者漸不師授而各自名家今圖之所傳者凡四十五字焦贛費直二字上各有有字自得作自言得之之

學無之字漢末費氏末下有而字

七賢畫序文纂作銘七賢畫事示集生江遠云此篇文謹似非序仁文纂作錄字可疑王深甫

長安多者信都公詩作七賢圖詩其序云故象良亦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吾求學文之士為之頌贊將以刻石未告來奇而同也不自亦奉於此數刻公所請作詩若不一也想本作求七賢畫贊與意伯強書無蜀物文纂作無一蜀物始為贊文纂作誠為贊

龍茶錄後序然字時文作類龍茶錄後江遠云此篇似非字想本作茶錄跋是又一首贈詩少御佳客時文作嘉客齋夕作致齋治平甲辰七月丁丑時文作治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桑懌傳本舉無本字往來文藪作得往來往來里中四字作得字為也也作矣夜入作夜潛入其蔬蔬字下有中衣歎閔里父是苦里父言是仰復歎逐王生蔬中見二十字推仆文藪作推作轉運使文藪無使字崤古險嶮下有道字涂山涂作塗捕之無之字宣頭集跋字授名名下有捕賊二字罪戮巡檢檢下有者字其間二字見作莫召懌至京此下既一師字輒出出下有者字數日作十餘日民皆走民字作居字獨有無有字三日三上有歲字則擄文藪作則自擄擄其具作自擄其不畏畏字上列本缺一字怒卒作不是畏其處處作所察其實作察得其實卒若干作乙若干按乙字乃對上甲字刊本作卒疑疑復命復上而有字非我我作吾送三班送下有名字與兵馬與下有歲下二字手殺二字作平而自伐而作以與詐取識也無與詐也三字亦忍之然無此四字以行無二字二虜二虜作圖見民見上又當二字善劒善下有用字常畏作常謹畏遇人文藪作過之而能者者作然偉烈偉作義古之人有然焉文藪為字作而不詘詘作過知今人知上有又字懌所為懌上有繼字次第之之下有為字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幷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閣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一諝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冊一作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賓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集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犯一作）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通一作）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賞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操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操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作二云字若一)唐虞之道

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如一作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旣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

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卒一作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識[illegible]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
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
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
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
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
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
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
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
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

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
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
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
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
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
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
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
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
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
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
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黙黙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
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詩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
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
栁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栁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
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
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
若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休頓首復書于相公閤下所遣使二十
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慚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盡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己疏淺（一作賤）
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
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
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
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盍休問以
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蓍龜之神而再三瀆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
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
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
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
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
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
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
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闌
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煌下民樂利天子
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
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
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
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

官不由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其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爭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儲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其士之賤者

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其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鑿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湯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御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求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上范司諫書 此又非一文海無一字

與郭秀才書 羔羊一作羔鴈 且少一作甚少

與張秀才第一書 勤勞一作且勞勤

第二書 齗剝一作齗剝 發之一作發明之 堯禹一作舜禹 孟軻之言道一作軻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 誠先一作誠試

第二書 文章一作文字

答王相公書 伏讀一作捧讀 循即一作循唧 寵若一作寵眷 消息一作捐兒 愁無爲一作愁集

投時相書 丙火然而精四字一作然而文精而文辭然而精 賤技一作賤技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閤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詞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

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侍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皐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邵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意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若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緘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也）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閽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

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默一作）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又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黙畏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閽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詫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絶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愼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候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仕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作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
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
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
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
幷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
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
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
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redacted]介馳此奉洛且希一報如
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齎國志草本去次
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
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
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
敘但避猶豫間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

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
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
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
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遲中卻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鄭推官計
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柰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曆不足屑屑於胷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
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
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
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鬚無

累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若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令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毋病妻皆臥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迫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待纘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

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愧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 伊尹者（者一字疑）私自（私一作以）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聞一作獨念昔聞於先君大夫者有）

與高司諫書 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師一作以問足下於予友尹）

不可屈之節（屈字下一有此字）不以賢者（一作不賢者以）

與尹師魯第一書 見有就死（有一作其）

第二書 五七孟（一作五孟七）

第四書 及陝（一作陝及）

[illegible]書 自如（自一作[illegible]）今乃（一作乃今）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幷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儁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柢一作)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安一作)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内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闊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鄭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愧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襃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顚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限一作)於因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而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弟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賓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而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惡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以（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蒞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疑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方（坊一作）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教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君孺學（儒一作）宜先生碑數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

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
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大
丈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
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
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
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
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
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遇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redacted]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
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
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敎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叅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撝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叅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旣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已卒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乎書之勤邪將待以庸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奉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旦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幷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旣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速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拘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古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雖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雖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

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既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其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之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豢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重一作 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害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其師以爲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嘗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諡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愼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于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艱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鄉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

事常日夕汲汲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令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令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雖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絜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外集卷第十八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令又 疑二字衍

第二書 三十年前 十一作以前年三字

答祖擇之書 兩策 兩一作冊 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一如字下有於字

答徐無黨書 於辨論經旨 於字上一有至字 并前所記 記一作寄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汩汩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

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

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毒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

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頴在頴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遺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

其之戀戀此其與其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客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于潁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其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絶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

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答一作）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絶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悰始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徹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
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
未知何如〔一作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
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
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後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
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
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
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
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
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
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錄示尤幸目痛草草
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
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
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
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
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
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髠衣僧衣
見符彥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
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殂據張昭
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
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
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為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
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
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
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
其時為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
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
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十日尚遠遂未曾
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
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
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
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

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
公嚴深別無猜吝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
不見令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
粗能傳述於後世不必行然況治命不用耶若葬期
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
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脩文字簡略止
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
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
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
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
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
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
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
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
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
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
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
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
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
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
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時狀之類然又不知尊意
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
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
為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
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子遵御名旨同所改也文獻旨職曰
歐義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
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閤儀帖

入閤之禮起自何年何閣殿是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
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
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尋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
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閤
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
失紫宸入閤本制也然不見起年代和今乃入閤卻御前殿
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閤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

衙自明宇失之至今遂廢之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爲古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視朝御正殿如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比入閤之制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夫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閤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禁宴而朝觀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延英入閤仍於一更閤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閤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衙殿行入閤自後唐至國朝坐於文明殿行入閤皆非便殿故謂之入閤朔望宣政爲入閤尤誤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歸一作臺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其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沴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顔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勤脩頓首

京本英辭[illegible]意懷相類
[illegible]而
用字或不同併刊于左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

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 玆者人至（此下一有又字）

與君深有論世務 前世（眞蹟世字下有固字）況一人之力（眞蹟況字

（下有以字）

同前（以集古錄[illegible]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illegible]）

同前 代七代（一作之）

與蔡君謨書 自三代（此下一有秦漢二字）奔走（此下一有山川險阻四字）不

足以示人（不字上有爲字）一自傳（此下一有也字）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大尉夏守贇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通金得謚莊壯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

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灋謚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祗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為嚴順祖皇帝尖願如在之感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俯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俯扶護妥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俯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為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而若荒神之所作其忍不為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為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為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閈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于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潁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

外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一

譜

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頠頠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

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歆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盖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 生一子

僧寶 生三子

顒 生二子

紇 生四子

詢 亮 德 器 胤

約 生一子

盛 闕

遂 闕

詢 生四子

長卿 闕

肅 生一子

倫 闕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 生一子 名亡

通 生二子

其 生一子

幼明 生一子

幼讓 闕

雅 生二子

湘 生二子

效 生三子

楚 生三子 二名亡

璟 琮

謨 託 逵 棊 其 戎

託 生三子

郢 闕

郴 生八子

俊 生一子

仲 生一子

儀 生四子

翔 生一子

宏 生二子

猛 生二子

谷 生二子

寬 生五子

萬 三

至 起 麗 綬 煥 炳 曦 暐

任 生子一
信 生子一
偃 生子三
載 生子一
素 生子三
端 無子
覲 生子二
晃
曉
煦
鑒
霈
曉
藹
昞
脩

旦 生子二
瞱 生子三
佺 生子二
翦 生子三
羽 無子
傚 生子三
穎 生子二
宗古
宗道
宗頎
宗閔
宗孟
遷
凱
勲
景

昱
顗 生一子名亡
頊 生一子名亡
邦■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踈宜有
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踈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
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
當唐之末黄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
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
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
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
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郴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
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
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榅鄉人以爲孝德

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
鸞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
令夫人累封燕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
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仲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
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
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
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
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
王氏
處士諱係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静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為静江軍團練使據宋史所按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曾江軍團練使南唐官品頗與令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僵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
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
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十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奔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翔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
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
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拜監察御
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
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
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大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榮村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翺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荊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顓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疏爲別凡遠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諜互見親疏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本譜皆此圖爲首）

集本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閩君字）搖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有蹄字）

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一有生字二字）和伯仕于漢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字一作渤海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一無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者曰頠感名著于南海頠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

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于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府二字）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官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繞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

六世百年或絶或微分散扶踈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尚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其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

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舉曰述曰純亦以其族隨晉渡江徙居丹陽吳郡陳章然皆不顯而質之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顯所籍至其孫頠顯子詵詵子詢詢于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諸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也初）

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顧至通史嘗以孫患府
人而詢之舊譜則以衡潭之重合稱郡當鄉江貴里
爲萬安者亦因其舊安自脩重祖始居吉水之沙溪
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爲永豐今譜雖
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
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
是廢絶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
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
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爲譜圖
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别自爲世使别爲世者上承
其祖爲玄孫下繫其孫爲高祖凡世再别而九族之
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
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
也凡玄孫别而自爲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
祖而下别其親疏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
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景達 子生一

僧寶 子生三

頠 子生二

紇 子生四

詢

詢 子生四

長卿 闕　肅 子生一　倫 闕　通 子生二

盛 闕　邃 闕　顗 闕　幼明 子生一

約 子生一　紹 子生一

充　德　謚　胤　琮

琮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曰龐弟曰萬

萬生某某生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萬 名亡 生子一

某 子生一

幼讓 闕　雅 子生二

效 子生三　楚 子生三

謨　託　逵　長子 名亡　第二子 名亡　戊

託 子生二

鄭 闕　郴 子生八

偃 子生一　仲 子生一　儀 子生四

翔 子生一　顯 子生二　猛 子生二　谷 子生二　寬 子生四

萬　至　起　綬　麗　煥　炳　曦　暐

任生子一　信生子一　僱生子三　佺生子一　儆生子三

載生子一　素生子一　端無子　觀生子二　旦生子二　瞱生子三　翦生子二　頫生子二　顗生子一　項生子一

晃　煦　鑒　霈　昕　脩　宗古　宗道　宗顏　宗閔　宗孟　凱　勳　景　昱

[redacted]

右自亭侯跡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

可悲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歙八世歙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

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歙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和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楚春中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子曰歙字子敬歙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

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逵字叔遊逵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孝士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歆字正思漢氏以歆為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歆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孝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附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疏之限凡遠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别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諜互見親疏有倫宜視此譜為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為正而存集本於後

凡玄孫（凡字上有故字）一字孝士（士一作世）（又作第）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當出繼耶又集本黯生一子顗專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兎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

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酹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或謂此

譜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鸜鵒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嵓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今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與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斲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

一余置中書閤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一作然列第二）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三河間（一有古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一作崐崘）

旁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

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蘂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擫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蘂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

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駱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鞓故謂之鞓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

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擫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擫之九蘂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蘂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大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人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五字一作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　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蔕乃數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

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篦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翦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

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稾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予使若未

復於閩而出訃已至于亳矣盖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

硯譜 惟此嵓石（此一作比）歸峽（此下有閩字）

牡丹記花品序 以白私（此下一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偏病之氣）萬物之一怪也（一字或無）

花釋名 或以氏（以字下有姓字）九蘂真珠（此下一有司字）司馬坡（坡一作坂）𪔫其園（此下一有宅字）因曰（因一作名）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一作素或作密 白如珠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一有者字）崇德寺（寺一作寶寺）如柏叔（此下一有之狀二字）不過一二朵（二一作兩）此花點矣（此作點）其丹延已西（已一作以）

風俗記 以菜葉（以一作用）尤著者（此下一有人兩字）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未出或用日西時秋冬或日一澆正十月十一月隔日一澆二月三月一日一澆）以鐵花（三字上有用字）一入其膚花輒死（輒一作必膚一作皮）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盖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大槩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萬朶而已盖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白常花唱酬為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莅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辯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稾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意一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

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稾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一作者）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況也）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翺憂者又皆賤（一作踈）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一作皇）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淸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

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陽獨卧閣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

但為州人之患其來亦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貢外新授滁陽敢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與使在陜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怨一作)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

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盖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

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顔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子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生）雖同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述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羅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雅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曾）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寂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東閤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閤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

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為人端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一作七字風雅）寂寞久矣鄉時蘇梅二子以天下而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

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當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

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謂畫以形似為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輙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

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一作偕言鬼畫鬼神書易為工以其人不當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雖東又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嘗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為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鶚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

人多蔵以為實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畢不以智造而力給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為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為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耶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獨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唯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為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

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 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擧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淸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鑰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奬則當漸修故事于是遂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眞宗時劉子儀當直旣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還趨一作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閴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幷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淸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屛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幷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褾軸而藏之公之淸節直道余旣銘之而

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兹爲終身之恨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絶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叟鄉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絶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外集卷第二十三

論尹師魯墓誌

故條析（石本作故大略悉）可當之（石本作可以當之）而不簡（頻書作敢不簡而）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二其字）歷貶（石本作歷官畫貶）盡知師魯（四字上石本有不字）仁義（石本作忠義）其學（石本無其字）呌屈（頻書作叫地）於其銘文（石本無其字）乃云銘文（石本無文字）以非罪（石本無以字）未必爲非（石本作皆非）故不一（此下有必字）若謂（石本作若爲）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翶行狀（類書作皇甫湜作韓文公茲與李翶行狀）誌云（石本作誌言）之戲（石本作之喜）孔子言（石本作仲尼言）故師魯之誌（故字下有於字）一豈恤（此下石本有核字）唯以（真蹟作唯於）廢而（真蹟廢字上有遂字）世人（真蹟無人字）

跋永城縣學記

此表論尹師魯墓誌即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詣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録寄范公今録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尚或可疑姑附于此○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

外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四

近體賦（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未（一作）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曠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為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豈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衆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塞（康定元年三月陰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水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人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為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忘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

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撒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尙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覩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尙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聰)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尙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晶故我訪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截雕而後足然以實有可尙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眞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他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礲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鍊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尙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論以非精苟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於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璵璠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陛陵峻人主尊矣)

位旣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

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群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底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而易陵君非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高一作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區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

因是知制棐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寄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群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賝爛雲甍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萬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斯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平土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謀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作二字地一）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觀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燕指陳

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群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

於方輿且異夫先國論兵仡模方略之狀鄧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採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歲旌飄翠羽赫奕飛華旌鳳邸先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龍蓋輝映雜婁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翿舞名竹宮歌旋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

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媲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芭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敎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實而奚為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識由室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淳風一漓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貨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幾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感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實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皐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儉地寶蓄而不匿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博愛無私詩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敷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發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序夫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而弛愛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后敕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遷

建官當候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為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須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簇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為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

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譴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獮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冢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祗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蕭祗夙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為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鑑于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乎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咸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埸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顧國者在緝綏而以興

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為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則持盈可久不違啓居兮以固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成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盖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懋悚以為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

于萬國

斲雕為樸賦（儉去文飾歸於淳樸）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彫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弃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白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萎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剞刻桷之形復釆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末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淳漥是挹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璺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礱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為貴者寧懋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華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剞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貴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俎期乎去泰去甚寧忘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為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弁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無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著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禜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祭光之渙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為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

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溢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异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粗善必誨人而倣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仕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道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論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剞劂斯主戢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其本周禮 見瓶寄集已下續添）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禀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固蒂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雛

黍何俟與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孟夫與治同
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
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
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
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若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
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爲治之極則其
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爲致
邦儀之舍厚

秋獮詩 見注者題斗

蝹蓊迎寒至啇颸應節泒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狄
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搬爲案
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苑囿歲思速播神武暢皇猷

外集卷第二十四

[redacted] 自四年來 四字下一有五字

[redacted] 可成 一作可名 難成 一作難明

[redacted] 必順 一作先順 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
成 一作東動也事之以發南任也物之以成 養育 一作長育 有常 一作無益 無爽 一作不爽 具在 一作其載 往牒攸欽 一作往牒攸處 事逆 一作事戾 有災而有
鎧 一作武史而或鎧 主教 一作主與 而不行 不一作後 故能 一作蓋實 且異
夫賜以鞶纓 一作當比夫賜以縈纓 賵其衆冕 一作賵夫家冕

[redacted] 完爲鞠 先當作梡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附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殊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𢬵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眷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制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興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黃帝之為世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澆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redacted]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恍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困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為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

誼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悶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本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為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孫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誌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識文帝之遠暨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治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賾幾深之處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為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容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為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入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若開之使明衣被羣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為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

氣無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詭而爲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君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意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

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與博而遠賢者識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 幷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窶良雜苦之年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

叔敖之負薪肯擔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中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與愚民之休戚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中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

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賜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遷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習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罷[illegible]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擧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之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為進士[illegible]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淸以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眞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鄕里擧不明眞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鄕擧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眞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鄕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擧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擧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踰俗未足歎風在乎禁之以絶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愼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敎化之治定

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捄濫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為之防曲為

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羲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輿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盖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愁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簞者不能執銜持鞭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國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歲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既久坰野之頒孳生益蕃而又何龍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驁誠由騎兵不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蕃價寔為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

之條禁遂弛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談以先後域

對養馬有夏序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遂郊任乎牧事祭祖繫於月令作廐禁原蠶著為國經垂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盡牡荊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闘一作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内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為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弛庶之貿遷施

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採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偏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恨庶則懼乎起姦類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粤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堯而爲農師居豳成於王業綿綿之緒本仁積功膴膴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𢘻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逖覲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歟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析理奚長諒茲後疑精于經傳敎言條對勿尚猥弁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報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遠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康即神皐以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旣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古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强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圮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拘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擧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震强詐之患或非良吏處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匣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擧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擧所長用

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
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
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
之尊王道之寖微寖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
思求其端是以番精留神廣覽無聽居以側遲賢之
席行則馳襄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
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
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
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

儁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檮昧之微舉皆管淺之
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
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
條為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幷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
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
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
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闕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
明為恥傳春秋蒙誣𧨏之譏惠人者子産用心作
丘賦被蠆尾之謗謂之誣𧨏非巧言乎目之蠆尾
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
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鼂
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于篇
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
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劒
華之闕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
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
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

取士之弊策試為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
知井田之不能復安設沿革之辭知權酤之不可除
虛鬧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將談而對
之者敲敵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
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
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
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
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
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
可為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

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
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
其首而周南之作（化一作）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
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
也述百篇為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
謨以為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
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
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
故其誡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
刪詩書著為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
丘明所耻患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
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
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
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
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蠆尾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
推（權一作）而行之非為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
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
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僑既死國人皆
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為耻以遺愛而見稱也

荒昪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
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
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噍
殺嘽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辟一作）大雅小雅
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嚭回車於欲殺
底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聚形言孟嘗所以扶
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
鏘發之影響是以古陳遺曲唐人不以為悲文皇
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
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為一作）
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
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曰情所以動乎
心合之為大中發之為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
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御待樂
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
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為之防為播
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之衆以飾其容發焉

為德華聽爲達天理此六變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
用入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唯
殺嘽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
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
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
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感憂而
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
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
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感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
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
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枝亡國之遺音又烏
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
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
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
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
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
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閱規治事惟能武成之令典
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圖
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
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
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
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
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淸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
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擧得非折衷難
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闇淸論用折深
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
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
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
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繹乎至化故治事惟能
丕揚於景鑠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
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
敍教於民人嬴政幷諸侯之疆姍古以自是其制不
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狐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
流貴因循而不比崇法民被乎無爲之代故官雖至
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
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
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

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
人安不盡賢樣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
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
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
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治事益煩
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入不必賢夫清心省事
之論所以為此弊而設非為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
周之往執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
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
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

既難於殫見蒭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外集卷第二十五

[redacted]偏明一作偏明
[redacted]頗析疑是頗析折理疑是析理土圭之影影合作景
[redacted]是二帝某題作實二帝

易童子問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六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
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
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
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
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
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

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
為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
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
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
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
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
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
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
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

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

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盡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

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已憂以天下之樂爲已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

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彖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橈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

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猱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

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

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瘖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

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第[illegible]乾坤　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
變（一作乾爻七九九則變坤爻八六六則變）
第四[illegible]屯　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有中字）
第五[illegible]需　以養其德（以一作不）
第七[illegible]師　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當作必）兵非聖王（王一
作人）
第九[illegible]同人　急於人事（急一作適）
第十[illegible]觀　下觀於民（於一作乎）
第十一[illegible]　動以經綸（易釋文音義云經論注疏也本亦作綸）論
第十三[illegible]復　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

第十六[illegible]咸　男女同類睽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以睽之象曰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二字）其志通（此下一有也字）
第十七[illegible]恒　而久成（久字上一有能字）而化成（而字下一有天下字）
不正利（一作不利正）
第十八[illegible]明夷　出而臨衆（臨一作涖）

易童子問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七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君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

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存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渙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

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若是也節者物之所制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旣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旣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愼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第[illegible] 坤道主順 此下一有象也三字 又有

[illegible] 君子之自損 此下一有者字 有被其害矣 矣字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革 責之乎 責一作所 順天應人 此上一有其曰二字

第五十二艮 可爲而爲者也 爲者一作有爲

第五十八兌 萬物之象 象一作衆

第六十[illegible]節 皆苦者也 皆苦一作其甚

第六十二小過 於治人者 一無者字

易童子問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八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眞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愼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若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

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

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河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繫辭矣語曰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

學者知大傳為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

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既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

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偶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

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蓍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怵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

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

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卷第三

易童子問校記

然有附託(情一作其)莫不自信其(此下一有言字)其肯(其一作豈)洛不出(一作河洛不出)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有自字)遂其一家其間者在焉(此下一有本之二字)之不為(不字上一有於字)其(其一作為)聖人之將(此上一有由字)用生蓍(一作生用蓍)不能通也而乖戾也(也字下一本有合有辨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同字上一有不字)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後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少閒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閤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外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九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憂一作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牢為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曠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於一有字農而弗不一作擾者有司具為其一作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為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勑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斆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吏改之令以詳酌駁）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

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乎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一作以）為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勑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荆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荆淮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為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詁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進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

亡窮寵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荆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勑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為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玆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産繁饒可以致汝之材幹予之盡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勑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閒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勑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開訓道之此一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闢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觸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蓋可

登州黃縣尉王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勑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亂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厥樂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奐可泗同一作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勑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恩以勸能具官程奐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令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聯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事一作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夫一作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吕選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吕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中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附)非以節(一有抑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

後園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遮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一犯格磨勘)

(年令叙年除叙四)

勑具官桑遮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為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夫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廵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勑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勑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邊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勑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頃(一無二字)自兵宿于野久而無

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譯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謝譯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大官能有守畢者尤難事

之寔繁勤則克勤一作懃則一作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閎太常博士王揆祠
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張環丁憂服闋復舊官
制
勑具官張環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
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
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隆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衎屯田員外郎李琪
祺一作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仲甫勘改官
制

勑具官謝衎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
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
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
敏乃克濟爲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
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鉞鋮一作可衛尉寺
丞制
勑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
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
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
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制
勑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
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況一有字
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
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
袞有司來上以爾爲晉一作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
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勑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
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
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
得謝宜其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勑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訟獄足以爲奸法令
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乎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
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
貴簡一作平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

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仕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曠官可

許州防禦判官張鋭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鋭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適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十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絶不徒世其禄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迄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勲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憲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庚可試秘書省校書郎一作監簿試制

勑崔嶧男庚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勑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比予一作夫詔也汝其勉之可

十一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晩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勑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劒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敕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終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敕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遂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遷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敕具官樂天錫服勞兹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為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朱傅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秘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敕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績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于民政成上歲成俾登于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敕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洽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一作于朕)矚意甚悼焉可

泰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付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達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又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彝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拔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為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作依)被薦以(一作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僎可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皇甫泌男僎洋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為材而乃以家為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

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勑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故來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知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閭轉職方員外郎

殿中丞知晉州葛昌一作昌朝轉國子博士某官

監洺州鹽酒税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王嘉閭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勵之一字一作勸貫瓯囑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爾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

制

勑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事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為招軍

勑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賞勸可

急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 為功效

勑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鞞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為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晉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

大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

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樓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之一作如上同）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邀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給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意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勑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閈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況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令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勑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獨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豆異（一作畧）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卷第一

外制集序　聖賢相遭（遘一作逢）
皇叔制生制　行荊州（此下脫牧字）
陳淑等改官制（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澧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
柴貽慶制（貽慶一作貽悳）
秦州推官[illegible]制　董彝（一作貴彝）
趙宗朝制　可以（一作可以亦）
王守[illegible]制　洽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儀州二字）

外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遠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桑遠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賓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一作于）子士之義（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遷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克勵服）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況雅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爲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一無此字）養

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秘書省校書郎黄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人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不可下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度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枋轉秘書丞制

磨勘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一無此字）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内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于究推頗服勤勞因兹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内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為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汝）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于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閔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一無此字）不宜其

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獻夫武吏之不足為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為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一無此字）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

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勑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偽干譽者之
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
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
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
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有所字志于
譽而進不可為一有偽字惟恩厭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遲等改官制
勑具官任若拙等朕聞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
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字于仕以榮厥躬
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
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勑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矢石至
於撫民人平政賦九關決於矣一作其閒者不亦勞乎
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當字進秩乃
為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宜麻哭泣之禮二十七
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
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
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顥可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劉顥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
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守俾終厥
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
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治官行法能使蔚若稱之為材
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孟皆夫執經之上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
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
苟有善問一作聞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最職
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勑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偷盜不謹而官吏
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

士雄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霈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為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弗）失克保厥終（一作終厥身）蓋朕思廣孝慈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予朕心既所嗟閔考之國典則有彝章襃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一作二字一）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無試檢校階勲之次而叙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猷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一作以二字）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累）勞益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為可

渾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獨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我俾升朝序之榮以為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温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温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人）亦足有為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爾）家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吏不能捕頒吾出兵爾(一有能字)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又(一作又身)且馬升爾于朝往膺(一作眼)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無二字)皆進而用之而中以(二字一作典中)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履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千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搴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一無此字)豈不榮且樂(一無二字)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开贇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开贇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為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念(一作嘷)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念博士古經師之職也(一無此字)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泣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盍(一作主)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一無二字)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脉無重輕(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庶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為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貽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貽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加)褒以旌渼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泣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張盛爾幼未仕事而已命予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諤轉左賛善大夫賛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轉丞轉秘書丞制（王身勑改官）

勑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數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賛者（五字一作治之有迹書而有賛也）吾未嘗遺必有甄擢予聞無墮各勉所爲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被）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寀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勑具官喬寀夫吏之不能稱（一有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之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于）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勑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尚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是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韓道自京以東北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從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褒以勸（一作其勸）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偉）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禄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

（一作策）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閤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渭州）制

勑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東在於（一無此字）予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暫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閤門使益州鈐轄制

勑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勤輒驕據而禦寇扞城兵往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審委遠寄克堪（一作有）益往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

王正已丞轉太子中舍制（丞廟助改官）

勑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學）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勤）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曆茲敘升愼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勑具官郭固自違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趍時踰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息焉若其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旦）可內殿崇班制

勑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乎）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愼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勑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掌習成書第實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愼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覯（一作覲）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張覯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勑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皇（一作暇）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勍官陳力嘗得敘遷而思以其榮郵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塊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外制集卷第二

十四

席汝賢張從恪可將作監主簿（原本可字下有者字）

鍾懷德制 亮權（一作權亮）

樂詩國等可徙某某制（古本以司門爲可象朕於其觀也見矣作郡於其觀也是以）

觀爾（一作親汝）

王綰制 皆（一作偕）

平陽郡王宅女制 盖揩（一作豈揩）

郭回制 慮變（一作爲變）

外制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一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

制

勑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生此孝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寵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

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考）

勑敘省

勑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用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揚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

等敘進於比猶用常丈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黄巖縣尉制

勑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脩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遇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袛候石宗尹可内殿崇班制

勑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往服

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爲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兹敘進級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户參軍制

勑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録宜命以秩俾班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勑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衆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勑具官龔待問補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録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益多益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説之士以兵爲説而得禄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

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況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秘書丞實隨可本官致仕制

勑具官實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尚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
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
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遷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
考法易（一作諂）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
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
勘改官制
勑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
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治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
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
暴而僴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
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一作詠）自陳其勞方
吾以實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
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紳朕閔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
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
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
授[redacted]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勑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學）惟久則習次遷之
例頗（一作惟）汝宜升無怠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
丞曹（一作唐）瑛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
退之法守（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
高能異數吾有不次之用爲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
月以勞序進難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
渭州判官公事制
勑具官李仲昌夫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
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
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
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靄然推寵吾所不
疑爾尚勉哉以稱吾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

敕制

勅郭元亨繼絶世襲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學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敎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為下則重困邀茲南海爾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璟尹殁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崇寵)視汝父為惟孝與忠勉思而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真)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為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理與法之為吏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理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為故(一作)著之於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為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為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彌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彌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為吏(一無此字)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

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濟爾官
而成厥績焉庸能敘遷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黄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黄正等自兵興（一作兵與）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
征推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儲用者皆方
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
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勑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
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諭）於彭陽

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
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通與功皆有常文得以
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主
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勑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遷邇勞逸之均皆
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爲請（一作今以爾爲大臣所爲）吾既
重違大臣之言而頗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

從無辱爾私其卒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勑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
戚里其於存殁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殁也無嗣
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一作跳）爾郡封此非常典所
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内侍省内侍右班副都
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勑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既明而敏能濟
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稟予懷屢掖

奏章陳疾白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
嘉惟爾有勞予所録雖可爾請豈無加嘉（一作褒）服茲
寵榮勉爾（一作）役效可
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綦恩可内殿承制制
勑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
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況如世衡吾所信
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之）
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
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達州司户參軍吳沖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敕具官吳沖鶚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溢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一作愛負）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為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擢（一作擢）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一作之）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逵等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一有其字）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叙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為例得其體（一作名）于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敕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推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尚有恩榮以為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敕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為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為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杜彭壽士有累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敕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宮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勑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作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斯命將試汝能可

内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更强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强其力之所不逮姓從爾請以安爾私尚有茂恩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勑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畜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贇可權知古城州制

勑楊先贇世號材勇雄于一州咸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業）無忘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勑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同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聞）尚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之材吾惟責成（一作責成）爾可自勉可

内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勑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識亦冀有異

材之善此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允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昧一作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誼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

宜于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侯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侯深經術佳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銓選總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判湖轉運使制

勑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惠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闒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蠧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乃一作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荊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

大將軍制

勑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熱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其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湎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揚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勑尚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

援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實甚美安可以秉此持
以爾東徐院使湖南鈐轄揚吹出自將家有文武器
幹早由辭科歷仕郡縣至提控之職嚮以寧靈驛騷
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遠益二歲谿洞
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疽生疾涯懇來上顧還朝行予
既嘉爾作事不怠以集殄于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
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
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勲郎中張從華可衛尉少卿制
勑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
不具爲其留務之多閑在冗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
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于郎署分領
西臺用爭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
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録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勑具官某司録爲府曹者民閭閻增減吏詞按曲直
皆繫焉前涖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
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于庠列
爾其惟祗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勑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
能而拔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陞之始固
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藩所知論薦是用進
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衛可試秘校知永州祁陽縣事
制
勑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貴谿蠻而
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
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爲令録汝之勞命
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濤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
制
勑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
戾于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
法循職克無罪疵銓一作考歲成用應陟典肴省儲
坊俾通朝守蓋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奉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
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職等十有二人是

必朕親而出其卑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誠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之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爲不推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急者可

錄事參軍張玉一作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閻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税制

勑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榷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純侯年謹出入使歲課埒羨而績効著明敍進之榮益延常典嗜勞之賞尚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勑具官滕公輔堂洎益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redacted]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句永興府學制

勑具官某古之敎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説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于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充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集卷第三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衞本分三卷通計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閩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尚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畋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治林衞程濟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雖盡稽考呂遷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既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

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犹逸
後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
除授遣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
行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
載是也

[redacted]惠一作注一

[redacted]故頸收數字下脫卜字

[redacted]寵命一作愚命

[redacted]苟有一作苟得

[redacted]違感里違字下一有樂字

[redacted]皆可選推可一作得

[redacted]動一作息

[redacted]試汝以事此上一有而字

[redacted]開封縣一作丘縣封

[redacted]報効一作執

[redacted]爾可一作可

[redacted]蘇黃中一作蘇華

[redacted]爲治也此上一有等字

[redacted]朊頫一作朊

内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余既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弃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

貧談笑之一處也亦因以詩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
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二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已卯皇
帝遣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
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
運昭祖功而丕顯繇實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
奉明齋之薦敕嚴爭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
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沖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
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
先之孝爰戒撤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
園啓靈文於貝葉牒一作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
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誠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九月八日

有勑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
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
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 九

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丞輜器能達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荊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衎樂以示宴私

班荊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去復申飲餞以為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勑書九月十四日

勑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戎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

遣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勑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

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涖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精章虔誠愨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

仰布靈貺敷錫盼沖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
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
二十五日
伏以蒼圖降鑒列象緯以昭垂鄰潔備陳薦馨香而
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
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
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
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
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
以斯成尚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
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
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
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
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
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
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
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
十月二十日
勑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
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藩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
受署有初印綬爲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郝質勑書十月二十日
勑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
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
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
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夥效其恩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
賜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螽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
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
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邇聞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汝等並以材賢一作實材出分寄任荐更歲月備著勞能
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汝等並膺東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
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
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陛聘以申歡慶歲端之
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
甚邃式戒一陽之候俾脩衆善之因誦貝葉滕一作之
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
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聽亮相

載繹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
十五日
伏以萬物熈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
真經爰即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
精明伏願穹旻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
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同日
卿等載飭軺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
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
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
將事聊頒飫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
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
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

既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
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
惟初爰敞福庭（一作寶）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
甫回却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孚霑庶物
並集多休豈惟眇沖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繕葺后
神（一作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
一月十五日

勑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
之意錫玆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
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
玆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
一月十五日

卿轓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遄於寒律載
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
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
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
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
恩式示頒宣俾玆調護

兖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
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
爰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
冀集靈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
唾盂盂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
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
二十五日

卿等方執聘車即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衎

之歡寵錫有加春懐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来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實以侑清罇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遵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丞驅使傳来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懐

内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飈欸秘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内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安安符孝心之度奉

東太一宫開啓祝聖壽午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文）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沖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輶軒荐脩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須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懐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帝閤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法

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勻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琯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姸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王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閤五首

其一

御水氷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泰）白日漸舒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荇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放絲縧迎春早已覺難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其四

鸎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閤四首

其一

璨（一作綠）窻珠戶曉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姸競時態却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閤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鷰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戚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白花發黃屋爲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黄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宫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藹靄一作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纖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寳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虔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迎温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佇靈遊顓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兹往定庶以即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眷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翦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旌以爲儀言論斯勤欣銘倂集方疑寒律冀保沖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旣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降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論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壽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集卷第一

內制序取愬一作愬

至和元年[illegible]皇帝本命青詞寶祚此上一有伏以二字

溫成閣春帖子故年一作舊年老監一作阿監

內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三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黄籙道場青詞 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思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即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黄籙道場青詞 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閟昭厚德於無疆藥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即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旋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敬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設

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羅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沖虛薦清一作精衷之蠲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韞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一日

卿汝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尚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 二月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始一作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靈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殁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尚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藎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 敕書同 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

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汾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勳閥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
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 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
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祕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
靈篇伏冀誠懇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
幽徽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膺寄任祗東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
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一無路字臣寮及幷代州路臣寮口宣 三月十五日
卿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
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柬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
李昭亮口宣 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郡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
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
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予股肱因誕節之届辰嚴梵宮而
申祝載嘉忠蓋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 二十首 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閤六首
其一
天清梘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論遺
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皋夔調鼎
鼐自然災祲變休祥

其六

炎暉流爍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痾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閤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爲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囀烘簾曉日辟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漸漸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瑶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荊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閤四首

其一

容葉花成子新巢燕引雛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霞擁艷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閤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閤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奉）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鬭草及良辰共薦菖華（一作蒲）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甁爇香搖緑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奬諭勑書 四月十二日

勑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篤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為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 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須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為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届辰虔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飈馭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來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 五月二十二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顧乃藩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于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嗣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藻之真文延紫清之詘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毗止於邦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成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為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乎一作捍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聞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為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藩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旌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

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者畜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威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延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知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卿字）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為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朕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祗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歊方熾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為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為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于搢紳惟時舊人嘗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無不為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東覲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藝之

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 同日

勅龐籍撫御之著飭車來覲顧鄣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 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表面内解辮索以承風遠先聖之撫臨躋群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膺來集

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斋露之光紛綸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燿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渟敞琳宮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巽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歸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消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岧嶤彩霧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霓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 功一作深 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廈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為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萬歲皇帝萬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至和二年七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闕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暨屢易以為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宰量

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
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
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
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
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蓄久而積厚則施之
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
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畏君
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屢躬一德
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
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資道妙之沖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
元本欽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
肹蠁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群
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 八月六日

汝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
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
口宣 八月八日

汝等各蘊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圉之
為勞宜有恩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
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
無窮秉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 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謂厚德以無疆靈睨冥符惟至誠而
有（一作文）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祓滌於百邪俾安
安於厥品

為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
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靈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寔資於冥助虔依

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遥冀明靈之垂祐薦茲
勤潔庶達精誠 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路學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襃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閟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皮排勅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荊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啟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沖鑒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頒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祕館式按常科瑤席瓊罇夙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韶奏

臣伏准中書劄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勑書獎諭竊以叔韶宗室之子好學脩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韶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令取進止 四月 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黄

所有獎諭勑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内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譔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韶獎諭勑書奏劄後有内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尚存其勑書在内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内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轄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内制集卷第二

[redacted]作屏一作樹屏
[redacted]常歷常當作營
[redacted]齋露齋殿作齋
[redacted]恭陳一作恭臨

內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四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秘實有舊章緊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鱗之瑞質兹為鎮信輸以精誠伏冀沖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齋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爲一作以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筵而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荊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御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荊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御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 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閟於幽扃俾載陳於
祖奠歆茲芳潔尚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黃祭八月二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録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
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
並集有嚴㮨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沖答精衷之
蠲潔保鴻圖而緜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 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
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
問口宣 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軺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
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
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場齋文 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
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
並延淨侶贍王毫之具相誦貝葉一作牒之靈文仰依
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場功德疏右語 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
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即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
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
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項等勅書 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項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
徼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忠
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襴一領八兩渾鍍
銀腰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壝弁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涓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遠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令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令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賻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室祭九月十三日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為善而不永年冀肇在茲營魂其慰

賻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濮所九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奠酹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沖獎諭勑書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惓然增慕嘉汝志之顓學期乃有成惟睿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而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為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既涓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邃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藩宣方受署以去初劾右牽而來
獻式彰誠藎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勑書 十月二日
敎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
用增奬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
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 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
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眷以不忘集勝

緣而增備願秉妙果一作道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
日禮物口宣 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
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
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
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 二月五日
卿等各蘊材猷出膺寄任緯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藎
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
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
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賵禮是將用纘
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
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
監門衛上將軍蕭信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
承哀訃嘗遣使軺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賻禭復
蒙惠問仍示賻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浣奚
既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信等
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閏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
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

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筭昇生成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
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二十五日

卿遠戍戎車夙祗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
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為修
河了畢御筵口宣 四月四日

卿等分兎工徒繕修隄楗遂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
宴犒之恩用奬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
闕茶藥詔 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祗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
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 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鄰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
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
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 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祗率寀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
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
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 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
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太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 五月二日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
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
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
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 治一作平 而首春以來偶爽
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就康裕加
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厥物之咸和顧眇躬之 一作
而 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
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
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
禮其令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
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
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
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
善應即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令芳通乎
肸蠁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蕃生而
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今等勑書 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
遵佛事以修嚴期申祝延來効誠欵載嘉勤欵宜有
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 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踐余詔條春乃淮海之濆產茲草木之美
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 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
已嚴淨館虔奉祕祠仍獻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
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 五月十七日

汝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亟隆之候載嘉宣布
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
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

朝謝制 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
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
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
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
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
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事竭忠帷
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
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
信乃祈解於鈞衡秉旄調鼎之榮實鎮俗僅蕃之
重所以優遲耆哲養順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
察其誠至良為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為於師
長祕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
仍廣邑封之數即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
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
休命可特授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
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
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 六月六日

有勑卿自辭職禁林班脩近輔休有政續播于民聲

既深柬於予衷俾名遝其舊物夠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兹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效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范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天眞冀遵藥喜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卿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恤尚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貫薦眞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邈矣眞遊貽厥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賁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內制集卷第三

[redacted]名臣一作大臣

[redacted]一作撫問衞河臣寮口宣

内制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五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詔勑 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効駿足而來貢備彰勤藎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勑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効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奬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勑 七月七日

卿汝夙韞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効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勑 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卿汝分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 八月五日

卿德著耆明時膺材任祗趨名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勑書 八月十日

汝近以暐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勑書 八月十日

汝識達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効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 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藩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援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効貢輸載省恪勤一作忠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勑并對衣鞍馬口宣 八月十六日

卿蔚爲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徙領要藩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

示諭勅書八月十六日
勑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秋青夙秉忠勇之姿嘗著勤
庸之効自叅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
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盖體貌於朝廷是加鼎軸之
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過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
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曁訓導之未純
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律一作之經術
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

靡有留事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奬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
大理寺郭申錫等勑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
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
庶刑不用余實慕於前歆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
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
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蓋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
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
懇避嘉歎戀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具官
劉沆質性剛毅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儁科於異等
遂進鑾孝騰英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閣出屢更於
事任翼翼是則有赫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叅廊廟
之用乃啓嘉猷爰正台司執蹇謇不回之心篤於自
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
思於退讓寔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
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崇眷乃留都

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遺臣斯爲異數雖如
汝志尚秉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
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
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胡宿明遠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
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
月五日
卿勳閥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厥官惟別都

管鑰之嚴兼方面鎭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
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
勑書 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効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
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齋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
俾延淨侶祗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眞馭

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 一有賻贈二字 詔 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賵賻之禮國家之
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荼毒深用
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
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
玆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
御筵口宣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言復嘉肅祗於將事宜宴飫以

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
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 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聲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
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勑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玆
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縶 一作繫 夙以敏村外

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
職務從欽愼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
甘蔗等口宣 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屬玆溽暑之辰宜有優恩
之賚俾頒名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三月
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屆道方涉川塗之邈宜申宴犒
之私式示優延體玆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二月
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
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恩用彰眷寵
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竦及傅宣撫問口宣
卿汝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
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 四
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
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
祗即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
永算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幷州龐籍撫
諭戒勗詔 五月二十三日
勑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
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

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
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
於蠆毒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
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僨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
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
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
廣被顧惟紬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

之衆祓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眞之
福地眷茲炎鬱閔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
善氣伏願紫清昭鑒飈馭來臨旁均海寓之邇下逮
翾蝡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
荅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一作係朝廷之重職
或非稱埶因易揺比以連年歎於屢易或用人之不

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
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處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
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
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驟無因而
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貴重者其憂難任
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
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
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
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上表陳讓兗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
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安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
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
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
遵先制俾襃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
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祗於寵
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兗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敘著於
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
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
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
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升一作執謙沖
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
告已中於中外往祗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
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敕書七月七日

敕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勘會乾寧軍去歲
值大雨河水泛溢衝破護城堤滲浸城壁其河岸太
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
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
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
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繇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流水
防廢官衙溢為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垠無
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
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
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
絶厖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枝以
芬芳冀冥祐之數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
舊式瞻彼清真之馭敞茲禁寀之廷薦以芬芳通於
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
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祗紹慶圖撫寧一作摩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
同庶品以均休乃即清郊載嚴淨侶誦蘂宮之真訓
瞻琁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厖鴻之祐物生
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
之馭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
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算於

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 九月十三日

卿夙抱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
一作戒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九月十三日

卿等祗命使軺修歡隣聘式交都餞之近宜推宴勞
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虔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

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薦脩聘好方憩輶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
加品用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
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脩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
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內制集卷第四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徙領要蕃元
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蕃屏也其
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國信使御筵口宣 安歡（一作宴歡）

東京大內[illegible]宮保慶遣賜客詞 祝聖（一作祝聖壽）

賜高麗[illegible]第三表乞退批答 或用人（或一作成）謂卿（請一作以）

福寧殿[illegible]生[illegible]遣[illegible]詞 福寧（一作福康）

內制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六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 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顧寵數以宜
優寵乃眷懷賚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
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肇始寶隣敦契
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
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某中復供備庫使
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
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
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
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
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肇達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
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
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

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
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
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
百戸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别幅
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潁州徐宗沉進奉賀兗國公主出降銀
絹馬等勅書
勑徐宗沉省所進奉賀兗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
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
聿脩備物容而叙慶誠勤所至歎尚良深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勑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黄綃袋
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
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
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琁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王曆更新集萬靈而
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兆民
之祉冀蘇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
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
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眞宰之
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既實祚之延長錫壽康之
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黙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
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籞祗率
舊章虔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眞之馭伏冀錫齡斯永
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啓聖院齋殿内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令
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竊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旣新於叢構庶來復於
眞遊爰擇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

啓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苾馨式慰孝思冀兹臨格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降好來會歲元載推（一作惟）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頒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騭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一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駞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駞共一百頭疋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閲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奬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

十二月　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説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俟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

正月十日

勑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賫到詔勑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幷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蚤子簡仕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壓用謀之失是惟愼擧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罔體眷懷

之意頗兹重地難久曠官往祗成命之行當略好謙
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兹
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温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
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癘氣於未形惟物
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貺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 正月十九日

卿祗戒軺軒載馳隣訃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履之斯
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 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尚寒顧驛塗之攸
邈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 正月十九日

勑蕭福延卿夙駕使轄遠傳國䘏屬餘寒之在候想
馳驛之爲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
啓預告道場青詞 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王容清穆謹修祓以
惟時爰按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
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
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
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
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
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 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隣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
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叅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 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叅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
異屬兹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户部郎中知
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 三月三日

勑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

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
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鬬之獄猶滋欲吾吏
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
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
可嘉若乃使天下囹圄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
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
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幷權少卿楊關及審刑
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勑書 三月三日

勑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

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
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
汝好學而敏涖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
不用此朕翼翼希慕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
不忘者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遣留使副茶藥口宣 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
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
之賜俾伸宴飫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
宣 四月十日

卿等使軺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醞之英薦以甘馨
之實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
果口宣 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
之恩聊侑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幷知廣德軍浦延熙
進先春茶勑書

勑齊廓省所進來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
複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萃方修職效貢以
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閱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
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勑書

勑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
以敏材膺于東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
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閱于再歎嘉不忘故

茲示諭想宜知悉

班判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訃方届國門載惟銜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伸頒賚用示眷優（一作懷）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幷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真乘之秘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厖之祉永隆丕筭均福羣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一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聽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嬴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霙壇之淨熏冀毅昭鑒來集純禧固壽曆之延昌溥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

勑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雒洛之重皆爲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遠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 五月二日

勑堯佐省所奏臣皇祐三年內授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遑寧近知西京闕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宣專徽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務繁惟予眷遇之臣方處清閑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耆其聰明尚足以臨涖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晝寐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 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效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魯靡異

辯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刻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柬注寧煩論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口宣 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軺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愬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 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勑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一作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榷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內制集卷第五

賜夏國贖經詔 大藏經帙 帙字上一有夏經二字

通商茶法詔 重誅 一作嗟誅

內制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七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上中塗惟茲藥餌之良加之一作茗品之美特伸頒一作賚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伸撫勞當體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同日

卿將命賓隣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同日

卿夙副聘軺來陳壽祝顧川塗之攸邈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

皇帝閤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晝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其二

綵索盤中結揚梅粽裏紅宮闈尤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三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四

歲時今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務皇居百神衛邪寧待浴蘭湯

其五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其六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皇后閤五首

其一

繭館霞柔桑新絲引更長紉為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三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宮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其四
玉壷氷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乘興不須禳毒
沴塗椒自已馥清香
其五
蘭茗擢秀迎風紫槿豔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
舊深宮行樂自無窮
溫成閤四首
其一
香黍筒爲糉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飈入金壷晝刻長鸞臺壓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說仙家事杳微世傳眞僞豈能知遙思海上三山
槩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遷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
愛自爲難忘寵賢
夫人閤五首
其一
冰壷凝皓彩水殿漾輕漣繡繭誇新巧縈絲喜續年
其二
黄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鬬今朝勝盈襜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綠葉陰陰覆檻涼雲物鮮明時節
麗水精宮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闕彩雲中端日午一作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
空詠扇綵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宮日日新巧女金盤絲五
色皇家王曆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
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玆載誕之辰隣聘脩歡旣
以千齡之祝書言旣縟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
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
孝皇帝闕下壽節届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
中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顒希侍次達此悰

誠令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保等回專奉書陳謝不
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
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塗宜有
寵頒用伸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肅臨誕日來講鄰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
之錫俾伸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全籙道
場齋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
科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黙表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韣迎祥慶禖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
寅祈俾因鱗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燠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
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數佑於眇躬兼冀均
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四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真文嚴紫庭之
邃宇衆靈來格寅感交通嘉乃羣生蒙茲百福載傾
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祺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照
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保一作寧惟集慶於邦家
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啓永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旦交薦明誠期仰
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蠲潔修誠嚴祕殿於靈宮誦真文於
藥醬通此苾芬芬一作之薦祓其菑害之虞仰冀昭回
丕符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
之潔仰冀衆真之既數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希
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
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 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
休風藹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閱奏封顧惟陪輔
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祗循於
故常蓋以示夫襃寵屬受之際遂廻以辭雖言匪飾
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
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
筵兼撫問口宣 四月十五日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
之遠宜中宴錫式示眷懷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 五月四日

勑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
家至而行之要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
羣庶臻于富康而人狃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
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為戾士民交贖貴
賤靡分惟其彊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
有舊章顧在攸司鮮關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
以滋深紀綱既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
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
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
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
憲一作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
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
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糺
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及
逐處長吏徧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西太一宮績僧生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祺叶應爰即清真之宇虔脩科式
之儀冀祓滌於害災俾數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
基圖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茲以
交脩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嬴之序伏願寶圖鞏固
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為將來裕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
宮等處諸神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祗真
靈之集休俾客典之成疑仰膺佳貺顧勵丹衷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 同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謝盛合食之義尤為盛禮
之文乃顧眇躬克成大饗實繄貺祐用薦菲誠
內中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靈香表 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
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複舉敢伸昭謝冀達
精衷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 同日

伏以茲者祗率孝心躬脩合祭潔精誠而是薦冀顧
享之來臨惟蔥聖之降休俾眇沖之成禮敢忘勵翼
永荷基圖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 同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
容而合食上禁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
祗寅之志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 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
禮樂交脩顧惟眇躬克邀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
報貺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
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六月二十五日
卿祗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
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
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 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觀容顧就館以云初方奉主而來
見宜頒餼芻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 加兄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飭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
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
惟余弼諧之臣飭事齋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
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羣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
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庠履行清純器識
深茂夙有佳譽蔚為名臣文足以為國華學足以謀
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于大邦藹存
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

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
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盖
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
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
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
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
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
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 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觀以百福之

多慶賜遂行均乎四海之廣惟乎將相之任是謂股
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
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
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
千五百户食實封三千四百户李昭亮志尚純慤資
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遘重熙之盛備乎踐使奮
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
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
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頒一作）闡於佳譽乃恭別

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丕享崇高之貴治
戎撫俗無資鎭靜之材兹惟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
意是用因霈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
其真户仍疇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
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
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
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四百
户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
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 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
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
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兹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
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
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七百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梁適世冑之華早躋仕
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獎擢優游侍

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替沃之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為方面之重撫茲雅俗藉爾敏材屬戚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敘勞崇階之貴兼增食戶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

百戶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 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榮之為澤恩在位以成均嘉慶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耆明之指是為心膂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穎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之良自為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為予爪牙介胄之色難犯受律軍中之譽俾分閫（閫一作）外之權遂膺旄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為之節益彰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決宇以蒙休載推圖舊之懷式敘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錄乃功庸於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

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既成合祭以時舉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慤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

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
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
配尚饗

真宗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
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膺符稽古成功
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
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礿禘嘗烝禮以時舉然猶
未歉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顧惟小子克守
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不訓是用躬執圭瓚薦其苾芳

僾(一作愛又作髣)然如聞來格來既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
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
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
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
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
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
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
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

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
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
有容既交神而蒙貺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
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識富敏聰通明之學惟
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疇

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
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熈事既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
當即往膺勿煩沖讓

賜樞密使宋庠升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
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餧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
新命當體眷懷

閤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告敕口宣

蔚為賢王陪我祀事既膺福貺宜被龍章往體予懷祗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餕惠之均思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既勤宜往祗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饗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沖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為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閟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祗受無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祗受以副予懷

內制集卷第六